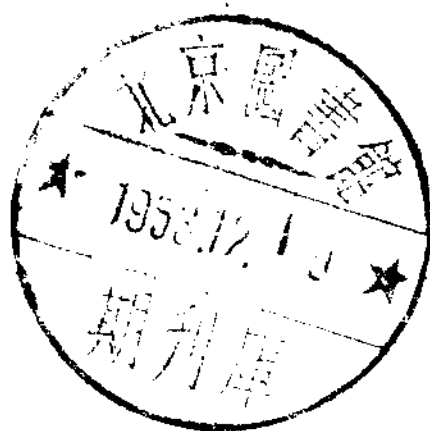


創作



行發社版出風薰期二卷一

本刊特約撰稿人列左

(以首字筆劃爲次)

子愷	王任叔	王余杞	艾蕪
汪馥泉	沈從文	沈起予	沈聖時
沙汀	周木齋	周楞伽	征農
郁達夫	洪深	祝秀俠	唐澂
夏巧尊	奚如	徐調孚	徐懋庸
馬宗融	馬國亮	崔万秋	張天翼
凌鶴	莊啟東	許傑	曹聚仁
陳凝秋	陳白塵	陳望道	傅東華
黃源	楊驤	萬油鶴	葉聖陶
靳以	趙家璧	趙景深	臧克家
鄭伯奇	鄭振鐸	歐陽山	錢歌川
謝冰瑩	穆木天	魏金枝	彌奴
麗尼	蘆焚		

徵稿簡約

- 一、本刊各欄文字均歡迎投稿，惟以創作爲主，譯稿不收。最好依本刊行格書寫：每行二十字，標點符號加右旁，專名號及書篇號加左旁。
- 二、木刻及具有文學意味之圖照亦所歡迎。
- 三、稿末請注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悉聽作者自定。
- 四、稿件如不登載，以不退還爲原則。但文稿如在五千字以上及畫稿之類，如附足退件郵資者，一律退還。
- 五、稿件一經刊載，酬致薄酬：文字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畫稿每幅一元至三元，於月終寄發。
- 六、稿件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歸著作人保留。但如本刊選刊或彙刊時，得自由採入；或結集單行，亦應儘先由薰風出版社發行。
- 七、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八、來稿如發現在他處發表不及抽回者，恕不致酬。
- 九、稿件請郵寄：上海廣東路一六一號薰風出版社收轉。

作創

期二第

卷一第

日五十月八年四十二國民

創作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創作論壇

關於題材

(黎) (一)

發生過的事情

(公) (三)

鈔票文學

(叔) (四)

詞藻與風格

(波) (八)

創作小說

搶案

張天翼 (一一)

回家

屈軼 (二六)

憂世者

歐陽山 (六四)

愁春

周楞伽 (七三)

小花鞋

祝秀俠 (一五)

小車夫

汪華 (一六)

劇戲

彼此彼此……………陳凝秋（九七）

二樓上……………白塵（二〇八）

古塘橋……………唐弢（二一六）

戰爭的前奏曲……………柳倩（二二七）

命運……………沈聖時（二二九）

霧……………沈聖時（二三〇）

散文隨筆

別離曲……………艾蕪（四六）

雨天的笑……………凌鶴（五四）

吳淞行……………東籬（二二）

弟弟……………卍仃（二四）

秀才先生……………沈聖時（二〇）

木刻三幅……………胡其藻刻

著新大三師築建堂鑫徐

實用鋼骨混凝土學

定價四元

經濟住宅

定價六元

著者鑒於住宅之需要迫切，因本其經驗，廣加參證並根據現在社會經濟狀況，建築界實在情形，如凡用料造價占地等，均有詳細估計，凡工程師建築師業主經營房地產業者修理或裝璜房屋者，均可參考。書中共有數十種經濟住宅，由平房以至三層樓之建築圖樣，每圖樣均各有其說明，使閱者不論為有無建築學識。均可一目了然。職業中學用作土木工程科教本，尤為相宜。

鋼骨混凝土梁表及鋼環表 附使用法

定價十元 特價五元

總經售處

作者書社

電話

發行部

總務部

九五二四九

號一七二路州福海上

號九弄二七二路州福海上



風 景 (刻木)

胡其藻作



風 景 (刻木)

胡其藻作

創作論壇

關於題材

關於題材

因為近年來文壇上有着這樣一個傾向，凡青年文藝創作，大都是以農村為題材，於是就有人擔心起來了。他們擔心着：「若一旦成為風氣，一方面是把文藝所描寫的領域，不知不覺的限制得非常小，另一方面用同一題材的許多作品難保不陷入一種刻板文章的惡習。」

這樣的擔心，如果是不存惡意，實在有點近於「杞人憂天」。

首先我們應該問：為什麼大家要來描寫農村呢？這決不是什麼趨時髦，而是農村問題成了目前中國社會問題的中心。莎士比亞是處在貴族社會，所以他的作品，全都是描寫貴族生活的，巴爾扎克是處在資產階級社會，所以他的作品又都是描寫資產階級生活的。那末生在現在中國的青年作家，就必然地要以，且應該以農村生活為他們創作的主要題材了。

農村是不能當作一件單純的東西，或者一件獨立的東西看待的。農村生活，也有各樣各式：積極的或消極的，向上的或墮落的。農民也有憤怒也有喜樂，他們不僅在他們彼此間有交道，而且與環繞他們的別的人羣也有交道，我們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就不會看出他所描寫的領域限制得非常小，也不會看到他陷入刻板文章的惡習，以農村為題材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自然，這並不是說陷入那樣惡習的作家是沒有的。不過，這却不是題材的問題，而是寫作方法問題，是因爲「單單憑藉着一些粗淺的概念」就去寫。憑概念，不僅描寫農村不行，就是「死抱住女人不放」又有什麼辦法？

只有從個人主義解放出來的作家，才不會感

到題材缺乏，才能選取那最富有社會意義的題材，也只有對於社會有普遍的深切的觀察的作家，才能完成他的藝術創作的任務，才不致陷入刻板的惡習。我們描寫農村，決不僅是攝取農村一點浮淺的現象，我們應該看到農村細胞的活動，看到農民生活的本質，我們應該深入到他們生活中去，揭發出他們的隱秘，暴露出他們的真實面目。他們不是整體的，我們尤其要從他們的關係中看出他們的個別，或從個別去認識他們的關係。這樣的作家，才是我們需要的作家，這樣的作品，也才是我們需要的作品。

我的意見正和一般人相反，我希望我們的作家們，大家都應該進一步的來注意農村，中國社會，既以農村問題為中心，作為表現社會的文藝，自然

也是要把農村爲描寫的中心的。(黎)

發生過的事情

一個文藝作品，一篇小說，或者一首詩，決不是告訴讀者們：「這個社會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而是「發生過的那些事情具有怎樣的社會意義。」世界上所有發生過的事情，牠們底社會意義都不能夠是簡單的，孤立的，容易判斷的。只有中國的書生，才喜歡用一個字或一句話去便利而省力地批評任何事件。說對或不對，正確或歪曲，好或不好，往往都是「輕而易舉」的，不過所舉起來的東西都沒有斤兩罷了。

作家底努力就在怎樣發見一切存在底基本

發生過的事情

的社會意義。他底獲得跟他底努力成正比例，也跟他底困難成正比例。如果一個學習者居心聽憑天才，聰明，才能，經驗，來支配他底一切，等待着「自然的成熟」，不願意刻苦用功，那他真是一開頭就錯了。作家是一個奇妙的獵人，他捱盡飢渴，踏盡險阻，而他底目的物却又是會鑽會跳，容易迷失甚至顏色都不清楚而且常在變換的，一頭狡猾的野獸。

因此所有的作家們都曾經在他們底忠實熱情，認真的工作裏經驗過無可如何的失敗！假使有人要求作家們「刻苦創作，再刻苦一些，」我想是誰都不能非難他的；而且作家們即使這樣做了，也往往還要失敗，整個地或部份地。

但是對於另外一些隨意派的作家們，這些話就變成沒有必要了。

他們是文藝上的「隨緣樂助」者，在提起筆的時候，他們底施與成爲一件「韻事」，讀書，最好是「不求甚解」，「甚解」一些書籍是麻煩的事情，他們底理解限於「一觸即知」，「俯拾即是」的範圍，總之要「不勞而獲」。根據他們自己的不離開身邊三尺以外的需要底容易獲得滿足，他們所供給的作品也只是一種稀薄的胃弱食物，單純到可憐的程度的事實底記錄。

和「推己及人」的野蠻的醫生底固執一樣，他們切實地推定讀者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內，只能消化那樣用固定的成份配合起來的稀薄細軟的食物，胃納強盛起來的事情是不會有的。

我們喜歡把單純的事實記錄叫做內容空虛。牠本可以包藏得下很豐富的內容的，但是牠沒有。

讀者假如拿讀牠所需要的同等的時間去讀一種較好的報紙，所得一定還要多些，雖然在體裁上，牠會更整齊細膩，詳詳盡盡，原原本本。

社會不會發生過這種事情麼，牠發生過。

並且即使讀了這樣的作品吧，讀者仍然會在各各不同的或種程度上抓住牠底社會意義的，正如他們有時也會被報紙的記載所攪動，刺痛，激勵一樣。

不過這不能歸功於作者，只好歸功於讀者自己了。（公）

「鈔票文學」

偶過四馬路，向雜誌公司買冊文學季刊，拋出

一元鈔票，找回了五張角票。在一張角票上有首詩，現在抄錄於後：

我罵你只賊鈔票！

無錢袋中不來到，

有錢袋中常常去，

鈔票鈔票你真好！

注小毛書

這是首七言白話詩，大都脫胎於千家詩之類。詩中標點，是我加的。但末後一句不知加的對不對。俗話裏「你好」二字，往往義含雙關。比如說：「你幹得好事，」那就意在反面，說你幹了一樁尷尬事了。這裏「鈔票鈔票你真好，」怕也有這個意思。因為第一句就罵了一句賊鈔票也。但也不能一定那麼說。他罵鈔票，也還是歡喜鈔票。鈔票畢竟還是「

真好！」

但這畢竟是閒話。「閒話少說，書歸正傳。」咱們現在來談談這首詩，能不能算是詩。換一句話說，就是能不能算是一篇文學作品。這答案當然是有種種不同的。站在舊文學者立場說，這不能算是一首詩，連算作是「打油詩」都不夠資格。站在「通俗文學者」立場說，這是一首好詩，因為牠恰好地表現出一個人對於鈔票那種愛憎的心境。這二種見解，本質上是相同的。因為他們都是用文學的形式，估定文學作品的價值。但我們以為這不能算是一篇文學作品，自然也不能算是我們理想中的通俗文學。我們的意見是撇開它表現的形式，從它的內容下斷語的。所謂文學作品，固然取材於我們日常生活着的現實社會的。但現實社會的日常生活

不一定全可作我們文學作品的題材。吃飯，拉屎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但康白情底「如廁是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大意見草兒集）決不能算是首詩。反之，「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却不能不說是詩。這因為後者是透過了日常生活，表現了更深的一層意義。同樣，這首詠鈔票詩。它沒有跳過庸俗的思想界限，攫得了更深的意義，也不能算是詩。但也許有人說：文學作品是感情的產物。在這首詩裏，可說活現地表示出那人對鈔票又恨又愛的感情了，怎麼又不能算是詩呢。這話也未盡然，文學作品固然須有感情給以浸透，但感情不就等於文學作品。否則我們把人嘔啞大哭的聲音寫下來，不也就是「文學」了嗎？

通俗文學並不是和一般文學對立的東西。像

日本那麼的，把通俗文學和純文學對立起來，這見解是不行的。而這見解所以能在他們國度裏成立起來，便是明治中興後一般自然主義作家，把文學看作為他們自己一社會層特有的東西。所謂通俗文學，是他們的一羣裏製造出來粗劣的糖果，給大眾嘗味兒的。但不能算是一「純文學」，是文學範圍以外的另一種東西。我們對於通俗文學的見解，可不那樣。我們以為通俗文學毋甯說是我們現在新文學要走去的一種目標。換句話，我們必須把我們現在那種文學的某一種特性——即表現的形式——向通俗化發展去。而這通俗化，並不是封建化，庸俗化，是抓住社會現實的核心與現實的用語的意思。例如，船上的水手，全知道「幫浦」「非達」這些名詞；我們為了力求通俗化，避免用那些「

歐化」字眼；實際上可適得其反了。因為社會生活已部分地歐化了。日常用語也不期然地部分地歐化了，我們避免這些用語，無異是拋開社會生活的真實的一面。我們現在來寫土匪生活，也決不能像水滸那樣來寫。放置「手槍」「木壳」不用；寫上一套「鈎鐮槍」「大刀」這無疑是「封建化」了。

但敢於用這種精確的現實的用語，必須是勇於瞧透現實的眼睛，從而精確地把握現實，有了正確的見解的人。鈔票詩的作者，他沒理解鈔票的現實的意義，所以祇能莫名其妙地罵一聲「賊鈔票」歎一聲「你真好！」終於不能成爲文學。我們爲明白通俗文學應如何建設，和文學之所以爲文學，不妨把沈玄盧一首錢詩後三節寫在下面，對比

一下。

(四)

人說：「賺錢用，」

錢在一邊笑！

從來只見錢用人，

那見人把錢用掉。

(五)

一個錘兒一個鋤，

一動一作錢計數。

問他：「所得的數給與誰？」

「給你兩手空空一事無。」

(六)

錘兒東東丁！

鋤兒麥田翻過秧苗青，

只有錢兒一事不做等於零。(叔)

他的偉大的城池，他的美麗的巴黎，

祇要我拋了我的戀人，我的心愛，

我這樣愛戀的我的心愛；

我一定對亨利皇帝說，

拿回去，拿回去你的美麗的巴黎，

我愛我的愛，

○歡快！

詞藻與風格

在莫里哀的「厭世者」裏，厭世者 Alceste

對一首刻意做作的愛情詩歌，有這樣的批評：

「我們現在的作家們這麼驕傲的這種典麗的風格，是與真實和完美的寫作無緣的。這不過是字面的花樣，純粹的虛飾。這不是自然的說法。現世紀的這種討厭的趣味使我吃驚；我們的先人們雖然粗魯，他們的趣味却比我們的要強得多。至於我，我的看重目前最美妙的作品，遠不如我看重我要念給你聽的這首古歌：

我愛我的愛多麼利害。
韻腳並不富麗，風格也是舊式，但是你知道牠比那糟塌了好的辭意的一切虛飾，要強多少？那是真正戀愛的心要說的話。是的，你們也許要笑；但是不管你們這班才子，比起一切花的華麗和假的燦爛來，我更想這歌。」

如果皇帝賜給了我

這段批評，雖然是喜劇的插曲，但在嚴肅的意

味上，也可以作為莫利哀的文學論的一個鱗片，而且，這批評，就是移用到現在，也並不是毫無意味的過時的廢話。

我們的太愛浮華的作者，多少作了那可笑的烏鴉：常常在那謙卑的黑色的身軀上，披上了借來的花羽。又有多少作家，把赤裸的真實，在華詞豔句裏糟塌了。更有的人，把英雄的行動化爲了女性的柔美，把那對於自然美的玄學的崇拜代替了澎湃的熱情。這都是我們的失敗。

一切爲人生的天才，對於華麗的詞藻都是相當節約的。他們真正看見了人生，他們懂得用恰當的形象表現真正的生活。如果他們太熱情了，如果他們所反映的生活過於深刻和複雜，他們的外表總是不修邊幅的。朶斯托益夫斯基就是這樣。盧那

查爾斯基說：「朶斯托益夫斯基是一位不穿制服的將軍。」在這位將軍的麾下，人物沒有華美的鋪張，光景也沒有十分的美化（洋洋幾十萬字的「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裏，描畫風景之處不到百筆。）然而這人物和光景却永遠是徹心的可愛，連那突然死去的沒有毛的老狗阿榮加，也使讀者很難忘記牠的名字。

無論朶斯托益夫斯基的精神怎樣糟糕，他的風格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裏，也許馬上有人反駁：浪漫主義的作家最喜歡自然的美，色彩的濃厚，就是高爾基也在許多場合，拋了海和草原的深藍和碧絲，差不多不能動筆。這是事實，可是他們的美，尤其是高爾基的美，決不是多餘的頑豔，外來的彩色，而是恰當的藝術的真實，典型情境中自然放射的

光輝，是沒有半點矯飾和彫刻的痕跡的。巖尙彫琢，就是佛羅貝爾的天才，也不免流於沉悶（「薩郎波」）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的最精彩的篇幅，常常不是細膩的描寫自然的地方，而是樸素的表現人生之處。

豐饒的現實，正待我們多面的表現。我們不要祇是迷戀着「花的華麗」這是高爾基曾經切戒我們避免的「廉價的美。」（波）

人和石印局

專門承印 五彩印刷

招貼傳單 銀行支票

股票錢票 證書文憑

商店禮券 廣告日曆

各種商標 一應文件

如蒙委託 出品精良

交貨迅速 取費極廉

地址 上海山海關路四
〇六弄三六號

電話 三五九八八

人和石印局謹啓

搶案

張天翼

拍！

黑夜凝成了一整塊，這一聲槍響可就把牠打碎了。

柳閨嫂正在給五個月的毛團子吃着奶。這里她身子一震。奶頭子脫開了小孩的嘴。那張小臉不耐煩地動幾動，哭了起來。

拍——巴！

這所屋子彷彿跟那槍聲有東西牽着似的，竟哆嗦了一下。

她臉上的皮肉繃得緊緊的。聽了這麼一會兒，她就決計把柳閨喊醒來。

「小英子的爹！小英子的爹！」

那個男人在床上翻了個身，啞啞嘴。他還沒睜開眼睛的意思。手隨便抬了一下，又安安靜靜睡他的覺。

這張床給煤油燈光洗成黯黃色。一支步槍斜倚在床頭前。牆上釘着幾個蚊子動也不動。女的左手抱着毛團子，右手死命揉着她男人。

等到柳閏完全醒了過來，外面的槍聲更密了些。於是他一跳，一把就抓住那桿槍。

兩夫婦都拉長着臉靜靜地聽着。毛團子還哭着，扭着臉在媽媽懷裏找奶頭子，可是誰也沒理他。

那些聲音像有風捲着似的：一會似乎很近，再聽一聽又覺得很遠。拍的響一下——大地就跳一下。這裏還夾着一些叫喊，分不出到底是人嚎子，還是狗哭。隱隱地還響着敲鑼的聲音——浪頭那麼燙呀燙的。鑼大概是破了的，祇嘩啦啦叫着：可是也說不定有人在奔着，有些樹葉子在顫着，這才成了這麼亂七八糟的一片……

屋子裏這一對男女張大了眼互相瞧着。

他們大女兒小英子醒了過來，發慌地喊着媽。

這黑夜的世界像在熬油似的：滾着跳着叫着。滾燙的油星子彷彿打四面往這裏濺進來。

柳閏嫂一面恐嚇着叫小英子別嚷，一面到桌子邊去打算吹熄煤油燈。

可是男的沉着地擺擺手：

「真慌，真慌遠哩。」

他們側着臉仔細聽着。

小英子顫聲哭了起來。柳閨嫂嘟囔着罵了一句「倒頭的孩子」可也走到了她女兒跟前。她輕輕跟那女孩子說了幾句什麼，就記起還有個小的還沒吃夠奶，於是坐到了床沿上。

「遠哩，柳閨自言自語，可是抓槍的手並沒放鬆一點。『怕是在東街那塊：你聽哩。』

『劉家家裏呀？』

這回槍聲裏分明雜着人嗓子。近處像有誰洒着沙子似的——嘩，嘩，嘩，又有人在築牆似的；他們的屋子一下一下給震着。

柳閨大概沒猜錯：這些聲音的確是打東南角裏掃過來的。

屋子裏又靜了下來，很清楚地聽得見小英子勻稱的呼吸。她雖然祇有六歲，可是聽慣了那些槍響。今晚這些聲音似乎來得特別厲害些，剛才倒老實有點害怕。不過到底沒鬧到家門口來。

兩個大人輕輕說着話，還用了些隱語，怕板壁外面有耳朵。他們認爲劉家可不怕槍：牆那麼厚，望樓那麼高，還有二十來桿槍。

女的含含糊糊問着那些爬山老槍不着劉家裏，會不會槍到這里來？

那個沒開口，祇把眼睛釘定了那扇門。

她又問了一遍，還是沒用那些明白的字句，彷彿那麼着就不吉利似的。

丈夫拿拳頭背抹抹下巴上的鬍子根：

「怎能曉得呢。」

女的又側着臉聽了會兒，就自言自語地動着嘴唇：

「害就祇害的我們這些個人！」

那些爬山老搶不動劉家裏，就到柳閏這種人家裏來動手。去年年底梁家七公公還給綁了去，送了兩隻鬧雞才給贖回來。你看這是什麼世界！

地方上——一個月頂起碼得出八九回搶案。

怪不得矮子吳二老是埋怨着——

「偷你媽媽，連自己家鄉，都登不住！」

這些話柳閏也說過。有時候他甚至於打算要帶了一家子往別處去；可是他祇不過這麼空口談談就拉倒的，並沒把牠當做一回事。他親眼瞧見老阮跑到了上海，跌了半年又跑回來——還是個光棍，並且比從前更窮。

他柳閏做事可有分寸些。他知道反正沒什麼地方可以去。於是他還是規規矩矩種着他自己的那十

五六畝田，擠出點兒全家的吃用來。雖然一年中間飽的日子太少，還老是鬧土匪什麼的，他可咬着牙熬着，讓自己那張三十幾歲的臉子皺得像老太公。

老婆不時輕輕地噓出一口氣，彷彿累了似的。她臉子繃得緊緊的一點表情也沒有，祇在靜靜地等那個亂子到來，顯得很把握的樣子。

外面的鑼聲清楚起來。聽來那敲鑼的大概在路上很急地打着旋，那聯成一片的「鏘鏘鏘」——就在空中滾着圈子。

槍也似乎響得近了些：叫他倆想像到那些槍的後勁兒有多麼大——好像看見了放槍的傢伙給震得身子往後抖動一下。

兩夫婦趕快把床上的蓆子拖到了地下，不管小英子願不願意就把她抱來放到地上騎着。那女孩子祇不過哭了一兩聲，就給一個什麼可怕東西堵住了嘴。

做娘的窩着嘴唇對着了燈罩口：燈火一跳就熄掉了。

屋子裏一黑，外面的聲音聽來更加分明了些。

柳閨抓緊了槍往門口走，要跟隣居們談個對付方法。可是突然又停止了動作。他用感覺辨出了那響着的是哪種式子的槍：噫，竟覺得彷彿是保衛隊在那里跟土匪打。

「真慌，」他抓槍的手鬆了點兒。要是他沒猜錯，爬山老就不能往這邊來，他現在也不用出去碰流彈。以前那些隊丁祇會喝酒賭錢，自從湯老五接手辦保衛隊，到底也跟土匪打過幾回。那個梁奪標不是打土匪打死的麼？他們還替他開過什麼錘倒會哩。

可是柳閨嫂不相信這一套。

「你倒想哩……一個月八角大洋的保衛捐——一個不能少，保衛個什呢嘎！土匪越搶越兇！」

柳閨躊躇了這麼兩三秒鐘，對自己的耳朵也起了疑心。

半空裏——叱叱！黑夜好像在那裏喘氣。

女的把睡着了的毛團子放到地下，這小鬼可馬上哭起來。她一面罵一面又把他捧在手裏搖着。

突然——擦達擦達脚步響！

「媽媽的！柳閨一跳就挨到了門邊，槍口子對着外面。

可是一會兒他又放鬆了勁，他聽出這來的人是吳二他們。

於是黑地裏響着吳二跟陳虛子的口音。

這三個漢子就壓着嗓子說了些話，聲音可來得挺沉着。他們老是等那些歹人到了家門口才去報告保衛隊，不然別人就得罵他們大驚小怪，並且還得辦點酒菜來酬勞那些隊丁。他們寧可自己拚一拚命來

防禦。

那個吳二流水似地說着他的主意：

「我們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像上回子一樣：不打鑼，莫作聲，一個個躲着，等那些個爬山老來。」
他們得到附近那些人家去傳達這些話。然後把所有的燈都吹熄，大家伏在黑角落裏：那些歹人一走近——見一個打一個。

那女的靜靜扒在地下，右手拍着毛團子的背。她照她的經驗不慌不忙地等着：一定要土匪打近了才跑出門去，現在要是就出門那徒然吃流彈。

男人們可走在田塍上了，互相很快地咕嚕些什麼。

陳虛子插進了嘴來，結里結巴的叫人聽不大明白。他覺得這次土匪準比上次多得多，單這麼着怕對付不了……

柳閨咬着牙問：

「依你呢？——怎幹呢？」

那個大概一下子想不到別人會問他要方法，嚇了一跳似的：

「什呢？」

接着吞吞吐吐出了個主意；他主張馬上就派一個人去請保衛隊。說了之後連自己對這個提議都吃了一驚。

吳二用了責罵的口氣說：

「真是虛子！……要是爬山老不到這塊來呢？——一點事沒得，我們還要殺雞燙酒去潤潤那些個隊丁哩。這個貼本生意哪個做！」

「是嘍，」那位虛子的臉燙燙的。「我也是這個樣子說的……我說等他們來了就去請保衛隊，我原是……」

槍聲停止了下來，好像一陣冰雹慢慢收住了似的。這麼一來——彷彿反倒把那三個驚嚇住了；大家閉了嘴。

祇有狗在叫着，噎着嗓子把聲音打成一片。還顫得一高一低，似乎瞧見了什麼東西——逗得牠們害怕地哭着。聽着叫人連皮肉都哆嗦起來。

偶然也有拍的一聲——特別來得響，震得耳朵發痛。

沉默。

一會兒——忽然有一種雜亂的聲響，威脅地一陣緊逼一陣；又像是有人往這奔來，又像是風聲。

他門三個加緊了步子。

於是這一帶——一個個發亮的窗門都成了黑的。

五六分鐘一過去，這里的人全準備好了。他們埋伏在黑地裏。他們散着躺在田塍邊，蹲在樹後面，伏在艸堆裏。

滿天的星星在曇着眼。黯藍色的天空下面排着些凸凸凹凹的東西——一些樹，一些屋子，一些路。

那些脚步聲響得更親切了些。那些敵人似乎打算踏得小心點兒，用了偷偷摸摸的姿勢。可是同時好像又要給人知道他們的聲勢，就在小心裏面帶着一點盛氣凌人的步伐。

黑地裏躺着的伏兵——分明地感覺到了那一陣陣的震動。

於是看見一些活動的黑輪廓往路上推進。瞧來他們是想闖進李大叔家裏去。

一枝槐樹後面發了第一槍，樹葉子彷彿吃了一驚地沙沙落下幾片來。火光閃電地那麼一亮，接着滾起了一陣煙——把那些黑輪廓弄得模糊了好一會。艸香裏就夾着刺鼻子的火藥味兒。

那些爬山老當然摸不着頭腦。有誰用假嗓子叫了一聲，那十幾個黑影子亂幌起來。有幾個尖聲嚷着一些話，恐嚇地叫別人認清冤家，不干自己的事就別管。

可是答腔的祇是——拍拍！

兩邊就這麼開火了。

闖來的那夥好漢凌亂起來：叫他們對付漆黑的野地裏的伏兵——可不大有經驗。槍口子沒目標地衝着田裏放。有幾個可在擊射着那些黑屋子。有時候不知道打哪里來的，突然有把鋤頭什麼的劈到他們腳上。

其實埋伏的人祇有八九個。有兩個還是娘們兒。一共祇有六支槍。

柳閨蹲在自己屋子跟牛欄的中間，後面的爛泥地上躺着他的老婆兒女。他槍放得很稀：一定要等到看見黯藍色的天空下面出現了黑影子——他才動手。拍的一聲之後，他就得猜一猜剛才有沒有打中一個。

孩子們並沒有哭。小英子把腦袋擠進娘的脅子窩裏，全身在發抖。柳閨嫂把毛團子裹到自己的衣裳裏面，冰冷的兩手堵着他的耳朵。

槍聲震得心也發了麻。這里那里都有紅光閃着。叱叱的聲響一會來在高處，一會兒好像貼着地面叫過來。

那些敵人可老是不退：這麼東一個西一個地埋伏着，叫他們不知道往哪里跑。他們彷彿嫌他們的彈子太多似的，祇是一個勁兒亂開槍。

打接觸到現在——竟有七八分鐘。

可是那些敵人不歇手。說不定他們竟看清了這些老百姓弱點！

柳閏決計去請保衛隊。土匪似乎沒有退走的意思。槍彈是很珍貴的東西。

他一面把發了熱的槍交給自己老婆，一面在肚子裏埋怨保衛隊拿了捐不管事：開火了這麼久還不聽見麼。於是他往後面爬過去，躺在田塍邊的陳虛子也硬要跟他同走。

兩個人在地上爬着。到低點的地方就把兩手離開了泥地，蹲着往前跑。陳虛子祇要聽見風吹草響，就得趕緊挨到柳閏身邊去；手臂碰着樹枝子也要叫起來。

他們往正北奔着跑出火力圈，到了石壩塘才上了往西南的大路，然後再抄那條灣灣曲曲的小道往南。

槍聲小了下去，漸漸沒了勁兒。聽來還彷彿稀了似的，有一下沒一下地響着。

「好像不打了哩，」柳閏放慢一下步子聽着。

近處艸呀樹葉子的簌簌叫着，辨不出那邊到底有沒有停止放槍。耳朵裏還嗡嗡地響，一面又覺得自己身邊還有人在射擊，就更加攪不清這是幻覺還是真的。

轉到大路上的時候，他們才透過一口气來。可是模模糊糊地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工夫。

可是他們到了安全地帶，他們已經瞧見了保衛隊隊部屋子的燈光。

忽然柳閏感覺到脚下的石子路上起了震動——有幾個人的步子響，似乎也是去找保衛隊的。他今晚竟得了一種驚慌的習慣，就馬上停了脚，一把拖住陳虛子。

他們兩個的身子襯着隊部屋子的粉牆，顯出很分明的黑輪廓。

那幾個走路的站住了，用着戒嚴時候的那種聲調喊：「哪個？」

柳閏立刻就覺到了剛才的吃驚真是多事的，於是帶了老百姓常有的那個小心勁兒說：

「是我啊。柳閏。我跟陳虛子。」

窗口透出來的燈光模糊地映出了那些人的臉——正是幾個隊丁，不過穿着便衣。手裏都拿着槍。臉上汗油油的。

這兩個老百姓喘着氣報告了那回事。

一個隊丁打斷了他們：

「是嚶，我們正要去剿。他們有多少人？」

「嚶，不多，十幾個。打都打了好半天了。幸虧我們老百姓家裏有支把槍哩，不然的話——哼，看罷！」

剛才說話的團丁用力地橫了柳閏一眼。

這預備去剿匪的可祇有八個。他們就說寧可多去一些人，於是打屋子喊出五個隊丁——一面扣着制服一面嘟囔着。有一個還打着呵欠。那位分隊的王隊長也走了出來；王隊長對地方上的事向來很熱心。他走在第一個，嘴裏埋怨着柳閏爲什麼不早點來報。

「土匪來了你們不來報，等下子你們又說是我們光吃飯不做事。」
別人沒答腔，祇響着亂七八糟的步子。

那些隊丁走不動似地拖着腿。穿便衣的幾位還喘着氣，拿手到臉上去抹汗。陳虛子偶然掉過臉來瞧瞧。這八個人祇剩了六個。他記得有一個彷彿是借口要小便——便呀便的就不來了。還有一位可不知道什麼時候溜開的。

穿制服的一直沒少，不過老打着呵欠。

王隊長沒理會這些。他一面啞啞嘴，一面埋怨地方上的事不好辦：吃力不討好。保衛隊這麼抱着槍桿子過日子，替老百姓打歹人，還要給說了許多閒話。

「你們祇會說人家。要是這塊沒得我們保衛團——你呀，嗯，看看瞧！」
柳閏歎了一口氣：

「我曉得，唉！」

忽然陳虛子叫了起來：

「又溜掉一個呢，真是的！」

他們沒繞路，一直往大路上走，

穿便衣的隊丁還剩了三個。有一位還是溜開了兩步給叫回來的。槍一點沒聽見。十來雙腳踏在路上——彷彿老遠的還起了回聲。

陳虛子發慌地嘟囔着：

「快點個走噯，快點個噯，太爺！」

可是他們這趟竟是白跑。

爬山老已經給打退了。祇有一個打死了的輪在田塍上，兩個受了傷在哼着。

兩三個火把在幌動着，火光和黑煙在搖呀搖的。許多人在移來移去，像是牆上的黑影子：一會兒三個四個地聚攏來成了整個黑團團，一會兒又散了開來。瞧着這景象叫人疑心是在夢境裏。

他們都在噉噉咕咕說着些什麼。幾隻狗猛地叫起來，他才掉臉來，皺着眉毛避開火把的亮——望路這邊瞧。

柳閏跟陳虛子趕緊跑了過去。

「我們有人傷了沒有？」

「沒有。」

柳閨嫂打吳三手裏搶過火把來，用種叫人捉摸不定的聲調說：

「土匪倒打死了一個——口袋里裏有付銀圈子。還有兩個爬山老打傷了。你望望瞧：來嘎。」

那個打死的敵人仰天躺著，大概給搬動了一下過。灰白色的皮膚被火把映得一紅一紅的，像討厭道亮光耀眼似的苦着臉。

猛的——陳虛子退了一步，嘴呀眼睛的都張得挺大，驚叫起來：

「怎幹的！」

連柳閨也打了個寒噤，睜大了眼睛瞧瞧他們的隣居們，然後又霎幾霎去看那死尸。

回家

屈軼

「離婚！離婚！——離婚你知道嗎？」

大清早起，小地主康大林突然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似的，扭着老婆嘴吧，歪着自己半個嘴唇，咬着牙齒，狠狠地那麼說：

「離婚，你知道嗎？準會有一天，我總要跟你離婚的。」

老婆不懂他說的什麼話。真是想也想不起的，還止在外面世界住上半年，丈夫就十分文明了。文明人說的話另有一套，不是土老兒所能懂得的。那麼土老兒的老婆，祇好讓文明的丈夫說去，不懂還是不懂吧。

可是丈夫的手把有點兒狠，扭得老婆忍不住痛。再說看他顏色，聽他口氣，似乎這「離婚」二字有點不懷好意。但老婆還肯往遠處想：現在丈夫不比從前了，吃過了半年衙門飯，什麼事應該情讓他三分。也就

輕輕拂一拂丈夫的手把，連痛也不敢喊；一等丈夫手把拿開了，才笑漾着二個眼兒，柔和地說：

「什麼離婚外婚，俺可不懂。你真有些氣派！」

「你不懂好，我總有一天會叫你懂得的；我要自由戀愛！——我要跟你離婚，但我也許還可跟你自由戀愛！」

這一回，老婆可更莫名其妙了。手拿着梳，再也梳不下頭髮去；張着嘴，稜着眼，瞧住丈夫。丈夫可理也不理她，自個兒穿着長褂，把那個圓圓的牌子掛上肩角，拂一拂袖子，上上下下打量個仔細，搖搖擺擺的踱出門去了。

一出了門，當然，咱們就得稱他小地主康大林。

康大林老早就想定啦！這一趟回家，一定要給這不見世面的小城廂裏那些閒雜人等嚇個大跳，也知道我康大林不是好惹的。所以頂頂要緊的，便是「證章旅行。」給他們瞧一瞧顏色！

當然咯，歸根究底講起來，也並不是全因為自己年紀輕，娘沒能耐，受人欺侮。自己年輕，是鐵案如山的；康大林自然不能在嘴角畫上幾筆墨鬚子，充作老成。但娘可是個頂出色的人哇！全城廂三百六十九個老太婆，可有哪個像娘那麼的能算，能寫，能讀安邦志。可是人家總還是着着欺侮來。難道月好晒不得穀，女好上不得屋，女人家總歸是女人家，見不得世面，也就抵不了欺侮了嗎？可是自己家裏事，娘總可料理得，怎麼

也老受別人家牽制呢？

比如說吧。自己家裏也有三頃田地，每年可收不上百來擔糧食；這真是什麼一會事。一頃田地百擔糧食算，也就有三百擔呀。就算一半歸種田的，也該有一百五十擔。可是管家的每年送來糧食，全不能由自己算。今年五十擔，明年七十擔，歉收的年口，連三十擔也會送來的。自己不夠吃，倒反而要向管家的去借了。可是，你發起恨來，說要收回田地呢，管家的自然是笑笑，種田的請你下鄉去。你又不知道自家田地東西南北，你又往哪裏去另找主顧？一不湊巧，碰上土匪，又給你架了去，那時候，三頃田地，準得叫你去了二頃半。那麼，還是忍氣一點，照着老規矩，自己當作個囚犯，一年裏糧食，由那們人高興解，解多少就算多少。還敢說聲是非。——再說，康大林的娘也是那麼個主張：『這是咱們從爺爺開頭，就是那麼的。爺爺在鄉下，怕土匪把家搬到城裏，你爸就一直不曾下過鄉。一切憑管家的處理。聽說管家的現在已經發了財，也該上了頃把田地。但也祇好他發他的財。咱們受咱們的氣。』這些個話，康大林從前也以為是天字第一號真理，無非可議的；但現在康大林肚子裏有的是同事們告訴他的振頓家聲的計劃，就不以為然了。

康大林搖呀擺的擺到了東大街。東大街裏人全認得康大林。有的跟他點頭，有的跟他招手。但沒有人跟他站下來談一陣子的。康大林於是恨起這東大街來。東大街太狹了，太暗了一點；康大林肩角上那塊圓牌子竟顯不出光來。弄得康大林「證章旅行」的計劃，不免要失敗了。

但這小城廂裏人們眼光也太短了些，全不向別人身上打量一下。總以為康大林祇有一條穿着衣服的身體，這以外便沒有什麼了。實際上，康大林却祇知自家有個圓牌子，圓牌子以外便沒有康大林了。因為，在康大林的理論的前提，是必須先確立那圓牌子的威權，然後得再伸展自己的勢力。然而，現在竟沒有人發現康大林身上的奇蹟，那真有點不免豈有此理了。

康大林於是聳起右肩角來，且把右肩胛向前突出，那個圓牌子因之便掛空似地，隨着他身段擺。這麼一來，總會有人瞧到他的證章了哪。康大林想。

可是，奇怪，偏偏沒有人注意到康大林這個姿勢。康大林於是改變計劃，決定到天下第一樓喝茶去。說是天下第一樓，却是一桁三間的平屋子，並沒有個樓。有的是那平屋的樑棟上擱上幾塊板，像個擱樓似的茶博士的「公館」。但樓主人却說：咱們茶樓，從前可不是那個樣；從前是一連五層，高聳到天邊的，不過現在塌了。但老招牌，可不作興改，所以還叫做樓。且諸色人等，到咱們那裏來喝茶，也可發一通思古之幽情。頗有助於茶味呢。

樓主人的話不一定可信，但以此廣招徠，却是事實。這一早上，全茶館已經坐上了百來個人了。康大林自然也是一個。

康大林揀個衆目交彰的地方坐下。那是當門的一桌。

果然馬上有人上來跟康大林談話了。那是康大林本家康二麻子。

「噫！大林爹，你回來了！這老半年，你可在那兒屯呀？」

康大林抽着一支哈德門，一時不作答，長長的抽了一口烟，然後吐出一條烟的龍，慢慢兒的回過頭來。再稜着眼，向那人身上瞅了瞅，拖出一聲：

「哦……是你……」

於是嘴邊擱上淡淡的二痕乾笑。端起茶杯，微微濕一濕朱唇那麼地喝一絲茶。

這一套，康大林在衙門裏看得慣馴熟。什麼科長，司長接見客人時，全是那麼個態度。康大林每次端茶到會客廳去，這樣兒，總是瞧得閉起眼兒也會想起來的。現在康大林跟康二麻子，——這個比自己還要大上十歲的乾兒子，——可也少得了這分禮數？

「是，大林爹，是我。兒子久不曾瞧到爹爹了。兒子自從那次給老祖母搶白了一頓後，就不敢跑上爹爹家去。也有人說爹已往上海去啦，往南京去啦！可是兒子總一向記着爹。爹可在那裏如意哇！」

康大林仍舊抽一口烟，喝一口茶。聽到康二麻子問自己在那裏如意。他便把右肩坎向前一送，用手指彈着那塊圓牌子，丁丁作响。於是才說聲：

「你瞧！你瞧！」

康二麻子不瞧猶可，一瞧，免不得粒粒麻子都起綻！不禁大聲叫：

「哦！大林爹，原來——原來你是在××部做官呀，你原來是做官回來了！這還了得！這還了得！大林爹，你在京裏做的是什麼官呀！」

說聲康大林做了官，也就一桌子圍滿了人。康大林也就大模大樣的儘自抽烟喝茶。人全都認得康大林，且知道康大林這次出去，全因為在「捉無業流氓」這個警告下，悄悄地逃了出去的。但怎麼個，在外面混了半年，竟混上個官來了。可是康大林是個什麼官呢？這就有人不免胆怯地小心小意地問起了。

「算不得什麼官，算不得什麼官。」康大林這回變和氣了。「證章旅行」的計劃告了勝利，康大林可還跟誰去賭氣。再說，東大街此刻也發亮了。「不過是個小京官而已。」接着康大林又欲抑故揚的那麼一句。

「小京官，那麼——那麼是幾品呢。」這是東大街秤主人長生老老說的。他頂挨在康大林面前。

「說不到幾品。——再說現在做官也不說品了，現在是說等的。」康大林再把朱唇碰一碰杯，做出派官氣度，碰碰舌，挺和善地說：「不過合起來，也還合得攏。比如總統是皇帝，內閣總理是宰相，一品當朝。各部總長，是尚書，二品。總長以下是司長，三品。我呢，我是在司長室裏「服務」的。服務知道嗎？服務就是做事呀！」

「哦！呵呵！那麼，那麼康大林已經是——是四品官了。」

圍着的人們全異口同聲叫起來。

康大林微微一笑，有意無意地用指頭觸一觸證章，證章了的一響。所有的人又全把眼睛往那塊圖牌子看去。康大林知道他們在看自己證章，便順手摘了下來說：「這個東西，你們瞧見過嗎？這不是玩的。這是總長發下來的。有了這個東西，就是瘡疾鬼也不會尋上門了。」

康大林說着，向四圍的人瞧一瞧。那些個人的臉上，全走着吃驚的光。康大林在那些人面前，是吃過不少的虧的。康大林沒有做官以前，那些人老借着一個原因，到康家借橈，借椅子，借糧食，借被單，借家裏一切動用什物。真使得康大林半句屁也不敢放。

「咱們是辦公事，——辦公事呀！這城廂裏，有三頃多田地的，可有幾家。有公事，你們不供應，還叫城隍廟菩薩去供應不成？」

供應也就供應吧，可是桌椅床板，一經搬去，就永沒有回來的時候了。這是一種人。另外一種呢，可不那麼硬做。

他們好好歹歹的黏上了康大林，叫他上烟館子抽大烟；上賭場打牌九；上私堂子，陪女人。更親切些的，像康二麻子，貼着個老婆，跟他叫乾爹。好像這小城廂，全沒得事兒幹，祇可在康大林身上做買賣了。然而現在康大林覺悟過來了。人就得「覺悟」，康大林挺明白，這是他堂姊夫跟他說的一句文明話。康大林可不該

牢記住。

所有的人，似乎也並不十分愚蠢，也知道康大林剛纔說的那句話的意思。康大林話中有刺，刺進他們的心。可是，因之他們益發要把康大林這個官的品位，追尋個究竟，也好叫他們放下半個心。

『那麼，大林——』一個吊睛白額虎，這小城裏出名的潑皮，老帶着一羣大兵走路的，高聳着半個肩坎，把手盤在胸前，狡猾地問：『你那個官兒，跟咱們那個城隍比比，可怎麼樣呀？』

『那比不上，那怎麼比得上呢。』康大林知道吊睛白額虎是在把城隍擬知事。低低地回說：『我不過是個小京官呀！小京官那裏比得上縣父母呢——不過，話要說回來，咱們那城隍就沒有那東西。』

康大林說着，又把那塊圓牌子幌了幌。人們眼睛給他幌得鑼那麼大。這是事實，咱們城隍出來，雖然穿戴的比康大林闊綽，跟從也比康大林多；可是沒有這個圓牌子，那是鐵案如山的。

『小京官一出京城，雖然品級比知縣低，知縣就得下轎迎接的。』於是秤主人長生老老又表示飽經世故似的解釋了。『這叫做出京加三品，這是老規矩，再說現在——咱們康大林，又是在三品官什麼長房間裏服——服什麼的。那自然要比咱們那個城隍要有面子了。』

長生老老這一派老古經，想不到給康大林一個抬舉，康大林覺得這一回不應該再在茶坊上多留了。站了起來拂一拂身，像給這些個人臉上各吐了口沫子，那麼個不屑地橫掃一眼，預備出去了。

圍着的人，立刻讓出一條路來；茶博士和樓主人也出來送。連康大林不曾付茶錢，也不敢說聲：『要。』康大林自然也早存那份心。要是現在他吃茶再付茶錢，就不免露出了自己老百姓身分。在京時候，司長公館裏有什麼事，也要康大林去幫忙的。要是碰到司長請客，或者打麻將，康大林還可分到幾元茶錢和頭錢。但現在康大林却不作興付茶博士茶錢或是什麼的。

康大林走出了茶坊。茶坊裏自然有一百隻眼睛跟五十張帶笑的嘴巴送他，但這且不提。且提那像一頭獵狗似的康二麻子，緊緊地跟住康大林。

康大林擺着圓牌子，向南走。康二麻子一聲不響跟在後面。現在康大林是個老爺了。康二麻子就也不免要成個乾少爺了。但康二麻子不管胖少爺乾少爺這一套，康二麻子總得拉康老爺往自己家裏去一趟。

康大林擺到東大街的南頭，康二麻子就叫：

『大林爹，賞個臉吧，多少到兒子家去坐一趟呀。』

『唔！』康大林回過頭來。瞧瞧康二麻子拱着背，磕頭。笑了笑，說：『好的，你老婆在家嗎？』

『在，在——兒子準叫她侍候爹爹。』

『那麼，你領前吧！』康大林這回有點心癢癢的了。

誰不知道這小城廂裏康二麻子的老婆，是個出名的快五槍。祇要跟誰幹一趟，誰就得把老洋一個二

個地向桌上碰碰的響五響。康大林雖然是康二麻子的乾爹，這五響却還照例；另外再放幾槍，那是康大林的闊場面。這一回，康大林估計着，不知該拋下多少隻老洋。因為自家現在是做官回來了呀！

到了家。

一臉的厚白粉，把康大林麻了進去。一等在小屋子裏坐下，康二麻子便趕往廚下去，說要往街上敲幾斤酒來，跟爹爹洗個塵；也就合上了門，讓白粉臉對着圓牌子，嵌在屋裏頭。

康大林不知怎麼的一點也引不起興趣來。任憑那白粉臉怎麼個往東往西扭，扭得康大林發麻，還是沒興趣。康大林好像感到這乾媳婦兒身上缺少了一件什麼的。

「啊唷，俺的爹，你做了官，你也就闊氣了，瞧不起俺了。不要俺了。怎麼你不像從前那麼的動手動腳了呀！」康二麻子媳婦兒這一回又扭起屁股走過來了。可是康大林總覺得她缺少了什麼似的，老稜着不動，想不起。

「你不動手，那可別怪媳婦兒不老實了。」康二麻子媳婦說着，竟一屁股坐上康大林大腿上。康大林給這一坐，突然想起來了，便高聲大叫起來：

「你缺少了一個「摩登」！你缺少了一個「摩登」呀！要不然，我是可以跟你「自由戀愛」的。」

康二麻子媳婦給怔住了。頗想卸下腿子來，問個究竟。倒底乾爹說的是什麼。可是既已坐上了，似乎不

好意思再放過了。也就扳住康大林的頸子，妖媚妖聲地說：

「缺什麼「摩登」呀！我的爹，你想怎麼幹呢？」

「不，不，你就缺少「摩登」呀——「摩登」你知道嗎？」於是康大林說出了摩登來。燙髮，臘黃的胭脂，高跟鞋，包屁股的旗袍，走起路來扭屁股，左手牽條巴兒狗，右手拿皮包……

「啊！啊！那麼個俺可不會嗎？祇要你老爹放本好了。」康二麻子媳婦笑彎了腰子說。「有錢，俺就有「摩登」了。有了「摩登」，那麼你老爹可跟俺什麼了什麼——呀，你剛纔說的那個什麼呀？」

「什麼——「自由戀愛」呀！我要給老婆「離婚」，給你「自由戀愛」了。」

這回康大林感到康二麻子媳婦兒屁股的熱，覺得這快五槍，畢竟有她可取的地方。自然不再老呆着了。

半個鐘頭後，康二麻子端進酒菜來。三個人也就在桌上吃喝起來。席間講到「摩登」，也講到「自由戀愛」，也講到「離婚」。可是一講到「離婚」，康二麻子就放低聲音，深怕有人聽去似的說：

「啊！大林爹，這不是兒子撒謊。這是實在的。前一會子事，全是你丈人做的圈套。趕您跑，好分您家產。說什麼縣裏頭要捉無業流氓，連您也算在內。全是一套胡話。現在世界太平，連拉夫的事也沒有了，可還會捉無業流氓嗎？」

「哦……這說來，倒有點像。」康大林突然覺悟過來了。那麼個想。「人總得覺悟。一點兒不錯；那一天晚上，丈人匆匆地跑來，一聲聲叫：『快動身！快動身！』到上海去，或是到南京去找你姊姊去，或是找你姊丈去。現在縣裏出了皇榜，要捉無業流氓。據吊睛白額虎說！你的名字也在內。吊睛白額虎已經給縣裏法警找去了，不久就會引着來的。至於你家裏事，我會給你主張，你放心。鄉裏管家那裏，我去跑，你放心。該有多少糧食收，我去要。你放心。」現在想來，這一句放心二句放心，却原來他自家存了個「橫心」，「娘究竟是女人，便是每擔麥子缺了二十斤，又誰去理論。老婆通娘家，有了爸爸沒丈夫，早就這麼個吊着眼睛笑自家；何況自家出了門，不知箱裏細軟是不是通個一乾二淨？幸而自家額角運，在京裏找到了做官的姊夫，給他安插在部里當聽差。雖然是個聽差，可是這個官兒也並不小。估量自己之乎者也，還認不到一串，又哪有資格往上跑。何況現在回來還得揩官油，光祖耀宗，赫赫小城廂裏閒雜人等，吐口幾千年來不在地主受欺侮的心頭怨氣。果然，天下第一樓裏已經哄動了一會子；康二麻子也給足了自己面子。過後呢，過後自家還得應該大大幹一下子哪。」

康二麻子媳瞧康大林儘想不說話。以爲這回是康二麻子有什麼話說的不得體，撞衝了康老爺豆腐架子。於是站了起來。提着個酒壺，像摩登女人提皮包那麼地提着，扭着摩登的屁股，給康大林篩上一杯酒。

「老爹爹，你可別見氣。二麻子心直口快，短了你丈人家。這是不應該的，是不是？天下那裏有害女婿的丈人家？這是二麻子嚼舌根，準叫二麻子死了，入拔舌地獄，不得超生。媳婦兒這一杯，就算陪個不是哪？」

康大林這一回，禁不住笑了。媳婦兒挺聰明。可是聰明過了分，算錯了康大林心頭賬。

「唉！我的小媳子，你錯解了我的意思。我那丈人，吊兒郎當的也不是好傢伙。本來呢——本來我跟他女兒，也不是自由戀愛的。他們是看中了，我釣魚上鉤！弄得我沒法兒，把她娶過來的。」

康大林這麼一說，康二麻子才伸直腰背來。康媳婦兒才放開聲音笑彎了腰。這小城廂裏，半粒芝麻大的事兒，也能震得一天價响。康大林跟柳吃舌兒家女兒怎麼個糾上的，康二麻子和媳婦兒可還不知道。那是三四年前一個大暑天，柳吃舌兒家在街上碰到康大林，便康少爺長，康大爺短的招呼起來。柳吃舌兒家有二個女兒。二女兒也是個出名的騷大姐。康大林那時候剛是二十歲，鼻子跟獵狗一樣尖。角角落落追尋着騷味兒。自然他早從柳吃舌兒家嗅到了騷大姐的騷味兒，跟他糾上來，他是一百二十分願意。糾呀糾的，二個人糾了一陣子，柳吃舌兒家就叫康大林上她家去吃西瓜。說是鄉裏來了一個大西瓜，七石缸那麼大，血酒那麼紅，蜜那麼甜，現在還留有二塊，專等康大爺去嘗嘗味兒，能得康大爺誇聲好，柳家他就有福了。可是一到了柳家，西瓜不會吃到，柳吃舌兒家，倒把自家二女兒跟康大林，鎖在一間房裏了。獵狗是沒有不咬眼前的野兔兒的。康大林跟柳家女兒自然也不免有點兒手脚。可是柳吃舌兒敲上了門，裝出一肚子氣怒，

罵着女兒，也罵着康大林；要不是康大林答應把他女兒接過去，準得告上衙門去，叫康大林吃上十年長官司。康大林的娘聽了這回事，氣的眼開口白，一聲天，二聲祖宗，怎麼也不肯答應這頭親事。天下那裏有地主家兒子娶個出名的騷大姐兒的？可是畢竟一來要不過兒子的勁，二來要不過柳吃舌兒上門恐嚇，也就將就些兒，準把柳家大女兒接過來。在柳家呢，送不上二女兒，送得上大女兒，原也是一樣的。這頭親事眼見得就這麼成功了。現在康大林覺悟過來了。「人總得覺悟。」可是一覺悟，自己免不了已經做過魚，上過鈎了。

「但那——那總是明媒正娶呀！」康二麻子媳婦兒，偏要抓住康大林爛瘡疤似地尖酸一句。「不同爹跟媳婦兒是……」康二麻子媳婦兒終久有點不大好意思，這下半句，頗感到有點妨礙康二麻子面子，也就不說下去了。可是康二麻子，却滿不在乎，咳了聲嗽，笑了笑，喝一杯酒，什麼也不管的閉下眼去了。

「就是因爲明媒正娶呀！」康大林却還坦然地說。「那才叫做「賣買婚姻。」不同咱們——咱們是「自由戀愛，」所以我同她——同她要「離婚。」」

這一來康二麻子媳婦兒的心兒樂了。樂得兩眼兒一點一點的——一點點的什麼了？照咱們康大林說法是——摩登起來了。康二麻子自然是要知趣。知趣地站起，又推着酒醉，出去了。

闔上了門。

康大林回到家，已經是响晚時分。娘問他在那裏，他回說去了一趟衙門，拜會拜會知事。現在自己做了官，自然應該官官相會了。

娘是老古董，雖然在繡房裏唸過一年書，哪懂得這麼多新道理，反正天下是他自己的，也用不着自己瞎操心，讓他去滾吧！

康大林到了家，丈人柳吃舌兒也走上門來。老婆已經跟丈人說過了，說什麼康大林要跟她離婚什麼的。但離婚以後，又可跟她自由戀愛什麼的。這是怎麼一會事，連柳吃舌兒也不懂了。但柳吃舌兒畢竟和吊睛白額虎有往來，也知道些「離婚」就是「休老婆」的意思，所以一到响晚，便跑來看看女婿，探探動靜。康大林把丈人請進客堂裏坐。一套有工架的應酬話，問暖道寒的說個不了。且說些外面做官情形。他怎樣跟司長坐在一個汽車裏，去瞧總長的病。總長怎樣跟司長打話，跟他打招呼。他還怎樣跟司長太太一道去看電影，司長太太要把他收做乾兒子。他還說，他曾經拿了總長的呈文，到過總統府，見過當今大總統。現在呢——

「啊是！」於是他把話題歸正來說：「現在是，我特地回來要——要整理整理家務！」說聲整理家務，柳吃舌兒便嚇了一大跳。這一回莫不是要給自己女兒整理了出去。

「可是你想怎麼樣整理法呢？」丈人抱着一腔虛心問。

「我要——我要用「科學方法」——「科學方法」你懂得嗎？」康大林仰着腰淡然地說。

康大林知道這「科學方法」四字，便是「萬應靈丹」。比如他「服務」的那個司長，便是用過「科學方法」的。司長一用「科學方法」，所有科員也全用「科學方法」了。於是一櫛櫛的公文，也「科學方法」了。連自己端茶給司長，也「科學方法」了。這一套「科學方法」，康大林可頂熟透。比如康大林坐在自己茶桌旁，一聽到有皮鞋聲，着地響來了。這聲音，康大林首先用「科學方法」來辨別是誰的，決定自己屁股底應不應蹺起。如其是司長，康大林不特應該蹺起屁股，且應該站起來，筆直地站起來，伸了兩手，低了頭，一等司長走近門來，便右手成九十度伸出，拉住門把手，霍的拉開門，自己閃在門一邊，一個立正姿勢，然後帶笑地提面巾，送上龍井茶，然後——然後歸坐，聽差遣。但這據說也叫「科學方法」的。司長以「科學方法」而加薪一級，自己也以「科學方法」而提升為頭等聽差。現在——

「現在，我要用「科學方法」來查一查我那三頃多田。」

查田是聽懂了，科學方法管他媽的吧！柳吃舌兒點着頭兒稱道個，「是。」接着又拖出一句：「那是最好沒有了。」

「自然咯，你該知道，我歷來做地主，真不像個地主樣兒。什麼糧食呀，全憑佃戶和管家解的。倒底咱們那些田地是管家的呢，還是佃戶的。年來真越弄越不成樣子了。三十擔，二十五擔都能解上來。任憑怎麼荒

收吧，也荒收不到這個數。你該給我想，一家上下，吃呀用的，全少不了。用了三十多年的老媽子，老僕人，可回不了不成？咱們自家可去吃土不成？當了官，像我那麼的，可少了應酬費不成？你丈人家裏可得少了我那每月的補貼不成？——這一大串「不成？」可叫我怎麼「成？」還不趕急用「科學方法」，眼見三頃田地也給丟定了。土匪土匪！鄉下全是土匪。你，小地主，下不了鄉！這祇能嚇嚇土老兒，可還能嚇我現在做了官的人？如其真的有土匪，我也準叫總長派一師兵來打他。平你給我傳話出去！下一星期，我要開賀了。請些親戚隣友，來說說家常，也叫鄉下管家上來跟我說幾句話。至於別的事，我將來慢慢跟你再算賬。」

「算賬！」丈人丈人，不免又吃了個驚。但想想出去半年兒，女婿就有那麼付能耐，倒也有分兒快樂。可是快樂後面，却又隱藏着恐懼。女婿能耐，斷不是丈人的福。也許女婿真的要將女兒離了婚，再來一會什麼自由戀愛吧。但此刻，丈人還祇得聽命傳話去。

幾天來，康大林總吩咐家裏用人，上上下下打掃個乾淨。說這裏那麼的不合衛生，那裏這麼的不講清淨。又說，起床不疊被頭，是習慣不好。隨地吐痰，是干犯法律……弄得一家上下，雞飛狗上屋。連老婆也不知把孩子尿布收拾到那裏去好。一等家裏東西，安排得稍有秩序，康大林於是邀集了鄰友親戚，擠滿了一屋子。連康二麻子的媳婦兒，也來門外看熱鬧。

這時候，堂屋裏擺上三張方桌子，一連地接着。桌子上不用說是葷素各色大小菜。諸位不相信，咱家可

給你們報幾樣。白燒全羊一隻。十斤重豬頭一個。六斤重對鷄一盤。百子壽桃饅頭二盤。南京板鴨二隻。廣橘香蕉雜色水菓二盤……還有呢，好，不必說了，燕窩，魚翅全備……但放在那上首位的一盒紅木雕龍盤子裏的東西，咱們還必須介紹。那就是——那就是圓銅的證章一個。咱們小地主康大林，今天這個盛典，就是要祭一祭那個圓證章。一個別人料不到猜不透的聽差掛的證章。這證章，據康大林說，賽如前清皇帝頒下的聖旨。誰家有了這個東西，不特足以闢邪去鬼（連瘡疾鬼也不敢上門）且足以鎮保住宅，水火無憂。而康大林多麼難得的得了一個，自然應該祭一祭。一着，用以昭告祖宗，二着，用以光耀門楣。但這些都是閒話，不如少說。

康大林既然把祭品全已陳列整齊，於是自己穿起藍長袍黑馬褂——新趕成的禮服。點上了四斤統蠟燭一付，上了一束大香。恭恭敬敬的跪拜下去。同時，那屋子一角，雇來的吹打手也里里拉拉的吹打起來。等康大林行過了三跪九叩首的古禮以後，吹打也就停止了；咱們的主人就站在一邊，預備受賀客的敬禮！但在這一剎那間，康大林也插上了二句話：

「諸位親戚，鄰舍，朋友，鄙人是講究文明的。行禮大可隨便。叩頭，鞠躬，跪拜，作揖，無不可任意採擇。謹此——」

說着，屋角吹打手，又里里拉拉吹打起來。他就急忙從案桌上捧起紅木雕龍古盤，像捧木主似的，受諸

色人等跪拜，磕頭。這麼的一個挨着一個，也足足拜上二個鐘頭。天色也慢慢兒的暗下來了。

跪拜完了，一屋子相互招呼道賀。康大林居然應付裕如，一個個招架得不亂槍法。可是突然他記起了，他那管家，並未來到。不覺怒火中生，大叫他那丈人來問，可是他丈人也一樣沒有影蹤。他正想找人去叫。門外一陣喧鬧，跑來二十來個大漢，聲聲口口叫：

「康大林！康大林！康大林在那裏！」

康大林以為那裏來的道賀的人，也就挺身從擠滿了人的客房間出來，到空堂堂的祭燭高供的堂屋裏。一看，果然不錯。丈人柳吃舌兒，管家許三老老，乾兒子康二麻子，還有吊睛白額虎全在一起。康大林於是擺出一派官氣度，正擬斯文地給他們一個不亢不卑的禮。不料吊睛白額虎搶上一步，把他黑大褂一把抓住，喝聲：「拿下！」衆兄弟一齊動手，把康大林劫着走了。柳吃舌兒這時自然是抓住祭桌上紅木雕龍盤子，往門外直奔。兄弟們也有背羊腿的，擡豬頭的，紛紛搶了一串串，往外跑。康二麻子媳婦兒，也趁空施手脚，提去了一隻南京板鴨……

這一陣紛亂，自然嚇得衆親戚鄰友們，各各抱頭鼠竄而走。一到跑回了家，差不多三天三晚不敢伸頭出門。康大林的娘，趕忙從她正房跑出來，已經是杯盤狼籍，人去室空。祇得一聲二聲，喊：「皇天！」趕緊差人去打聽下落，却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回到上房找大林娘子，上房大姐回說到娘家去了。祇留得三四十

用下的老媽子老僕人，嚇在一堆哭個不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各種各樣傳說都起來了。有的說是康大林捉將官裏去了。因為他假充京官，招搖撞騙，且還開賀道喜，引動諸色人等，有礙地方秩序。有的說他強佔民婦，官司告到京裏，總統一道手諭，拿他去問罪去。有的還說他信聽洋人之言，借什麼科學方法之名，要把佃戶另換；管家沒法阻止，鄉下人造反到城裏，把他劫去講條件。有的甚至說是他提倡新名詞，延禍這小城廂，什麼「離婚」、「自由戀愛」、「摩登」一大套，無異帶來一陣洪水，一羣猛獸，應該事先查禁，抵罪了案。但九九歸原，康老太太好容易由他親家柳吃舌兒設法，賣去了一頃半田，方把康大林贖了回來。可是這回康大林肩角上掛的圓牌子已經沒有了，衣袋內却有一張紙頭，那紙頭上寫着的是：

- (一) 不許跟老婆離婚或離婚以後再跟老婆講自由戀愛。
- (二) 不許用科學方法整理田產，並另換管家。
- (三) 不許掛圓牌子在大街上走，實行「證章旅行」計劃，恫嚇吊睛白額虎。
- (四) 要和康二麻子媳婦永久戀愛，並吃康二麻子手燻的黃酒……

別離曲

艾蕪

早上六點半鐘，杜牧師一行人從搬場汽車上跳了下來，穿進火車站，直向月台走去。候車的搭客和運行李的脚伕，都一齊張大了眼睛，驚異得發亮起來。剪票員也不伸手要票，只是側着身子，讓他們通過。

杜牧師左手抱着一厚本羊皮精裝的聖經，懷裏地埋着頭，急忙走着，好像到了車站，就一下子忘記了：右手還正給洋手鐐扣在另一個人手上那麼似的。

「這樣扭……慢一點哪！」給他拖着走的陸占奎，手扭痛了，搖一搖鐵手鐐，便這麼叫着，同時還一面閃着靈活的眼珠子，高興地往四下打量，彷彿車站的一切，都於他怪有興味。

「慢一點？有什麼等的呢？」杜牧師掉過掛有墨晶眼鏡的瘦臉，來，生氣的責問。

「……快點！走呀！」

隨行的法警，掀一掀遮陽帽，不耐煩地叱責着，一面又向陸占奎做出催促的眼勢。

「他要等人來送行哪！」

杜牧師一壁頓一下皮鞋朝前走去，一壁咧開不帶好意的嘴巴，譏諷地加了一句。

「噓！」

法警做了一個叫人不要說話的手勢。

杜牧師臉上有些發燒，似乎覺得這麼一來，就更加惹起周圍詫異着的眼光，全都集到自己的身上。一樣。

他滿以為可以趕快躲進特別準備的車廂里面，避開衆人的，哪知還是雜在各色搭客中間，讓許多眼睛像看野獸一樣的看着哩，杜牧師就把頭掉向窗外去。

車站外面的街上，汽車腳踏車在很快地滑走，

看起來覺得在飛一樣，大約是兩月來的囚牢生活，將自己的感覺神經弄呆板了吧。而那些搖着籃子去買菜的老媽，拉着貨車走的苦力，那種自由自在的神氣，都值得令人羨慕。倘如這時有個熟人在街上走過而又一眼望見了他，那是多麼好呀。家裏的妻和關心他的朋友，便都會知道了他的下落，從事營救也有下手的地方了。但是經過這條街上的却沒有一個熟人！

剛才還是躲避着衆人的視線的，現在却掉回頭來，大胆地向各個座客探視了。或許今天也有熟人在車廂裏吧，杜牧師這樣地希望着。

「媽，那些是做啥子的！」

小孩指着杜牧師他們這樣向，做母親對孩子

做一下眼色，低聲地責備：

「不要問清早八晨的。」

稍遠一點的座位上，射來各種的眼光：詫異的，譏笑的，輕蔑的……

杜牧師不願再看了，終於低下頭去。

「……從前半票都不行！就蓋上連長的私章，

「郭占奎大聲地對另一個人講着話，彷彿在從胸腔傾倒出歡快的泉水一樣。」一定把我們三個弟兄都掀下去，我拍拍胸口說好的，看嘛，總有一天，老子一個子兒都不愛出的……哈哈，今天——哈哈。

杜牧師用他的手指頭無意識地翻弄着膝上的聖經，聽見他的同伴這麼地高興，便搔他一句：

「這樣坐車還喜歡麼？」

同時把右手頸子，故意攘動一下，弄出鐵手鐐

的響聲，意思是使他不要忘了手上的傢伙。

「呵，還有一次，那是在徐州……」陸占奎聽見杜牧師在這樣說他，就回頭接嘴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赴殺場！」馬上又回過頭去講他的。

杜牧師小聲咕嚕着：

「真是一隻……江北豬羅！」

「望着陸占奎講話的周學智，不愛聽了，向窗外望了一下，搔着頭，自言自語地抱怨道：

「怎麼還不開呢？……要到就早到吧，我希望，生或死，明天就解決！」

隨即憂愁地小聲地向對面坐的杜牧師：

「牧師，幾點鐘了？」

杜牧師朝胸上摸出錶來，看了一下。

「七點差廿分！」

同時對這一向認為有禮貌的年輕人端詳了
一會兒，同情地說道：

「心裏放安靜一點好了；你拿這本聖經去看
看吧……這裏……呵呀，你只是扭我同你一塊簡
直倒楣！」

杜牧師回頭去叱責着陸占奎。陸占奎不介意
地繼續說着話：

「兵大爺是離不得槍的，單是……一張虎皮
怎麼成……」

杜牧師把遞在周學智膝上的聖經，用左手翻
開一章指着說：

「你看我主基督是怎樣受難呀……好人總
是這樣……總是的……」

周學智無聊地用一隻手按着聖經，心里又想

道：

「難道他真是一個牧師麼？」

他同杜牧師在這個快要別去的大城市裏，一
塊兒幽囚了兩個多月。是曾經把杜牧師的身份和
職業加以懷疑和推測過的。第一天杜牧師給人押
進號子裏面來，許多人都覺得冤枉，但周學智却附
着別人的耳朵說道：

「這人確是有些來歷……不是爲啥戴着黑
眼鏡呢……瞞不過的……黑眼鏡！」

聽見杜牧師在向別人歎氣：

「這是啥世道呵……一個信上帝的都抓來
了！」

心里就想道，嚇，真裝得像呵。等到第二早上起
來，看見伸手去柵欄外捧水來洗臉的杜牧師，原只

是一個好眼睛呢，才曉得那麼戴着一付黑眼鏡，是用來遮醜的，昨天的懷疑又只得完全取消——大概真是個牧師吧？

等到後來處久了，大家閒中講到庚子年八國聯軍破北京，五卅慘案等等事情，杜牧師無意中表示了他對於外國人的憎恨話語，周學智又覺得這個牧師實在有些奇特，所以一遇見杜牧師在遞過羊皮書來，叫人看看耶蘇基督的言行時，總在心里浮起了如是的疑問：

「難道他真是一個牧師麼？」

去買票的年青偵探，抱着一卷報紙包的東西，挺着寬大的胸膛走回來了，看見同法警坐着的另一個中年偵探，在打着盹，就向大家——像是對法警，又像是對囚徒，做了一個不要聲張的手勢，同時

擠一擠搗鬼的眉眼，便輕手輕足地走到打盹者的側邊，剛剛伸手要去擰下巴的當兒，中年偵探驀地舉手一攔，同時也忽然張開閃閃有光的眼睛，高興地笑道：

「兔子！」

「老狗，要是睡着了，看咱敲掉你的牙齒！」

年青的偵探這麼罵了一句，便靈敏地轉過身來把報紙打開，對着扣有洋手鐐的人們熱心地喊道：

「一人兩個，這是我們送的！大家吃了，一定宣判無罪！」

接着拍拍陸占奎的肩膀，做出奉承的樣子說：

「喲，朋友，幫幫忙，一路少說點話呀！」

陸占奎接着了兩個熱熱的芝蔴燒餅，馬上咬

丁一大口，用着軍人那樣的風度，回答道：

「好說，弟兄！」

杜牧師做出厭惡的神氣，搖一搖頭。

「我不要，我不要！……你把包燒餅的紙給我好了！」

隨即望一下滿車廂的人，那些可惱的眼光仍

然沒有放鬆他們哪，就赧然地咕嚕道：

「我就沒有在車廂里吃過這麼壞的燒餅！」

陸占奎一面大嚼着，一面向杜牧師勸道：

「老哥，接着吧，芝蔴多呀！」

「老哥……」杜牧師一向是被人稱作先生

或牧師的，聽見叫他老哥，大不痛快。而且看見陸占

奎吃的那麼不體面，更爲不滿，便跟着揉一句道：

「幸好才是燒餅哪！我看你們江北人真……」

陸占奎挺一挺眉毛，毫不爲意地接着說道，眼

睛却向着周學智。

「乖乖，他那里懂得！從前當兵的時候，三天不見吃的都有過，那時候，要是一額額這樣的燒餅，就是冷的，發霉的……」

年青的偵探散完了燒餅，一面把舊報紙遞給

杜牧師，一面向遠處座位上一個燙髮的摩登女人

溜着眼珠子，聽見陸占奎又在大聲說話了，就回頭

來對陸占奎皺一皺眉頭道：

「朋友，你又來了！」

「朋友，對不起，我簡直把嘴巴沒辦法，恐怕是

這個東西在作怪吧？」

陸占奎用右手指一指扣在左手頸上的洋手

鐲，跟着嚇嚇地笑起來了。

中年的偵探便露出右唇邊的金牙齒來，惡意地打趣道：

「朋友，你這麼跳皮，我看你一個人的官司，準不冤枉！」

周學智也笑着湊趣道：

「這一判怕有五年！」

「五年，太少了！我早就準備個十年八載的！」

陸占奎一口吞完了最後的一塊燒餅。

年輕的偵探向中年的一個說道：

「他們一點也不忌諱，要是強盜犯早就打起來了！」

中年的偏一偏下巴尖，顯出飽有經驗的神情

說：

「你才曉得麼？」

陸占奎繼續向周學智說着：

「我在紗廠里的時候，背上馱着東西，跑進跑出的，累得來比上火線還苦，我想能夠有個地方吃飯，餚他娘個十年八載，就好了……」

杜牧師把射在舊報紙上的眼睛抬了起來，譏笑地說了下面一句，又低了下去。

「這就恰恰成了豬糞！」

「不要同我開玩笑，我一說起粗話來，你可受不住哪……呵，車開了，車開了。」

陸占奎剛對杜牧師莊重着面孔，突然覺得車在開動了，便把頭望向窗外去。

月台上，尖叫着闊女人的聲音：

「一路平安！」

「放心些，小東西！咱老子一路有人保護呵！」

陸占奎叫了一聲，荷荷地大笑着。

杜牧師看見兩旁的建築物，在轟轟隆隆的車聲中，加連地倒退着，遠處的月台飛動着白色的手巾，心里不禁有些酸痛起來；不知哪一天才能捱進那間裝有綠色鋼紗的小門，向里面熱熱地喊一聲：我回來了呀！眼珠子有些濕了，便順在舊報紙上，竭力喚起，同他鬪氣時，妻那張翹起的嘴巴，那雙漠然冷淡的眼睛，和有時午飯回家，小孩拖着鼻涕，坐在地板上的啼哭……把這些用來抑止他那心里湧着的悲慟——這是他拘禁兩月內發現的好法寶，——制止悲哀地好法寶！

車馳到野外了，有人悠悠地嘆息。

「四年都沒有離開過一次，咳，今天……」

這時杜牧師心里故意搜尋的憎惡，已經擴大到都市了，便抬起頭來，顯出癡癡的面孔說道：

「有啥子捨不得呢？這個男盜女娼的地方……」

……看本地新聞吧，全是那一套……」

同時生氣似的，把舊報紙丟到窗外去。

陸占奎用着愉快高興的聲音，嘲弄似的唱道：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高飛……」

周學智把膝上的聖經遞給杜牧師，一面用貪饞的眼睛望着窗外廣大發綠的田野，一面像壓抑着快樂那麼似地獨自說道：

「呵，外面已經春天了呵！」

雨天的笑

凌鶴

從昨天起，天老是下着濛濛細雨。那雨點微細到像絹絲篩下的粉粒，密密地擠滿在潮濕的空氣中，又像是一層濃霧。淺灰色的天空壓得很低。那聳立着的禮拜堂的尖頂，晴朗天氣的時候，它是鋒銳地大有刺破穹蒼的氣概，可是現在却給緊壓得像要倒塌下來的一樣。織在窗外的電線，疎稀的掛着幾粒水滴。許久許久，才落下一滴，可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天氣就這樣沉悶得可怕，而且屋子裏也黑暗得可以，一切都給凝結住了。祇有賣白糖梅子的小

販在嘶破喉嚨的喊，幾乎是一種墳地中的哭聲，使人心酸，又使人厭煩。就連那禮拜堂禱告的鐘聲，也給那濛濛細雨纏得緊緊的不能動顛似的。

屋子裏的空氣是潤濕的，不過也是悶窒的，坐在寫字檯旁的戲劇作家的思想也給悶塞住了。他用力鎮靜着，可是總捉不住他的思路。差不多有兩天的光景，他要完成一個獨幕劇的結構，整天的在構思着。這因為某月刊的編輯是他的好友，爲了同情他的窮困，要他寫一個劇本在五天以內交稿。他

估計那一筆稿費的收入，是可以維持他家的半個月生活的。這對於他不能不是一個幸運的機會。他沒有理由不按期交稿，因為他的兩個孩子和孩的母親，以及他自己，都還要生活下去的，但是在他貧窮而又忙迫的生活中，他委實寫不出東西來。創作的靈慾，對於他好像完全死滅了的。特別是這悶人的霪雨天氣，更使他消失了寫作的本能，而且引起他並不輕微的憤怒。

現在，爲了他一個人在屋子裏靜心的寫，妻對於他不能不算是體貼入微，將大的兒子帶到樓下和二房東阿姨談天去了，小的一個在床上睡午覺，留下他靜悄悄的對着桌上的一疊稿紙發呆。在稿紙的一角，印着NO. X NO. 字樣，二十乘二十整整的四百字一張，這是很簡單的算法。不過他不相信一點

也沒有錯，也許會多一格，或者少兩格的。於是他用手指着數，一行是二十格，一共是二十行。不妨再精細一點，他想學着小學生在稿紙上列式乘一乘。可是白白糟塌一張稿紙也太不合算，在桌上又找不着一張廢紙，便從牆上扯下一頁日曆，那是紅色的印着有星期日的小字。於是他又恍然大悟，原來今天是禮拜天，難怪禮拜堂在敲着鐘聲了。二二如四，還是四百字，還是沒有錯。他自己也覺得好笑，做着這樣無聊的事。他隨手撕碎那一頁日曆，搓成一團，扔在椅子旁邊。稿紙的格子裏，仍然沒有一個字。這是上個月買來的二百張中最後的一些了。他付着最近是非再買不可。不過數一下過有二十幾張，寫一個萬字左右的劇本字寫得小一點，每張寫上四百五十字上下，還可以對付過去。無論如何，一兩天

內，買稿紙的錢還沒有着落，今早妻去買菜錢還不夠，所以祇能吃幾塊油豆腐。他想想真是生氣，從前在一個書局裏，每月有一定的收入，可是半年來的失業，現在連買米買菜的生活開支也不能寬裕一點……

一想到這一方面來，心裏愈覺得煩燥得很。他順手打開桌上的香煙筒裏面只剩三支了。不管罷，抽了一支再說。噤的一下燃上火柴，他重重的吸着紙煙了。他站起來，在旁邊踱着方步，一會兒暗暗的屋子裏噴滿了青煙。房子太小，走不上七八步便得轉彎。走着，吸着煙，可是劇本的構成還沒有半點影子。不，無論如何得想出一個故事來。寫什麼呢？對了，華北風雲緊急，應當以抗日為主題，這真是再好沒有的了。但是不對，那一個雜誌敢登載這種文章呀？

而且在這時還談抗日，那真是太不懂得明哲保身之道，太不識時務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他就很懂這一點，難道他還不配做一個俊傑麼？毫無疑問，抗日的主题祇好打消。那末就寫一個戀愛的故事罷，談談風花雪月總還可以。譬如說一個青年中學教授，十分篤愛着他的年青而且美麗的妻，夫妻兩個倒也平平安安的過着幸福的光陰，雖然他們的物質生活不免太清苦一點。但是不幸得很，他的妻却給一個少年英俊的軍官勾搭上了，那末這樣便鬧起三角戀愛了，結果是軍官奪去了他的妻，倒黴的自然是那青年教授了。唔，這樣的故事，倒也還有趣味，他臉上不覺的泛上一層可愛的笑容。可是多想了，一會兒，這個故事到底不好，到底太無聊了，難道完全不為讀者的利益着想，不怕讀者的咒罵麼？使不

得，一定不能喪失自己在讀者中的信仰，有多少讀者，在熱烈的期望着他的成就，假使他不顧一切的屈服於生活環境，那是比自殺還要苦痛的。

想來想去，題材還是沒有找着，祇是增加自己的煩燥。紙煙燒近了指頭有點發痛，他再重重地吸了一口，狠狠地將紙煙屁股摔在地下，跑到窗前看雨景去了。濛濛細雨，仍是無休止的下着。有兩隻麻雀在瑟縮地低飛着，大概也是給潮濕壓得太重，飛不高，飛不遠，也找不着食物，祇是在屋簷下，失望的咕咕地叫喊。忽然在對面樓上傳來一陣女人的笑聲，這雨天的笑，使他嚐着一種香甜的滋味。而且他猛然體會着，雨天的笑，這四個字不是很別緻的嗎？一個很好的劇本的題名哦。對了，先有了題目也是好的，不怕沒有很別緻的故事。於是他又快樂起來。

雨天的笑

靈感浮上心來，當然少不了又要抽一支煙，三根煙只剩下一支了。他躺在床上，向着天花板吐着煙圈。吸煙可助思想，這是他自己七八年來的經驗，也許立刻就有一個很好的故事結構起來。一會兒耳邊聽着喊爸爸的聲音，轉眼一看，三歲的小兒子醒轉來了，坐在床上，嚷着要抱，於是立刻笑着抱起來。

「哦！你睡醒了，你不要睡了，是嗎？」

「爸……爸！」

「唔……乖孩子！」在孩子臉子吻了一下。

「姆媽呢？」

「姆媽在樓下帶着哥哥玩兒啦。」

「氣姆媽咯。」三歲的孩子到底口齒不清，湖南腔的上海話到姆媽那兒去，祇有他爸爸才懂得。他又在孩子臉上吻着說：

「那末你自己去，好嗎？」

「不要……不要呀！樓梯浪……浪頭有……」

有奧鳥（老虎）哆！」

「那末你唱個歌給我聽，我就抱你去。」

「不要！」

「不唱我就不帶你去。」

「搖……搖……搖小哇哇，睡到到，（睡覺覺）明

天帶呢（你）氣（去）看道（操）……」

「還有呢？」

「還有嗎沒呢。」

孩子每一次都是一樣，不高興唱的時候，頂多唱兩三句應付應付，再多就沒有了。沒有辦法，祇好帶他下去，同時孩子走了，自己好安安靜靜的寫文章。雨天的笑，是一個很好的題目。走下樓的時候，四

歲的大兒子已經跟着母親上樓來了。在樓梯上，妻偷着在丈夫臉上吻了一下，給大兒子看見了便說：

「姆媽痛爸爸打布，」夫妻兩個，不免同聲笑了。母親在大兒子臉上輕輕的拍了一下，意思是不准他這樣多嘴，接着丈夫便說：

「唔，慢慢的我們接吻的自由都要沒有了。」說着，夫妻母子走進房來，大家臉上都掛着歡樂的笑容。只聽着妻在說：

「我們雖然窮，可是有了這兩個可愛的孩子，什麼痛苦也都消解了。」

「錯到不錯，可是我却給孩子們糾纏着，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這只怪我們太窮了，不然，大孩子正可以送到幼稚園去，那也就少一個麻煩了。」

「那還要你說，假使有錢的話，多請一個老媽子帶小孩兒，又有什麼不好呢？」

「不，我可不這樣想，老媽帶那有在幼稚園裏的好。老媽子帶只會學些不好的習慣。幼稚園裏跟着許多孩子在一道玩，人也要活潑許多。」

「但是你得知道在貴族化的幼稚園裏，你的孩子將來就會養成大少爺的脾氣，你願意你的孩子那樣墮落下去嗎？」

「這……」妻似乎沒有爭辯理由了。可是她還要說：「不過成天跟着老媽子學着下流習慣，又有什麼好呢？」

「但是那比貴族化的幼稚園好。」

「不，幼稚園總要好些，我一定將他送到幼稚園去。」

「好，就依你說，幼稚園比老媽子好，不過沒有錢你還不是白說了的。」

正在無謂的爭辯着，不提防小的一個却將白洋盜的馬桶蓋頂在頭上走來，嘴裏喊着：「巴糖……八刀……」他在學着賣白糖發糕了。這真使母親哭笑不得，連忙搶了他頭上的馬桶蓋，又氣又笑的說：

「真是不得了，怎麼馬桶蓋也拿來玩兒的呢？」馬上給他用藥水肥皂洗手，爸爸却樂得大笑起來。可是一會兒他也氣得狠狠地，原來他發現了大的孩子將他僅有的一根紙煙撕得粉碎撒在墨水瓶裏去了。他真氣得勵害，在孩子的屁股上重重的打了一下，孩子哇地一聲哭了，大發脾氣，索興將墨水瓶翻倒，墨水全淌在稿紙上了。這一來使爸爸氣得

沒有話說，用力就在床一動也不動。累得母親放下小的一個，小心的輕輕地將稿紙的墨水摺着倒回瓶裏，多少還留起來一些，可是那一支紙煙撕碎了却完全沒有辦法。

「墨水打翻了，稿紙糟塌了，最後的一根紙煙，也給撕碎了……」

爸爸真氣得可以在床上重重的嘆氣可是孩子給打了一下屁股却大聲哭着，少不了媽來吆喝一番：

「還要哭，打翻了墨水還要哭哩。快住嘴，不住嘴爸爸又要來打的。」

孩子真是頑強，他愈哭愈利害。沒有法子，還是爸爸出主意，教母親給了他幾個銅板，一會兒使用手背拭拭眼淚，笑嘻嘻地跳着買糖去了。

「哎！最後的一根煙……」

丈夫雖然沒有說完這句話，可是妻却領悟了他的意思。她聽見外面有收買舊貨的叫喊聲，她立刻將小兒子放在丈夫的身旁睡着說：

「你帶他在床上躺一會罷，我到下面去去就來。」接着又吻了他一下，像安慰着一個剛剛哭過的小孩兒似的，忽忽地出去了。無論從那一方面都可得着證明，妻對於丈夫確是體貼入微的。爲了養活一家四口，他是無休止的在寫着。小孩兒白天是拚命的吵鬧着，累得他沒有靜心寫作的可能。祇有在深夜的時間，他以筆尖的聲音伴奏着孩子們熟睡的鼾聲。他的臉是一天比一天的消瘦下去，那額骨下面的兩塊肉簡直就變成兩個深坑。現在他沒有煙抽，對於他幾乎比沒有飯吃還要難受。她很懂

得這一層，所以賣給收舊貨的一堆報紙，不獨是買回來兩包香煙，而且明天的菜錢也有了着落了。

當她走回房裏的時候，聽見丈夫在哎唷哎唷地喊，小孩兒伏在他身上，用力抓着爸爸瘦臉皮拉得很長，而他却一動也不動的忍受着兒子的欺負，只顧叫喊。她看着又氣又笑，忙着把小孩兒拉開，輕輕地打着孩子的屁股罵道：

「你怎麼又抓爸爸的臉……唔？不痛的嗎？就只有這一層又黃又薄的兩塊皮，你還要撕爛麼？」

孩子一點也不怕，只顧頑皮的笑，爸爸也很着笑。她又對着丈夫說：「你也就是死人樣的，真把我氣死了……哎唷，可憐呀，血也出來了！」丈夫不作聲，祇用手在臉上抹了一下，果然有些鮮血沾在手上。沒有什麼可說，還是笑笑地。

這時候，大的一個口裏嚼着糖回來了。小的一個看見哥哥手裏有糖便嚷着要吃，虧了母親說許多好話，騙着哥哥分了一個給他。兄弟兩個都有得吃，大家太平無事，手牽手走出門外玩去了。只剩下媽媽笑着和爸爸說：

「你閉上眼睛。我給一樣東西你。」果然他閉上眼睛，手裏接着是兩包香煙。這當然使他覺得快樂，不過他却要問：

「你那兒又來了錢買香煙的？」

「那你別問，反正有得吃就好了。」

「不，我要你說。」緊緊的握着妻的手。

「我把那一堆舊報紙賣掉了。」免不了二人相對微笑，窮夫妻的快樂便在這種地方表現出來。忽然一陣急速的樓梯響，接着是小孩子大哭的

聲音，夫妻兩個同時嚇呆了，急忙跑到樓梯邊去，原來大孩子跌下樓梯去了。這一下非同小可，母親跳着心臟將兒子抱回房去，一方嚷着「別哭，別哭，」眼眶裏含飽了眼淚，週身檢查受傷了沒有。孩子祇是抱着頭大哭，父親在前額發現一個大瘤，一面給他揉着，一面說：

「跌了這兒，跌了這兒，還好，沒有破皮流血！」
小的一個在旁邊嚇得一聲不響。全屋子裏的人都因着這哭聲跑進來張張望望，就連那平素最討厭小孩的二房東老太婆，也跑來嘆息一通回去。不久，孩子停止了哭聲，迷迷糊糊地在母親懷裏睡去了。她悄悄地將孩子放在床上，自己拿了一條濕手巾拭去了眼角邊的淚痕，丈夫望着她苦笑一聲，一聲不響。她走近丈夫，拿着他的瘦手按住她的

胸部說：

「你摸一摸，我的心還在跳哩。」

「一下不當心便跌交，養大一個小孩兒真不容易。」

「爲了孩子，我們一定得想一個安全的辦法才好。」

只見丈夫慢慢地燃上一根紙煙，妻看着他在吸煙，不免呈露出一絲甜密的微笑。他吐出一口煙來，眼望着桌上一疊空白稿子，連雨天的笑的題目也還沒有寫上。

「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現在正是爲着孩子呀。」他說着便走近窗前看雨景，妻也抱着小的一個站在他背後不作聲。外面仍是下不完的濛濛細雨，死灰色的，低的天空，使妻也厭煩着說：

「這樣的天氣，真是給人討厭。老是這樣氣悶的細雨，索性大風大雨，倒也教人痛快得多。」

「唔，一陣大風大雨之後，便是明朗的晴天了。丈夫在慢慢地說：「不過這要等着霽雨的季节，過後，才會有狂風暴雨到來。」

「爸爸……了了喫啥嘢基呀？」

爸爸順着孩子手指的地方看去，看見一隻麻

雀啣着一點什麼食物，仍是瑟縮的低飛着，一會兒躲進牆洞裏的巢裏去，大概是去餵小麻雀的食物，另一隻就在旁邊叫着，守望着。他想：爲了孩子，牠們盡了最大的力量了。孩子看見麻雀的上下跳躍，不覺拍手大笑起來，於是母親跟着孩子笑，父親也笑，大家都笑，只有空白的稿紙，却靜靜地躺在桌子上，笑不出來。

憂世者

歐陽山

禮拜二那天晚上非常冷。七十二行商報的剪報女職員梁佩珍穿着一件舊的墨綠色方格呢的大衣，緩緩地走到評論兼文藝欄編輯王若愚先生底辦公棹旁邊，悄悄地坐在那里。她底婉靜的姿態像一隻馴善的母貓，兩隻手籠在已經變硬了的袖管裏，輕輕地攔在棹邊上，腦袋彎得很低，鼻孔裏面的水蒸氣噴到那塊墊着綠絨的玻璃板上，使她底表面凝着一片小小的露珠，彷彿她正在扮成毫不在意的神氣窺探什麼東西，遲早會一下子跳起來似地。

王若愚正在跟幾個位置比他低微的同事憤憤地談論一個關於中國雞蛋的問題。他是一個三十七八歲的矮小的男子，頭髮軟而稀少，但留得很長，完全沒有鬚鬚，在他底咖啡色的駝絨棉袍上面，他底小而滑稽的頭好像是隨便插下去的，擺動起來顯出不大堅牢的樣子。爲了英國下院保守黨議員韓倫曾經說中國雞蛋是在可以使人噁心的狀態下產生的，應該禁止入口；而工黨議員勞生又說中國雞底生活程度，

較美國雞爲低那樣的話，王若愚就深刻地評論這個問題了。

「沒有比這再臭的臭架子了！如果我們考察一個女人，自然可以要求她乾淨，從頭髮到腳跟，從皮到心，可是我們不過在講一個雞蛋，而雞蛋連叫化子都曉得是有壳的！——世界上頂乾淨的只有一樣東西，那是綠荳芽。牠一天要洗上一百回澡。好，你們去問問韓倫他自己吧……看他自己是在一種什麼狀態下產生的吧……呵，我真不曉得，你好！」

無意中發現了梁佩珍，他抱歉地向她打招呼。

和王若愚那矮小的身體不適宜地配合着的，是他那把粗大的嗓子。用二樓佈置出來的編輯部，因爲那些編輯人員，棹子，舊報紙堆得太多了，顯得非常灰暗，狹小，而且每逢他高聲談論的時候，這年老的建築物就害了瘡疾似地震動着，好像馬上就要倒塌下來。

梁佩珍用微笑回答了他之後，仍然坐在那里等待着，直到其餘的人都散開了，王若愚揩不起疲倦底重壓似地倒在墊絨的旋椅裏。

「我想問你一篇稿子，是一篇小說稿子，王先生，」她才胆怯地，毫無修飾地說了。這篇稿子是一個署名周英明的人做的，叫做柏基小姐的追逐者，這個姓周的是我底外甥。他告訴我，那是一篇幽默的東西。」
「幽默？」王若愚吃驚地重復着。他用嘴呵呵手指，在辦公棹一個最大的抽屜裏找出那捲稿子，遞了

給梁佩珍。

「頂好你自己拿去看一看。」

他這樣說着，但同時把那捲稿子從梁佩珍面前拿起來，打開牠，用一個忠實的文藝欣賞家底態度朗聲讀起來：

「柏基小姐有一隻狗，不是哈叭狗，不是普達爾狗，什麼狗呢，不曉得。總之是一隻狗，很小很小，小到可以坐在小姐肩上……四隻腳，一個頭，一條尾巴。」

「身上有一塊黑毛，像某國的旗子。」

「牠愛柏基小姐。」

「柏基小姐也愛牠。每天早上和牠接個吻。有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個，有時一年三百六十六個。」

「柏基小姐叫牠的時候叫他，或者我的他，猶之乎別的人喊愛人做小貓，猶之乎別的人喊愛人做小狗，猶之乎……猶之乎……（五十三個猶之乎，略去。）」

「打考而夫她本不覺好玩，而且自問也打不怎麼好，不過這是件漂亮玩藝，幹幹出出風頭，不幹也沒打緊。橫豎化不了幾個子兒，只求自己心眼兒樂，旁的事管她媽的……」

讀到這裏，王若愚站了起來，用手背擦了擦發紅的鼻子，就走到國際欄編輯顧望川那里，補足他那關

於中國雞蛋的意見去了。

「如果已經知道了中國雞底生活程度低，那麼他們應該感覺羞恥的。中國雞底生活程度低，中國人底生活程度更低……可是誰却一時不停地在榨取生活程度那樣低的中國人底血汗呢？蘭開夏底紡織商品要賣給誰去呢？欺負一個弱者是可恥的污點。」

王若愚有一種喜歡抹殺別人意見的癖好。在他所看的評論稿子裏有了特別意見的時候，他常常要給牠們塗掉，因為倘若和他意見相同的話，用不着別人來說，不同的話，却是在發表上完全不可能的。他自己對於任何問題，都發表着可驚地多量的議論。他是一個對於國家大事的熱心，理解力都非常發達的人物，十五年來他曾經給牠們以不斷的注意和關切。他對於帝國主義者和中國人民具有同等的憂慮和寬恕——這，可以用他下面那些話來證明的：

「這自然是，望川，我們七十二行商報底態度一定要慎重。我們賣雞蛋給他們——是做買賣，人家用商業眼光來批評我們底貨色，這件事是無可非難的。就是那種態度來得討厭！比方我們到千代洋行去買紙，我們還不是這種薄，那種脆地左挑右剔的麼？天下的事情真是……」

受着趣味和習慣底自然的支配，到了第二天，他又談別的問題，像暹羅王遜位之後得到失業保險金，或者法國內閣難產之類，把前一天所談論的題目完全忘記掉了。

他底脾氣是可怕地暴躁的。平時他着手找一樣東西找不到，就大力撞上所有的抽屜，或把無論什麼稿子都亂擲在地板上。因此，禮拜四那天晚上，雜役李四來告訴他，有一個叫做周英明的年輕伙子要見他的時候，他底兇惡的模樣幾乎把李四嚇死了。

「王先生，外面有一個人找你。」李四低聲說。

「外面有什麼？」他呆滯地不經心地問着。

「他說他爲了一篇稿子，要找你當面商量。」

「現在，你只要說是一個什麼人，叫什麼名字就夠了！」

「他叫做周英明，他底稿子叫做柏基小姐，他說你曉得他的。」

「周英明，你說那是周——英——明！」

他突然從坐位裏跳了起來，手掌不停地拍着棹子，好像那一邊棹子底筍頭已經鬆開，因而太高了似地，他底責罵的話語裏面混合着大量的涎沫。

「你就是會吃飯，好像越老越懂你了！去看看會客章程，再去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

但是李四有着比王若愚更長久的服務經驗，他知道那會客章程從報館開辦的時候起就不會實用過，所以他就告訴那年輕的來客，假如有什麼事情和王若愚商量，還是寫一封信給他比較好些。

禮拜五，王若愚接到了周英明給他的那封信。信底開頭把他稱呼做「最崇敬的王先生。」以後就向他提出一種要求來了。

「……這個刊物的名字叫做廣東幽默，要幽默什麼人，什麼東西呢，我們並沒有打算，也就是無所謂的……無所謂是我們的哲學。我們反對他媽媽的一股攏總的術語，假正經。我們不用一個我們口頭不說的字眼……恭而敬之的請先生做我們的長期特約寫稿人……我們還想每期稿子都先請先生看過才付印，書局方面望也希望這樣……」

「這一回，世界就這樣子算是完結了！」

他低聲說了，就苦惱地從座位裏站了起來，時時會跌倒似地走到他底同事顧望川跟前，把那封信遞給他看。他渾身都悲哀地緊張着，掌心裏面冒出冷汗。這簡直是一種侮辱，一種威嚇，粗暴而鄙俗的，野蠻而昏狂的，或者是一個投機致富的賤種對待一個安貧知命的正人君子的一種下劣的行爲。他把全身的力氣集中在幾個手指尖，高高地舉到頭上，在空中兇猛地抓着。

「年輕人全做着自己不應該做的事，」王若愚氣喘喘地說了，「又是那樣胆大妄爲地亂來，一點都做不好。」

國際欄編輯顧望川說了一些認真的話安慰他。

「所以怪不得我們看不起那些青年作家，家的他們正該規規矩矩地坐在那里讀一點好的東西的時候，就已經抓起筆來了。你看，現在有幾個康白情，李金髮那樣的詩人，張資平，章衣萍那樣的小說家呢？青年是過於早熟了！」

「早熟就是一種罪惡！」王若愚接上肯定地判斷了，他自己知道他將要說什麼話，而且立意要這麼樣的。他常常研究一切社會的現象，對於太年輕了的青年和太古老了的舊人中間那個不能調和的距離，感到不能遏止的悲痛。青年人用他們自己的浮薄輕佻刺諷他，打擊他，他們時時會獲得社會上某種便利的權力，然後用那種權力去強迫他附和，去使他感到屈辱，把他當做僅僅是一個「還有希望的舊人。」

處在患難之中的人是容易感激的。王若愚委屈地彎着腰，使他底靈魂更接近願望川，低聲地沉痛地說下去：

「我常常這樣想，世界上總應該有一部份人，依着我從經驗指出來的道路，走到真理底境界去的。我底心很軟，看到一個徘徊流蕩的陌生人都會淌眼淚……是我說了什麼不負責任的話，才使他飄泊無依的麼，我不能不這樣考慮一下。青年們跟我們不同活法。一切的青年都是先天地懂得一切的。要建立一個好國家不難，——差不多比修理一雙皮鞋還容易！做起小說來……唉，我簡直說不出來，短短的一行，短短的一段，沒有人生，沒有社會……就好像你，無意中坐在一隻白鴿背上，這樣，你們打算開始去做環游世

界的旅行。——自然，阿麗絲會相信的。……好，現在，我告訴你吧，刺眼的就在這里：他們常常弄點刊物出來。他們要做出文章來給我們看了！他們要開始來教訓我們了！他們一方面要蔑視我們，一方面又要可憐我們了！……」

禮拜一，周英明的柏基小姐的追逐者發表了出來，用六號字體排在那一欄的最末尾的地位上。剪報女職員梁佩珍晚上碰見王若愚的時候，非常高興地告訴他一個消息。

「要告訴我什麼呢，他那個刊物出版了？」

聽見王若愚這樣地追問，她就更加有興趣地把她底敘述加以適當而活潑的渲染了。

「我不曉得他要辦一種雜誌，完全沒有聽他講過這回事哩。但是他，這小傻子的確給王先生鼓勵得發起狂來了。爲了他那篇文章發表出來，他買了一份七十二行商報供在神樓上面，又做了一棹菜來慶祝他底成功。在吃酒的時候，他很自負地宣佈出來，下一個禮拜他就要到上海去開始他底賣文生活了。他真是去去的，什麼東西都準備好了的。——這真是嚇得我害怕！我說，他真是有點太過驕傲自己的才能了！不過他今年才二十四歲，看看樣子，倒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的呢……」

「他自然是會成功的，——那篇文章……」

「我從頭到尾都看過了！」梁佩珍奉承地敏捷地接上說。「或許我有點偏心吧，我覺得他寫得那麼

活潑，跳動，明確，新鮮，簡直把那麼樣子一個小姐，活生生地刻畫出來了。我說得不會太過份麼？」

王若愚望望她，搖搖頭，冷冷地笑了一笑，說：

「他自己呢，有什麼意見嗎？」

梁佩珍感激地點了一點頭，謹慎地回答他。她兩個大而乾枯的眼睛跟着活動起來了。

「是的，他對於文學有一種認識。把他底作品叫做大衆文藝。什麼？好像是——側面描寫的大衆文藝。他說不出五年之內，全中國的文藝作品都會變成這種樣子的，他正是爲着這種變換努力。現在，他已經開始在寫一個規模比這個大一點的長篇了。」

「寫一個長篇是很好，很難得的一件事。」王若愚用手背擦了擦鼻子，結果這樣簡單地回答了，隨後他們就談到別的事體。這一個禮拜一的晚上，他們兩個人都覺得有點不同的地方。王若愚使力提起自己的脚步在所有的棹子前面走着，要做出輕快的樣子，對那些平時不大來往的同事說了許多話，而且任稿紙上面寫下許多錯字。梁佩珍一面剪報，一面在思量對報館表示好意的辦法，想出一種比較便利快當的工作方式或者別的什麼。

愁春

周楞伽

夏天的薄暮時分。

××縣立女子中學才放了課，從校門裏擁擠着走出許多白衣黑裙的女學生來。像蝴蝶兒一樣的，翻地分散着竄進各街各巷裏去。街路上頓然增添了許多活氣，行人的眼光差不多都被吸引住了。

其中有一個少女，帶着與衆不同的步伐，急促地走着，健康的臉上泛着桃紅色，口裏微微喘着氣，胸部一起一伏的鼓動，這些都顯出她心頭正隱藏有一種神祕而熱烈的願望。她走着，眼珠都不向兩旁瞬一瞬，她的整個情感彷彿已全做了願望的奴隸了。

忽然，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她後邊叫了起來。

「愁春，慢一點走呀，我有話和你說呢。」

這聲音，還沒有得着回答，立刻就被另一個聲音冷冷的打斷了。

「你叫她做什麼？她這時正急於要去見她的表哥哩，那里還有工夫來理會你！」

愁春很清楚的聽見這些話，但她並不作聲，她只是急促地走。陽光快要落下地平線去了，從西天反射出緋紅的霞彩，正如她健康的臉色一樣。她抽出一條手帕來，輕輕拭去了額上和鼻上的汗珠，一陣涼風從她腋下吹過，使她的身體感覺鬆爽而又疲倦，她不禁想起了家中所有的一切：鋪着蓆子的竹牀，熟識的笑臉，新穎而有趣的許多問題，她的脚步走得更急促了。

到了家，來不及放下書包，首先便向坐在堂屋裏的母親發問：

「媽，表哥來了沒有？」

慈愛的母親是早已窺破了女兒心頭的祕密，但這時却似乎不欲助成她的願望似的，微微把堆滿着皺紋的頭搖了一搖。

「還沒有呢。」

愁春啞然了，經過了一度急促奔馳的脚步開始起了反動，懶懶的幾乎舉不起來。她低下頭，失望和懊喪同時壓到了眉梢上。她勉強走進自己的房裏去，重重的在桌上擱下了書包，便把身體埋在一張椅子裏。桌上放着一本書，淡藍色的封面上，標着四個黑色的大字：「歷史哲學」書角上還有一個英文簽名。

式，那末一個字是 Yang。

愁春無聊地把書頁摺着的地方翻了開來，腦裏却不住的在構思着往事。那書上印着的黑的字，新的名詞，「矛盾」「邏輯」「真理」，往常曾引起她的智慧和趣味來的，這時却只在她的眼前搖晃着，始終走不進她的腦神經。漸漸的，這些字和名詞都消失了，從書上浮現出一個熟識的臉來，向她微微地笑着。她的心止不住卜卜的跳了兩跳，頭輕輕俯了下去，嘴唇便和書頁密接了起來。

一聲嘆味的笑刺破了房裏沉默的空氣，使得愁春的意識從情慾的支配下醒轉，她本能地回過頭來。突然的，幾乎可說是意外地，她發覺那浮現在書上的熟識的笑臉，開始移到了她身後，在她的面前，站着她期待已久的表哥。

愁春的面頰紅得和胭脂一樣的了。

「表哥，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

表哥微笑着，眼光不住在愁春身上打量。忽然，他一伸手，把桌上那本書攥在手裏，向房外走去，一壁又對愁春招了招手。

「春妹，我們到外面來談罷。這房裏悶得很呢！」

愁春不自主的移動了她的脚步，她覺得，表哥的每個語音裏都隱藏有一種力量，這力量，足以使她不

得不服從他的命令。

兩個人並着肩，在院子裏的竹牀上坐下。四圍非常寂靜，只有牆角植着的幾盆花，隨着風，向他們點頭微笑。天是蔚藍色的，偶而有幾朵薄薄的白雲從他們頭上流過，暮色已把這院子籠罩在一團澹靄裏了。

愁春從以往的經驗裏，揣想着她表哥的動作，怎樣把書頁翻開，怎樣和她講說這世界的生成流動，矛盾互關，一切爲她所沒有接觸過的新的知識。但表哥今天却好像另有心事似的，他並不如愁春所揣想的做，只是把眼注視在愁春臉上，這反使愁春覺得羞愧了，同時她也希望表哥能說出一些合於她心願的話來。

「春妹！」表哥說話了，他的聲音永遠是非常柔和的。「聽說你這學期要畢業了，下半年作什麼打算呢？」

愁春低下頭，心微微的顫抖着，身上感到一種躁熱。表哥問這話的用意她是很明瞭的，但她並不想避免他的試探，而且這試探也正爲她所希望。她徐徐把眼光移注到地面去，故作不在意的樣子說：

「我想升學，到上海去升學，我已經和母親說過了，她也很贊成的。」
表哥輕輕噓着氣，臉更靠近了愁春一些。

「是這樣的嗎？那麼，以後我們在一處的機會就更多了。」

愁春感覺到表哥身上的體溫和他口中所噓出來的熱氣，這些就像正流動在這院子裏的柔和的六月晚風一樣，觸在她身上，使她的身子輕飄飄的，鬆爽而又舒適，同時也更覺疲倦。她勉強抬起頭來，望天空中那幾朵淡淡的白雲，夜幕是已逐漸的在展布開來了。

表哥微笑着站起身，把手裏的書放在竹牀上，又着手在院子裏漫步着。他的軀幹是修長的，健康的臉上常浮着一些和藹的笑容，即使是在他盛怒的時候，人們也不容易從他的臉色上看出來。這樣一個具有着十足男性美的人，誰都不相信他的心裏是會毫不存有一些利己意識的。

愁春默默的望着表哥，眼光不住隨着他的身影在整個院子裏打轉，想到一刻前在房裏的舉動，她的臉不禁又紅熱了起來。

表哥又站到了愁春面前，同時一些更柔和的話語，也從他口裏發出了。

「春妹，我祝福你有一個光明幸福的前途。雖然我對於現代的教育制度是根本的懷疑着，但我想，這也許無礙於你的。你一定能夠記着我們肩負的使使命，和我們生存在這世上的意義。」

聽了表哥這樣說，愁春不禁暗暗有些慚愧，她覺得表哥對她的期望太高了，像她這樣連表哥的十分之一人格都沒有的人，實在不足以副表哥這期望的。

天暗了，晚風從院子裏吹起，牆角裏的幾盆花搖擺着，向他們微笑。黃昏的影子輕輕的從上面覆下來，

遮蓋了地上的一切，也遮蓋住他們的身影。

「春妹，我回去了。」表哥握住了愁春的手說。

愁春覺得有一股熱力從表哥的掌心裏出來，鑽進她的體膚，鑽進她的神經中樞，使她的腦筋整個地蒼亂着，說不出一句話。她機械地把表哥送出了門，直到他的影子將近要消滅在黃昏的陰影裏時，她才突然記憶起一件事，而大聲的向前呼喚着。

「表哥，你回來。」

表哥又回到她面前了，他帶着一種惶惑的笑容向她問：

「春妹，什麼事？」

愁春的臉又有一些紅了，她輕輕的說道：

「沒有什麼，我知道你也要到上海去，不過你可能稍待一下，和我結伴同走嗎？」

「這正是我所希望的。」表哥微笑着說，他如今對於這年輕表妹的心事，已經完全明瞭了。

愁春癡癡的站在黑暗裏，望着黑暗吞沒了表哥的身影。她想像着，她將要從一個舊的世界跳到新的世界裏去，在那個世界裏，充滿了的是美滿，甜蜜，幸福，快樂，青春的花朶，新鮮自由的空氣。於是，她的眼前便恍惚閃過了一道光線，是新的活躍的生命之光。

七月中旬的一個早晨，當溼霧還沒有被陽光驅散以前，一艘內河小火輪「嗚啞啞——」的拉着回聲，衝破了四圍陰鬱的空氣，離開這古舊的縣城向前駛行了。

愁春和她的表哥對坐在船上的一間房艙裏面，默默的，誰都不說一句話。有時眼光偶然相觸，各人的面上便都不禁浮出一絲微笑。他們的目的地距離行程還遠，但他們的心却都很熱，雖然彼此的心理是各不相同的。

外面不時有機器震動的聲浪，和雜沓的脚步聲喧騰的人語聲傳進來，這些和艙裏靜默的空氣，成了一個絕好的對比。可是也就因為艙裏的空氣太靜默了，各人都感覺有些倦怠，懶洋洋的只想把自己的身子在艙板上平放下去。

愁春蹙着眉，把手支住了臉，眼光無意識的落在表哥身上，旅途的苦悶像一層烟似的籠罩住她活潑的心靈。她很想對表哥說一些話，却又不知從何處說起。只好站起身，走到艙口去，眺望岸上的風景。

船很堅定的在河中向前進展，混濁的河水經不起船的衝激，起着巨大的波浪，拍擊到堤岸上去。太陽從雲中透露出半個臉來，照射在岸上田野裏，一切新生的植物都在陽光中活動着。岸上偶然有幾個拉繹的快班船夫走過，曲着背，口裏喘着氣，有一些微風在送着他們，好像安慰他們的勞苦似的。

愁春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一樣，心裏還是一些計較都沒有，面却已對着人生的旅途了。她不知道未來的日子將給予她的生命以什麼東西，她只感覺這漫長的途程的可怕。在這人生的途上，正不知埋伏有多少荆棘，等待她去開闢。單就這一點，便將費去不少力量，何況還臨着這樣一個劇烈變幻的時代。她不禁有些畏怯了起來，但不久又失笑自己的懦弱，這一段途程是終於不免要走的，不要說自己還有着同伴，就是沒有同伴，只一個人也應該邁步前進。在這時代中的新女性，是應該和男性一樣，負起創造新世界的使命來，而不應該有一些畏怯的意識存在。

想到同伴，愁春不自覺的回頭看了艙裏的表哥一眼。表哥是已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躺在艙板上睡熟了，鼾聲很停勻的從他鼻孔裏出來。一匹青蠅停在他鼻樑上，使他那一處地方的神經不住起着抽搐。這形狀，使愁春忍不住要笑，她勉強嚙着唇，輕輕掩上艙門，仍舊坐到她原來的座位上去。現在，籠罩在她心上的不僅是苦悶，而且還帶得有一些寂寞。這一種寂寞的感覺是無法排遣的。艙外，重濁的機器聲，和嘈雜的人語聲，脚步聲，仍不時傳進她耳鼓裏來，愈顯得這艙裏靜默空氣的難受。她只得也在艙板上躺下，從行篋裏取出一本「婦人與社會」來讀着，藉此消遣這漫長的旅途的倦怠。

表哥是直到日中時候方才醒轉，他揉着眼，望到躺在對面的愁春，不禁笑了一笑。這一睡，彷彿很有益於他的身體，他挺立着，倦怠的神色完全從他臉上消除了。

愁春拋開書，坐起身來。她的心輕輕跳躍着，她很盼望表哥能和她談一些話，好使她忘却了時間的沉悶和旅途的寂寞。

果然，表哥開口了，但只是很平凡的一句問話。

「春妹，你餓了嗎？」

愁春搖搖頭，她有些失望，却仍在期待着。她回過頭去，望放在檯板上的那本書，她的眼光幾乎可說和表哥同時的落到了書上，表哥一伸手便把書取了起來。

「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他低低地說着：「這確是一本好書，但內容似乎太繁重了點，你不覺得厭倦嗎？」

愁春的臉紅漲着，她低下頭，呼吸很迫促，眼光却不時溜到表哥捧着書的手上去。她希望能借這書作一個談話的引子，雖然同時她也感覺到幾分未能完全了解書中旨趣的羞愧。

表哥從書上抬頭瞧了愁春一眼，像已窺破了她的心事，他微笑着，在她身旁坐下，開始用他那柔和的聲音，和她說起話來。

「春妹，我有一句話要問你，對於現代的婚姻制度，你抱着什麼一種見解呢？贊成那新的自由的，還是那舊的買賣式的？」

愁春想不到表哥會提出這一個問題來，她直覺着表哥是仕向她試探。她心裏雖很想回答他，可是一種本能的羞恥意識却使她囁嚅着說不出一句話。她的臉漲得更紅了。

表哥却不曾理會到這些，他是和他的自信心使他覺得他一樣嶄新的人物，而忘記了彼此思想程度的差別。他繼續向她問道：

「怎麼樣？你到底贊成那一種制度？」

愁春勉強抬起頭來，望到閉着的艙門，和艙裏靜默的空氣，她的心才稍微安定了一些。不過態度却還是不大自然的。她微帶愠意的說道：

「這還用得着問嗎？除了那些頑固落伍的人物，又有誰能贊成舊的買賣式的婚姻制度呢？」

表哥幽默地笑了，眼光有意義地注視在愁春臉上。

「這樣說，你是贊成新的自由的婚姻制度的了。然而據我看，新的又何嘗是可以贊許的呢！」

這話使愁春矍然地一驚，她捉摸不出表哥的命意所在，既然對新的和舊的都不贊成，那除了根本反對婚姻制度，便是贊成兩性間的靈的結合，所謂精神戀愛的了。這使她不禁發生了一種趣味，她覺得表哥的思想到底是和常人不同的。現在，她羞恥的感情已完全消滅了，她好奇地問道：

「表哥，你是主張兩性間的關係應該終止於戀愛而不該終止於結婚的嗎？這確是一種好的主張，不

遇……」

表哥笑着把她的話攔住了。

「不是這樣的，我並不願意矯情，硬要把慾望從人身上分開。我是主張靈肉一致的戀愛的，但不贊成結婚，更不贊成什麼結婚的制度。」

愁春驚得呆了，她生平還是第一次聽見這樣大胆的說話。不贊成結婚，同時又不主張戀愛偏向於靈的單方面，這到底是怎樣一種理想呢？在她的腦裏，很快的閃過一個私生子的形象，這使她幾乎從艙板上直跳起來。她不自覺的喃喃地說道：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罪惡！」

表哥的臉色突然轉嚴肅了，他加重了聲口，沉着地說：

「不，這不是罪惡。却是最幸福最神聖的一種結合。人都要求着自由，爲什麼人的慾望偏要受限制呢？結婚，這無異是一把道德的枷鎖，她使人牢守着一個夫妻的名義，不能自由發展彼此的慾望，這實在是不合理的。你只要看近來離婚率的增高，便可以知道人類的慾望是怎樣和這制度起着衝突了。我們都是新的人，應該從事新的結合，對於這不合理的結婚制度，不論是新的和舊的，都要澈底的打破牠。」

愁春懷疑地望着表哥，他覺得表哥這話固然自有理由，然而這理由也並不缺少可以指摘的地方。現

在她的趣味更濃厚了，這樣的談話可說是她一生中未曾有過的。她的好奇心衝動着，使她忍不住繼續向表哥發問：

「那麼，在這結合下面所產生的兒童，又怎樣處置呢？」

「這自然是歸國家公育了。」表哥冷淡地說。

愁春不禁搖搖頭，她覺得表哥的話太理想化了，這樣的社會在目前決沒有出現可能的。她呆呆的望着表哥，不知道該對他說什麼才好。表哥的理想正和他的人格一樣，是偉大的，但在這偉大中，她却被迷惑了。她勉強避開表哥的眼光，側耳去聽艙外，艙外仍舊混合着各種雜亂的聲響，同時船上的回聲又雄糾糾地長鳴起來，表示船已將近抵埠了。

表哥忽然放下書，熱情地握住了愁春的手。

「春妹，你同意我這話嗎？如若是同意的，那我們不妨就從事於這一種結合，首先對目前的社會樹起叛旗來罷。」

愁春這時才明瞭表哥先前說那些話的用意，不過是爲想引出他對她的這一步希望。這雖是她私心竊願的事，可是一旦成爲事實時却不由她不羞愧了。她低下頭，臉上覺得火辣辣的，未來的幻象一幕幕的在她眼前展開，這其間到處都充滿了幸福和美滿。她不能拒絕表哥了，她只有默默的接受着。

在這默默的接受中，愁春深深的感覺到表哥愛力的偉大。

三

終於，他們到了上海。

愁春的升學目的達到了，她開始考進了一個有名的男女同學的最高學府，在學校的宿舍裏住了下來。

新的生活，新的環境，使她在初時很覺不慣，但漸漸的她便把她的心情改變得和生活環境適合了。尤其使她愉快的是，她竟在女同學裏面結識了幾個情投意合的伴侶，減去了她生活上不少寂寞。

在這些時間裏，表哥每星期都要來探望她一次，她也很盼望他到來，因為這可以使她的生活得到一些調劑。但同時她也有些不滿意表哥，表哥不知怎樣，總不肯帶她一同出去玩，使她領受一些都會的熱鬧和趣味，這是她活潑的心靈所最感覺忍耐不住的。

人們總喜歡幹一些無意識的事，很久以前，在學校裏便流行着一種皇后校花的名稱。愁春進校以後，因為她的姿色生得美麗，於是這皇后的稱銜，便很快的落到了她身上。這在愁春，未免有些受寵若驚，但因為虛榮心的支配，她也並不反對人們這樣稱她，甚至有時還從這名稱上，發生一種驕傲和快樂的心理。

是在一個炎熱的天氣，愁春被一些繁重的功課累得周身都淌着汗，心上非常煩躁。好容易捱滿了鐘

點，急忙從課室裏走出來。這時，天已近暮了，柔和的風微微的吹拂着，使她通身都覺得涼快。因為貪圖多享受一些這涼快的感覺，她暫且不回到宿舍，轉迎着校門外的郊野走去。

在校門口，她遇見了兩個男同學，用獵犬似的眼光向她注視着。這眼光，她近來已是很熟習的了，所以也不在意，泰然的從他們身旁走過。但隨即她便從後面聽到了他們的談話聲音。

「哈囉！我們的皇后真美麗！」

「不知道誰有福氣做她的皇帝哩！」

這些話，愁春很清楚的聽在耳裏，她有些羞愧，同時也引起了一些悲哀的情緒。人們始終賤視着女性的人格，好像離開了男性，女性就沒有立足的可能似的。尤其是到這校裏來了以後，這種庸俗的觀念幾乎可以從每個人身上找到，甚至還有一些女同學們，在羨慕着那些不惜降低自己人格去取媚權貴的女性。這現象，使她很是痛心，雖然她自己一時也不願拋棄那受人尊敬的皇后的稱銜。

她獨自在郊野裏徘徊着，新鮮而又充滿了養分的空氣，不住在她周圍流動，微風把行道樹上的葉子吹得憂憂發響。遠處林梢間掛着一些霞彩，幾隻倦飛的歸鳥懶懶的拍着翅膀，向樹林間飛去。使她的心頭很感到一些淒涼的况味。

這時，忽然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她後邊叫了起來。

「密司柳，你也在這裏嗎？」

愁春急忙回過頭來瞧，她認識那站在她面前的，是她新結識的女同學張瑞芳。這是在所有的同學中最對她表示懇懇和好意的一個。遇事都肯詳細指導她，她也很喜歡同她親近。但現在她却不能用平時的態度對待她了，因為她發覺在她的身邊，正站着一個瘦長的青年，這是她所不認識的。她很有些不安，勉強「哦——」了一聲，算是對這招呼的回答。

瑞芳却很得意的笑了，她指着愁春，向那瘦長的青年說道：

「讓我來和你介紹一下罷，這就是我們校裏的皇后，柳愁春女士。」

愁春很有些不快，覺得瑞芳不該胡亂把她介紹給不相識的異性。但當瑞芳回過頭來，向她說「這是我的兄弟瑞甫」時，她却又釋然了。她起初還疑心瑞芳和那青年一定有一些特殊的關係，直到這時才明白他們的關係原來不過是這樣的，這使她覺得好笑，同時也不禁有些侷促起來。

那名叫瑞甫的青年有禮貌地向愁春鞠着躬，他的舉動很是文雅，一望而知是在上流社會裏面出入慣了的。一種紳士的丰度深深的在他臉上刻劃着，眉目間頗帶得有一些風流自賞的樣子。雖然身上並不缺少那些平常男子的俗氣。

愁春紅着臉，向瑞甫點點頭。這還是她第一次和陌生的男性交際。她覺得他沒有表哥那樣英俊，但也

不十分討厭，三個人一同在草地上漫步着，瑞甫不時找出一些話來和愁春說。他問她喜歡那一種娛樂，會不會跳舞，有沒有到公衆集會的地方去過。他彷彿是一個有豐富的享樂經驗的人，說的話句句都打在愁春心上，挑撥得她的心卜卜的亂跳。她有些羞愧，覺得自己枉負了一個皇后的頭銜，竟連一些平常的娛樂都沒有享受過。在被問得急了時，她只好囁嚅地實說了一切，言下頗透露一些對另一種生活的羨慕意味。這正給了瑞甫一個機會，他立刻邀約她明天出外去遊玩。愁春雖覺得不應輕易答應一個初相識的異性的要求，無奈敵不過慾望的誘惑，便也只得應允了。

他們又談了一會，才各自分手。在歸途中，愁春細細把表哥和瑞甫兩人作着比較，她覺得他們都有着一種優點，表哥是理想的，瑞甫則是現實的，而現實較理想似更透着可愛。她的心開始有些動搖了。

下一天是星期，學校裏沒有課，愁春無聊地把自己的宿舍整理了一下，便獨自坐在窗口，向窗外的天空眺望。想到下午那一個約會，她的心不知飛越到那里去了。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在平常時候，每逢星期這天，她首先盼望的便是表哥的到來，現在她竟沒有這種盼望的心情了。那另一個事實，在誘惑着她，她反願他今天最好不來，以免使她不能享受那從未嘗試過的樂趣。

然而宿舍裏的老媽子却已站在她門前，照例用她蒼老的聲口說了。

「柳小姐，有一位先生要見你。」

愁春懶洋洋的站起身來，走到會客室裏去。在她眼前站着的果然是表哥，他那修長的身材，英俊的容貌，一切都還依舊，但她却不知怎樣，對他沒有從前那種熱情了。她很勉强的笑了一笑，便和他在會客室裏對坐了下來。

表哥似乎沒有窺破愁春的心事，他仍舊用他平常的洒脫態度和她說着話，這些話不用說仍是充滿了理想，要使這世界來遷就他個人，並不惜把這理想的頭腦移植到她身上來。若在平時，愁春也許會被這些理想的話引起趣味，但這時她的心裏正充滿了現實的享樂觀念，所以這些話聽在她耳裏，不但格格不入，而且還使她非常討厭。她雖不便阻止他，眉峯却已止不住打上好幾個結了。

在這閒談中，表哥彷彿記起了什麼事，眼光注視着愁春，開始詭秘地笑了起來。

「什麼？」默默地坐在一旁的愁春，被這笑聲引起了注意，忍不住詫異地問了。

「哈！我還沒有恭賀你呢！你竟做了皇后了！」表哥狂笑着，從身邊取出一張畫報來，遞給愁春。那畫報上登着愁春的一張照片，旁邊還有一段關於皇后什麼的記載。

愁春接過畫報來看了一看，她的臉部立刻泛上了紅暈。她認識這照片是一星期前瑞芳來和她交換了去的，在交換的當時，她確實想不到她會有這特殊的作用。現在想起前事來，她反不禁有些佩服她的深心了。

「Hello! Our Queen!」表哥含着譏諷意味的說，眼光輕蔑地注視在愁春臉上，他顯然是非常厭惡這現實社會裏的人們慣喜歡做的一切無意識的舉動。

但愁春却佛然了，她有些暗恨表哥這種輕蔑的態度。報上的記載是正投合她的虛榮心的，她所希望得之於旁人的是恭維而不是譏諷。她想：如若這時在旁邊的不是表哥而是瑞甫，則說的一定是另一種的恭維話，足以使她聽了快樂的。她更有些厭惡表哥了，索性裝做看報，不去理睬他。

在這種場合下，表哥自覺不能再留了，便快快的立起身來，和愁春作別。

愁春勉強把表哥送到會客室門口，便携着那張畫報，回到宿舍裏去，躺在牀上，細讀着那一段關於她的記載。她的心彷彿浸在蜜缸裏一樣，那一個個字裏好像都含得有一些蜜味，她不禁有些沉醉了。

午後，瑞甫來了，愁春愉快地修飾了一番，便和他一同到外面去。

他們先在公園裏走了一會，接着又到電影院，跳舞廳，各種官能享樂的地方去作了一次巡禮。那些宏偉的建築，那些喬皇典麗的裝飾，使愁春目眩口張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她覺得都會的人生是奢侈的，而趣味也就包藏在這奢侈中間。現在，她才開始感到青春的可貴了。

這一天，是愁春最快樂的一天，她恣意享受着都會的趣味，直到晚上，才由瑞甫用汽車送她回宿舍去。在車中，她忽然想起那畫報上的一段記載來，忍不住向瑞甫詢問。瑞甫却不說什麼話，只向她作了個會心

的微笑，表示這正是他所弄的玄虛，這使愁春於興奮疲倦快樂這三種錯雜的感覺之外，更帶得有一些感激他的情緒了。

就從這一天起，愁春的素來被表哥整個佔據的心中，開始有了瑞甫的身影。

四

光陰過去得很快，轉眼又是秋末冬初了，在這幾個月裏，愁春的生活始終是渾沌地過度着。她不但忘記了時間，而且還忘記了她的生命。她所知道的，只是怎樣白熱地享受着都會的樂趣，從尖端一直到最尖端。

功課是無形的被她拋棄了，除了隨班上課以外，她從不想展開那些課本和講義來觀看一下。自然，一個少女的青春是尊貴的，怎能任意浪費在學分和課卷中呢。她終日所講究的，是眉毛應該怎樣畫，口紅應該怎樣塗，服飾要怎樣才算摩登而不違反時代性。總之，她心心念念所不忘的，不外乎怎樣把她的生命去迎合世界，使一切世俗的眼光都來贊美她。

瑞甫是每天都伴隨着她，在一切享樂的事上，他和她幾乎是形影不離的了。他慫恿她去學習跳舞，說這趣味是非身當其境的人不能領會的。對於這提議，愁春也很表同意，她覺得做了一個摩登女性而不會跳舞，似乎是一件可恥的事。雖然在下了決心以前，她也有些不安，恐怕這消息被表哥知道，將要引起他更

劇烈的譏諷。可是，這不安，總敵不過事實的誘惑，她終於祕密地進了一家白俄所設的跳舞學校，開始在每晚學習起「狐步」「湯戈」「華爾斯」來。

現實把她造成了一個現實的人，過去的一切生活，似乎已都被她遺忘了。

在這些時間裏，表哥也會來探望過她幾次，但每次總不過淡淡的說幾句話，便分別了。現在，他對於她，是整個地失望着。他覺得她的脚步愈走愈向趨現實，同時也離開他的理想愈遠，使他很難找出幾句可說的話來和她說。爲了避免相對作乏味的沉默起見，近來她這里已很少有他的蹤跡了。

愁春却並不把這些瑣屑事放在心上，她自有她所覺得幸福的生活，一個現實的享樂的場合，便足以使她忘懷了一切。她如今的心情已和從前全不相同了，她只是耽享着從狂歡中所發生的趣味。

不過有時從狂歡的生活中，回到冷清清的宿舍裏來，當一切都寂靜了以後，她躺在牀上，便不禁要想到過去的生活，想到表哥，覺得她現在是墮落了，太把生命浪費了；於是，懺悔的情緒便開始從她心中流露出來，同時也使她猛想起表哥已有許多時不來了。她屈指計算着和表哥末一次會見的時間，那似乎還是一月以前的事，有這樣久的時間不來，不用說他是已明顯地表示了對她的不滿。她悔恨着，但也無法可想，因爲表哥從不會向她提起過他的住址。她只希望表哥也許會原宥她的錯誤，再來探望她。

然而表哥却終於絕跡不來了，從某一些同學的談話裏傳來的消息，則似乎表哥的生命也已發生了

問題。有許多青年，常常會在有意無意間，蹈上社會所埋伏的危機，表哥也就是這其間的一個，他的眼望着天邊，但他的脚步却陷進了陷阱，做了危機下的犧牲者了。

初次聽到這消息時，愁春像被暴雷所震一樣，癡癡的說不出一句話。她很快的想到了過去的一切。可紀念的夏夜，船中的一番談話，以及表哥的熱情的微笑，和對於她的過分的期望。這些到了現在，已都變成了陳迹，永不會再回到她身邊來了。只要一想到這上面，她的心就忍不住隱隱的作痛。她伏在宿舍的牀上，瞞着人，盡情地哭着，淚珠如線似的落到枕衣上去。往日使她愛慕的現實，現在已成爲她憎惡的對象了。她決心要做一個新的人，離開散文一樣醜惡的現實，重新走進詩一樣美麗的理想境界去。於是，她便出去買了許多表哥從前介紹給她的新書來，用心地研習着。當宿舍裏的老媽子向她報告瑞甫的來訪時，她毫不遲疑的吩咐她去對他說，因爲某種關係，她暫時想不再和他見面了。

不過這興奮只是一時的，興奮過去以後，她又漸漸對這一種生活感覺不滿起來。她覺得自己的理想固然是美好的，不過這理想終於只能成爲理想，事實把她的行動限制着，使她永遠不能和她的理想一致。同時，那些書籍的陳義過於晦澀艱深，也使她感到一種苦悶。她的心不禁又躍躍然的，懷念起過去的狂歡生活來了。

學期將要完結的一個星期六晚上，愁春正在燈下埋頭研究一本社會學的書，忽然眼簾上被兩隻軟

繾繾的手蒙住了，接着，撲哧一聲笑，手放了下來，在她的面前，便現出了瑞芳熟識的容貌。

「啊！好用功！我們未來的女學士。」她帶笑地說。

愁春的臉不禁紅起來了，她直覺着她是代瑞甫作說客來的。

瑞芳很簡單的說明了來意，果然是代瑞甫約她去觀電影，不過邀約的口氣很不尋常，似乎有使她非去不可之勢。

愁春也正覺得自己近來的生活太單調，很想改換一下方式，所以並不拒絕，欣然答應了瑞芳和她同去赴約。在車中，她開始起了個奇特的意念，想試試瑞甫的思想有沒有和她合轍的地方。她現在已把固拒他的心情，變成延攬了。

於是，一切被她拋撇了許久的娛樂，便重又笑臉相迎的回到了她身邊。瑞甫尤其與高彩烈的歡迎着她。他問她爲何拒絕和他見面，並申訴他對她的渴念。她勉強支吾了一陣，最後抓着一個機會，便向他問道：「你以爲歷史的進展，是依着什麼規律的呢？」

瑞甫似乎想不到她會有這樣的考問，停頓了半晌，才搔搔頭說道：

「大概是依着循環律的罷！」

愁春不禁失笑了，她懸着一個「矛盾律」的標的，不料竟得着個「循環律」的答案。但同時她也不

由得有些感慨。她想，歷史有時也許真的是依着循環律進展的能，要不然，怎麼眼前這一個時代，會相同於過去那一個時代呢。

她失望了，但失望中還不無存有幾分希望。

第二天，瑞甫再來約她同去作某項娛樂時，她便把從前表哥送她的那本「歷史哲學」取出來送給他，並把那個 *Her* 字擦去了，換上她自己的簽名式，她是非常希望另外有人來和她作共同研究的。

然而事實所給予她的終於只有迭次的失望，瑞甫雖常在她面前稱贊這本書的內容，但愁春一聽他的話，便知道他並沒有看過這本書，更不要說接受書中的思想了。她很明白他說這話的用意，不過是想獻媚她，取悅她，這很使她覺得不快。雖然同時她也沒有勇氣拒絕和他親近。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愁春的心理也一天天的起着變化。最後，不知是在怎樣一種微妙的心理下，她居然又漸漸的和現實的享樂生活接近起來了。表哥的滅亡在她彷彿是一陣風，這陣風很快的就吹過了她身邊，她開始有些討厭起那艱深晦澀的思想來。現實第二次把她造成了個現實的人，她的心情又回復到和表哥沒有滅亡前一樣的地位了。

是在一個陰曇的早上，宿舍裏的老媽子在她門外輕輕的叫着：

「柳小姐，那位張先生又來了，他說要見你。」

「告訴他，我馬上就來。」這樣說了以後，愁春忙不迭的坐到桌前去，把粉奩脂盒亂擺在那本厚厚的「婦人與社會」上，便開始對鏡整理起她的晨粧來。

「創作」創刊號要目列左

- | | |
|----------------|----------------|
| 趕路……………沙汀 | 徵婚……………白塵 |
| 戀愛神聖主義曲……………屈軼 | 過節……………葉聖陶 |
| 三等車上……………周文 | 城裏的吳山……………郁達夫 |
| 兩面人……………征農 | 音語……………子愷 |
| 小事件……………蘆焚 | 亡友的手冊……………靳以 |
| 姑母……………周楞伽 | 第一夢……………歐陽山 |
| 忙人……………祝秀俠 | 飯……………徐懋庸 |
| 雨……………王余杞 | 病中瑣記……………萬迪鶴 |
| 葉伯……………奚如 | 并州士人……………曹聚仁 |
| 暮歸……………臧克家 | (以及小說散文書評木刻多篇) |

彼此彼此

——獨幕喜劇——

陳凝秋

時：春天的早晨八九點鐘。

地點：上海。

人：男女，年二十四五歲。老太婆，五十多歲。

景：二層樓的前樓，正面向南的窗子，窗前は寫字台和一個圓椅。寫字台上零亂的堆着些報紙，書籍。正中放着一個馬蹄錶，錶旁是一張女主人的照片。窗台上的花瓶裏插着幾枝乾花，此外還有些茶杯，暖水瓶，墨水壺之類的東西，橫七豎八的弄得這一堆，那一堆。

彼此彼此

屋子右邊是門，門外有通上三樓的樓梯。進門的地方有個衣架，掛着睡衣和隨時穿換的幾件衣服，衣架旁放着兩隻大箱子，箱上也堆着衣物。箱子前面擺一個大沙發。左邊迎門立着屏風，屏風後是床，床上的被褥鋪得整整齊齊的，床下放着一雙女人的拖鞋和一雙男人的拖鞋。屋裏的一切陳設都是簡陋零亂的，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窮文人的家庭，這家的女主人不是很懶就是常

九七

常不在家。(幕啓後空場片刻,只見晨風吹動窗簾,陽光斜照着窗子的一角,窗外響着

上海弄堂裏特有的一些嘈雜的聲音。)

男:

(輕輕推門進來,面帶愧色,鬼鬼祟祟的放下衣帽,坐在沙發上疲倦的喘口氣,閉上眼打主意——好像在思索怎樣應付一個難題似的,隨後躡手躡脚的繞到屏風後,一看床上沒有人,吃驚的「咦」了一聲,急俯身看床下。)

——昨天晚上她也沒有回來麼?怎麼拖鞋,睡衣,都放在原來的地方,一切情形都和昨天我出去的時候一樣,(拉開抽屜檢視)粉盒,雪花膏,都沒有動過,(又去摸牆上排着的面巾,手巾也是乾的。她一定沒有在家裏過夜,她要是大清早出去的話,一個年青的女人,絕不

能臉也不洗就跑出去呀!(想)昨天下午老吳打電話,約她到大光明去看愛斯基魔,他們看的是第二場,最遲在昨晚九點鐘也該回來了,難道他們看完電影又到跳舞場去了嗎?(暴躁起來)跳舞,跳舞,總是跳舞,爲什麼年青的女人,一定要撲在男人的懷裏,像蹶蹶鬼子一樣的蹶兩下才舒服呢?而且發狂似的,整晚整夜的不回家,你就是實在屁股癢了,靠着牆蹭一蹭也可以呀!(忽然想到什麼似的急去翻箱子)那件新衣服也不見了,幹什麼去了要穿那麼耀眼的衣服?(肯定的)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她一定是跟老吳到旅館去了!這個王八旦!你這個妖婦!你這個——這這這簡直是賣淫的女人嗎!我罵你什麼好呢?

——我寫文章把腦都子攪乾了，一月收不上五六十塊錢，她要穿那麼好的衣服，買這些香水，雪花膏粉！（一面說一面往地下扔。）我給你買這些東西，你要知道你就是敷了香粉，塗上口紅，粧扮得像個人妖一樣，你只要安安靜靜的待在家裏，那也不要緊，誰教你母狗似的到街上去勾引野男人哪！

——現在還不回來，難道你們不怕進旅館的時候，會碰到熟人嗎？你們就不怕旅館裏的茶房隔着門縫看你們的笑話嗎？好下賤的東西！（暴躁的在屋裏來回走着，腳踏着粉盒一類的東西，很命的一脚踢開。）這怎麼使我忍受得下！你以為你——你，你，你真急得我要拿起錘子來鑿地板了！你——你，假使你現在回來，

再不要想用你那罪惡的嘴來甜言蜜語的欺騙我，你以為你的行為我還不知道嗎？（忽停住看錶。）九點一刻了，我給你十分鐘的限，十分鐘！快啊！這十分鐘你要走得準準確確的，不要快一點，也不要慢一點！在這最後的十分鐘以內，讓你在那狗男人的懷裏賣弄風騷！要是超過一秒，我要敲破你的鼻子，割掉你的耳朵，我要把你的頭髮一根一根的拔掉從窗口扔出去！（看見桌上笑着的照片。）你，你看着我好笑麼？笑笑！（把照片撕碎扔在地上用腳踏。）你現在不知在那個野男人的懷裏笑哪！——從前我還不是一樣被你的笑誘惑着，受着你的欺騙！你作夢也沒有想到，你的笑有一天也會失掉牠的作用吧？（看着地上的碎照

片癡笑。嗚嗚！你以為你笑得很嫵媚，很迷人的，嗚！（閉起一隻眼來看）我偏想你是一隻貪婪的母狗！（走開去）瞪着兩隻紅眼，伸着舌頭找死屍吃的一隻野狗，那是多麼討厭哪！（又看照片，從新感到照片的誘惑，慢慢一片片的對好，閉着眼。）呀！多麼醉人的笑啊！（又看）你的眼睛像南歐的大海一樣深遠，但是為什麼又像狐狸一樣閃着狡詐的光呢？你的嘴生得那麼有趣，人家誰看了這張嘴不會想到初夏的葡萄是怎樣的甜哪！蘇菲呀！假若你昨天晚上因為意外的事纏着身子不能回來，假若你不是和小吳住在旅館裏，假若我所想像的完全錯了的話！親愛的蘇菲！那將怎麼對得起你，那我不是無論怎樣，也不能

補償這個過失了嗎……（爬在地上，把碎照片貼着臉，沉醉的想。聽到樓梯上有脚步聲，急跑去開門，一個又醜又老的老太婆出現在門外。）

老太婆：（抱着一大捆青菜，莫明其妙的向屋裏看了看）張先生，早啊，太太還沒有起嗎？

男：嗚嗚！沒有起（老太婆走上三層樓，他失望的猛力關上門，走去看錶。）快九點半了，還不回來，這不比宣判死刑還難過嗎？我是一刻鐘也不能忍耐了！（走向床。碰着屏風，氣極的把屏風拿開。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歎氣。）

女：（懶懶的推門進來，一看這情形知道又不好辦了，暫時站在門口不動，輕輕的叫）貝貝！

男：（用脚很命的在床上踢一下，長噓一口氣。）

……

女：（略一籌思，放下拿在手裏的大衣笑着走向

男。）怎麼，又生氣了嗎？

（望着天花板不理她。）……

女：人家說夫婦吵架是假的，你是不是又準備和

我吵架呢？

男：（向裏翻個身。）沒有什麼架好吵。

女：得啦，小鬼！看你氣得這個樣子，何必那麼認真呢？

男：（裝得心平氣和的）請你把這些東西收拾起來！

女：（收拾地上的東西，一齊堆在寫字台上。）

男：那些衣服也請你裝在箱子裏！

女：（奇怪的）那爲什麼？

男：還要爲什麼嗎？收拾好了你好走！（自言自語

的）如果你高興的話，以後走到什麼地方，隨時寫封信給我，我們也許可以做個朋友……

女：（呆登在床邊）……

男：（苦悶的吸煙）……

（稍停）

女：（裝做沒事似的，哼着小曲走到桌前坐下，想了一會，鋪開紙，用手遮着故意不使男人看見，鬼鬼祟祟的在紙上寫着些什麼東西。）

男：從前我不知說過了多少次，打架不是什麼好事情。要是在初戀的一對情人，那他們打一次架，要增高一次愛情，鬧一次誤會，感情要增高一次，有人認爲這是講戀愛的一種手法，有人跟這種叫曲線戀愛，可是你我同居了這樣久，

要是再打架，情形就不免有點兩樣了。

女：我找你打架嗎？那一次還不是你跟我鬧。

男：我跟你鬧？你爲什麼自己不正經一點呢？

女：別逞威風，我已經很讓你了。

男：（舉起拳頭拉住女要打）你——你還跟我

搗蛋！

女：（被摔在床，吃驚的抱住男哭着說。）

Kiss me! Kiss me!

男：什麼玩藝！沒有理好講又撒嬌啦。

女：（擦擦眼淚假氣的樣子）誰沒有理講？

男：哦哦，你有理，就是不高興講是不是？

女：（嘆哧一聲笑出來）

男：（本來早沒有氣了，但仍舊板着面孔）笑什

麼？

女：我也沒有笑給你看！

男：不笑給我看，難道你笑給牆，笑給桌子看嗎？

女：（跑向男）得啦，沒有氣就別裝腔做勢啦！

男：（冷不防搶過她寫的一張紙條）……

女：給我，給我不給你看！

男：別搗蛋！（高舉着讀）『我那高貴的善於講

體面的丈夫，你那一向就背着我的臉，是否可

以轉過來呢？你不理我，本來我是可以走的，可

是我覺得我的心還沒有離開你，並且你對我

完全是誤解，我昨天只不過在王家打牌，太晚

了沒能回來，你就急得那樣要死要活，虧得你

還說：『呵司匹靈治傷風，女人可以治無聊。』

這話講得多麼漂亮啊，如果女人的用處僅只

是給男人解解無聊，體面的老爺們大可不必

爲着女人急得要死要活啦！」（倒轉過紙頭看）這是什麼。

女：——「噫……我不教你看！」

男：（念下去）「你這小孩子，你沒頭沒腦的冤枉我，我哭的眼淚都流成河啦。」（向女）眼淚流成河啦，我看，你怎麼不哭呢？

女：（嘴角一撇）哼，可惜我的眼淚早就流乾了。

（走去收拾箱子）

男：幹嗎？

女：我想我該走了吧？

男：（一半阻止一半解說）你先坐下，我跟你說幾句話。

女：（頑強的）用不着坐下，有話你說好啦，

男：你要知道，我剛才教你走，那不過一時氣得沒

有辦法說着出出氣罷了，怎麼你倒認起真來呢？

女：（仍舊收拾東西）我問你，講話是不是心裏

想着什麼？嘴裏才說什麼？

男：當然。言語總是代表思想的。

女：那就對啦，我既然不是人家的太太，我想我一個年青青的女人，和一個陌生的男子在屋裏，終究有點不大方便吧？

男：你又頑皮啦。

女：（變面孔）誰跟你頑皮，鬆開手！

男：我跟你說句話都不行嗎？

女：放手！不要麻煩我，我非走不行！（哭）這一兩年的工夫，我受你的氣也受夠了，我除非是瞎了眼，才碰到你這樣的狗男人，我一想起，真要

後悔死！我上輩子做了什麼孽，老天爺這樣懲罰我，教我碰到你這種狗男人，你這個賤貨！

男：你小聲點罵好不好！讓隣居聽到成什麼樣子！

女：我偏要這樣罵，我還要罵得響些！（大聲）狗

男人！你這個賤貨！你氣得我發瘋啦！（跺着脚

罵）

男：曖曖——一個人無論怎樣，總得通情理些，

你想你把我罵得不像人，讓人家聽到了，對於

你也不體面呀！

（男的越軟弱，女的越強硬。）

女：別放屁！你跟我有什麼關係？現在我下了最後

的決心，非離開你不行。（哭得更甚）

——在過去那麼長久的日子，無論你怎麼冤

枉我，我都忍受着，自己把眼淚嚥到肚子裏，因

爲我愛你，不管受什麼委屈，我都自己寬解我

自己，我想，他有氣不向我發，教他向誰發呢？他

就是不接受我的愛，我暗暗的把愛藏在心裏，

不也是很幸福嗎？（向男）誰知你這個賤種，看

着我好欺侮，越來越兇，啊！（昏昏的哭不成聲

）好！人家既然趕着我要我走，我何必再發昏

呢？少爲懂事一點的人，要是早點走了，也不至

於受這種難堪吧……

男：（感動的也哭起來）別再說這些啦，只要你

不走，什麼話我都聽你的！

女：我要不是瞎眼，也不會跟你在一道，我要是早

點走了，人家也許還拿我當人看，認爲我懂事！

……

（女昏昏的，男扶她坐在寫字台旁的圓椅

上她一手支着臉，仍舊哭着。男靠在旁邊講，
着大套悔過的話。）

男：蘇菲，你只當這是最後的一次，給我一個悔過
的機會，讓我說出我心裏的委屈，你也盡量把
你的難過，把我給你的難堪，統統說出來，大家
談得明明白白，以後不管什麼事，我們商量着
辦，彼此都要原諒一點，我想我也不是十分不
通人情的人。

女：不要講，我什麼都明白，你當我是三歲的小孩
子嗎？我要離開你已經不止一次了。

男：不是，你明白的是你的道理，可是我的道理還
裝在我的肚子裏，現在要你明白的是我的道
理，不是你的道理。

女：真討厭，總是這麼嚕嚕索索的（不耐煩背轉

彼此彼此

去翻弄桌上的書籍，無意中發現一個小紙條，
悄悄的捏在手裏，又回過臉來。）

男：你要知道，愛情常常是這樣矛盾的，如果我不
愛你，對你也許很放任，放任就是不負責任，這
話再翻過來說，我是出於真心的愛你，你的一
舉一動，都隨時牽動着我，你不在我眼前的日
子，都是我暗無天日的時候，我就像跌入地獄
裏一樣痛苦，這痛苦毒蛇似的咬着我的心，從
前我沒有親身經歷着這種痛苦，我不也常譏
嘲那些粗暴的男人，爲什麼對於一個軟弱的
女人會那樣無埋呢？現在我是澈頭澈尾的明
白了這種粗暴的來歷，這種由於愛而轉變成
的粗暴，假若女人們也都明白了這個道理，我
想就是有時候男人發發脾氣，女人也不是絕

對不能原諒的吧？

女：噲噲噲噲。夠了，蒼蠅落在垃圾上似的沒有完啦。

男：你不誤會就完啦。

女：（裝得很寬大）什麼都過去了，不要再講這些話了，我問你，昨晚我沒有在家，你除了生氣以外，還作些什麼消遣沒有？

男：唔，昨天你沒在家，倒寫了不少文章，從六點鐘寫起，寫到十一點半，倦得很，晚飯也沒吃就睡了。

女：你一直沒有出去嗎？

男：嗯，我以為你一會就回來呢，那也沒有去。

女：（笑）文章拿來我看。

男：（含混的）哼……哼……
當代文學要稿

子要得很急，我一清早就寄出去啦。

女：（變臉）你真沒有出去嗎？那為什麼小李晚上來找你，你會不在家？

男：（狠狠的）呵！小李來找我？

女：別裝混啦，你看這條子寫的什麼？（取出紙條來讀）『德林兄，老遠跑來看你，可巧不在，那去了？下星期日我再來，請你等着。三月二十三

晚十點一刻李樹森留字。』

——條子上明明白白的寫着十點一刻，那時你不是正在家裏寫文章嗎？

男：哼……哼……

女：你——你怎樣着快說，你到那去啦？是不是你也沒有在家過夜？

男：我——我……

女：你是不是又找那野女人去啦，你以為你

邊幹的那些鬼把戲我還不曉得嗎？曉得！我

早就曉得！一個結了婚的男人，背着他自己

的老婆，在外邊打野鷄，亂找女人，哼，這都是你

幹的體面事！都是你幹的！

男：你不要嚷，就算你體面好不好呵！

女：我又不是跟你講買賣，什麼好不好？

男：算了，我也不跟你算這筆糊塗帳了，反正都

是一樣的人，何必再玩這套把戲。

女：（氣憤的拿起大衣預備走）你既知道都是

一樣的人就得了，你怎麼幹，我也會怎麼幹。

（走到門口）

男：你到那去？

女：隨便到那都用不着你管。如果你一定要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找小吳看電影去。』

男：

（急得繞了兩個圈子，機智的跑到門外打電

話。）喂，喂，王宅嗎？請密司王接電話……哎，

密司王嗎？今天我請你看電影好不好呵？

：喂，喂，最好現在就來，我們先到別處玩一會，

吃了午飯，看大上海的第一場……從戲院出

來到法國公園，再去吃晚飯，晚上我們到大華

去跳舞，這樣我們可以玩到天亮，好，今天的工

作表就是這樣啦……

呵！喂，我告訴你呀，今天我的女人同我吵架，

我把那野母鷄氣走了，說不定在戲院裏我們

會碰見她，我給她知道知道，除她之外，我不是

找不到別的女人……哈哈……哎，你馬上就

彼此彼此

一〇七

來好吧……好好，我等你——（幕落）——

二樓上

白塵

——獨幕劇——

時：現代，剛黎明的時候。

地：上海，靠臨一條僻靜馬路的二層樓上。

人：老吳

老周

老馬

老李

四個都是二十多歲的大學生。

強盜

景：一間二層統樓上。臨馬路的窗子設在舞台的

右壁，進出的門在左壁的靠窗口處。左壁及後面靠牆處分佈着三張小鐵床。床上睡着老吳，老周，老李，窗下是一張雙人大寫字台。台上凌亂地放着墨水缸，墨水筆，茶杯，熱水瓶，報紙，銅板，漿糊，書信，書籍，及帽子領帶等等。窗子向前近台口處有一具衣架，上面除還掛着一件舊藍布大褂以外，什麼衣裳都沒有。左壁牆上掛着一件雨衣，床前椅上放着脫下的褲子襪子等等。另一隻椅上放着一件雨衣。左壁近門處

有一具面盆架，盆子裏有着水。靠門地下有四隻空了的木衣鈎和無數的從衣袋裏掏出來的廢紙卡片等等。

外面還落着毛毛雨，各人酣睡未醒。門打開着，門外有響動的聲音，很輕微。窗下跑過一輛貨車，震着房子發抖。

老吳（被驚醒了，抬起頭，睜開眼，先注意到地上的東西。）哎呀！（又掉頭看衣架。）不好了！（跳下床，來不及穿鞋子就跑向門口去。向門外窗下一看，掉轉身就大叫起來。）有強盜！有強盜！（推老周）老周！快起來！衣裳挨強盜偷去了！

老周（被驚得糊塗了）什麼！
老吳有強盜！快起來！

老周（戰戰兢兢）強盜在那裏？

老吳走了！衣裳都偷去了！

老周（跑向床架子那兒。）啊！我的衣裳都偷光了！——我三套西裝！

老吳我一套西裝，一頂帽子！（悔恨）唉！倒楣！（跑向門外朝窗下看）走了！走了！

老周渾蛋的強盜！怎麼偷起我們的衣裳來了！——我的衣裳通通完了！完了！

老李（被吵醒了，含糊地罵。）媽的！你們想去當強盜嗎？這麼早就起來幹嗎？

老吳媽的，起來吧！強盜早來過了！
老李強盜來幹嗎？（揉眼）找我嗎？

老吳不找你，倒來找你的衣裳了！
老李什麼？（驚起）

老周 起來遭了強盜啦!

老李 (跳起來找衣裳。) 哦呀!我的杭綢大褂子

沒有了!

老吳 (生氣) 還杭綢大褂哩!我的西裝都沒有

了!

老周 你?我三套哩!

老吳 三套?還不怪你錢多?

老李 你做西裝,還不也怪你錢多!

(一陣樓梯響,老馬出現。)

老馬 什麼事?——我都給你們吵醒了!

老吳 爲什麼不醒?——遇強盜了!

老周 衣裳都偷去了!

老馬 呀!真的嗎?(看自己身上)哦呀!我的西裝

也偷去了!

老李 真的嗎?

老吳 幾套?

老周 (懷疑) 你的西裝不是昨晚送進當舖了?

老馬 (忽然恍悟) 哦! (笑) 我昏了!

老吳 (發怒) 你故意來搗蛋嗎?

老馬 哦?何必跟我生氣呢?也不是我偷的。——你

們爲什麼睡覺不關?

老吳 (想一下) 是呀!你們睡覺爲什麼不關門?

老周 (回吳) 你爲什麼不關呢?

老李 (馳向吳) 每天不都是你關的!?

老吳 昨天晚上是你們後睡的呀!

老李 我們後睡?——我們後睡不關你關門的事

呀! (向門外回顧) 看窗子爲什麼又不關

呢?

老吳 窗子不關怪我嗎？

老李 你不關門得關了窗子呀！

老周 對了！你可以先關了窗子再睡呀！

老吳 放屁！你們不小心倒反怪我嗎？

老李 你忘了每天應做的事！不怪你嗎？你簡直糊

塗透了！

老馬 (辛災樂禍) 哈哈！我看你們打一架吧，讓

強盜笑死你們！

老周 你倒高興！

老吳 你才糊塗！

老李 你簡直混賬！

老吳 你更混賬！

老馬 你兩個都混賬！哈哈！

老周 (向馬) 你才頂混賬！幸災樂禍的東西！

老馬 混蛋！你罵人！

老周 該罵！人家東西不見了，你倒高興！

老李 (轉臉) 對了，你的衣裳沒有少，還來笑話

我們？

老吳 我說，老馬不是好人，他的東西沒有少，一定

是跟強盜有勾結！

老馬 (生氣) 這真真是放屁的話！

老周 你這副樣子不形迹可疑嗎？

老馬 你們不應該這樣侮辱我呀！

老吳 不侮辱你，你還得意哩！

老李 我說，該揍一頓才煞恨！

老馬 哼！這叫做氣不過，響子賴啞吧！你們不去找

強盜，倒跟我鬥氣！

老周 (恍然) 哎呀！我們為什麼只顧說話不去

追強盜呢？

老吳 老早去遠了，還到那兒追？

老李 你怎麼知道走了呢？

老周 (急) 別說廢話！找找看！(跑上三層樓去。)

老李 我看下面的門。(跑下樓去。)

老吳 (跑到窗邊，向下察看。) 咦！

老馬 有嗎？

老吳 什麼也沒有！——媽的，他從那兒上來的呢？

老馬 你管他從那兒上來！——你先看他從那兒走呀！

老吳 (反駁) 不曉得從那兒來，怎麼曉得從那兒走呢？

老馬 好，你慢慢地研究吧！你做好研究論文再找他走的地方。

老吳 混蛋你又開玩笑！

老馬 我沒跟你開玩笑！——開你玩笑的是你自己！

老吳 胡說！

(老李通通地跑上來。)

老李 大門動都沒有動！那兒去了？

老馬 該是強盜還沒進門來吧？

老李 (向馬翻白眼。) 混蛋！

(老周從三樓下來。)

老周 三樓上沒有一點痕迹！那裏去了呢？

老吳 (指門外窗子) 從那兒走了吧？

老李 (看窗下) 沒有一點痕迹！

老周 那末強盜倒底走沒走呢？

老馬 要是強盜還在這屋子裏那纔怕人哩！

老吳 (驚疑) 真能在這屋子裏嗎?

老周 要是不在, 又沒走, 那到那兒去了呢?

老馬 哎呀! 不要就在這房間裏吧?

老吳 (四面看) 沒有地方躲呀!

老李 (望寫字台下) 躲在這裏嗎?

老馬 (跑離開床) 哎呀! 不在床肚裏嗎?

(大家看着床。)

老吳 不至於吧?

老李 也說不定。

老周 那末老吳, 先看看你的床底下。

老吳 老李, 先看看你的吧!

老李 老周, 爲什麼不看看你的呢?

老周 我的床這頭(指靠門一張床)是空的, 他

不敢躲。

老馬 我說你們都不敢看。

老李 (勇敢地) 我來看。(從牆角抽出一把雨

傘來。) 你們預備!(向中央一張床攤出一

個好看的姿勢來, 用傘朝裏一揮) 出來!

(大家聚精會神地看着床下。)

(裏面沒有回聲。)

老李 (更勇敢地) 壞種! 出來呀!(用傘把床毯

一挑, 床下什麼也沒有。)

大家 咦?

老李 (勝利了似的) 哦! 我說沒有囉!

老周 到底那裏去了呢?

老李 (得意地又走到門外窗邊) 恐怕走了吧?

老吳 怕是走那窗子跳下去了。

老李 (點頭) 或者是的。——哦! 對了, 他上也是

從這兒上來的！

老吳 (懊恨) 唉！這窗子要裝上鐵欄杆不是好了嗎？

老周 他媽的！大房東爲什麼不裝呢？

老吳 還有，要是弄堂門口裝上鐵門不就好了嗎？

老周 那邊不是有個鐵門嗎？

老馬 那個鐵門是我們後門對門第三號裝的。我們的窗子在那鐵門外邊有什麼用呢？

老李 (恍然) 哦！你們看強盜一定是走鐵門上爬過來的！從鐵門上牆頭，從牆頭上爬進窗子！

老吳 (懊恨地啞嘴) 嘖！啞！這是我們小資產階級的悲哀呀！有錢的人裝鐵門，保護了他自己，却害了我們啦！

老周 (懊喪地) 算了吧，別發議論了！東西已經

偷去了，議論有什麼用？(走回床上坐了) 對了，現在不是你做論文的時候。(走回自己床上坐了)。

老李

老吳 (走回床邊) 啞嘴。嘖！不發議論又怎麼辦呢？(仰頭看衣架) 唉！你看我的一身西

裝才做了不到五天！嘖！帽子也是新買的！唉，媽的！「狗屎搗糟！」「狗屎搗糟！」

老李 我的杭綢大褂子不是上禮拜才染的嗎？

——都是你們說，顏色太顯了，難看！難看好，白花了六毛錢！不染它不是倒省了錢？

老周 省？——我的西裝裏不是有十塊錢，一起給拿去了？

老吳 (驚叫) 哦！對了我的衣裳裏也有六塊錢！

媽的「狗屎搗糟」

老周 唉！爲什麼回家不給錢掏下來呢？——都是

昨晚同你（向李）談話談多了！

老吳 我的褲子每天都枕在枕頭底下的，洋錢也

裝在褲子裏，偏偏昨晚掛在衣架上。媽的「

狗……」

老馬 （緊接）「狗屎搗糟」（笑了）

老李 我要是不染它，我起碼省下六毛錢！

老周 嘩！我那身羽毛的西裝不是才洗的？也花了

六毛！

老吳 媽的，真冤枉！告訴你們：那條西裝褲子我昨

晚自己親自縫了哩！預備今天拿去洗——

要是昨天洗了不好了？

老周 是呀！我那一身夾西裝早就想收起來的，我

想，拿去洗洗吧。偏是這兩天下雨，要不然，也不會偷去了！

老馬 （想）我說，什麼都不怪，只怪你們爲什麼

睡得那樣死！

老吳 我白天裏那末忙，夜裏怎麼不要睡？

老周 我們同老李，還有老于談到兩點鐘才睡，自

然渴睡呀！

老李 （拍腿）嗨！要是老于昨天夜裏不走就好了！

了他一定全你（向吳）一床睡。兩個人一

床睡不舒服，有了動靜一定會知道的。

老周 是呀！我不是留他嗎？

老吳 你爲什麼不誠心留呢？

老周 誰說不誠心？

老馬 我說，老于在這裏還不行。要是你（向周）

的那位女朋友不走就好了！

老周 爲什麼不走？

老馬 她不是想去看娜拉嗎？你要請她看了娜拉，

一定不能再回學堂。那末留她在我的亭子

間裏住。我一定睡在這裏地板上。你想，強盜

還敢進來嗎？

大家 噯！對了！

老周 是呀！爲什麼在雨裏還把她送回去呢？

老吳 是呀！這問你自己呀！

老周 （想）不過……

老吳 還有什麼「不過」都是你自己！

老周 不過，要是人家在這兒住，連人家的衣裳也

偷去了，那才怎麼辦？

老李 噯呀！我們一件女人衣裳也找不出？

老周 是呀！駭壞了客人又怎麼辦？

老李 這樣說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老周 還有老于，他要在這兒睡，連他的長衫也偷

去，那不糟糕！

老李 哈哈！他就不得回家！

老吳 只怕回家要給他太太疑心哩！

老李 疑心什麼？

老馬 疑心他在外邊玩女人，遇到「仙人跳」

大家 哈哈！

老吳 噯，對了。凡事退一步想也就安心了。比如說：

我們要是在路上遭了強盜，那不要受了更

大的驚嚇嗎？假始不幸再發生誤會，強盜開

了槍，打死了一個半個，那才更值不得哩！你

們說，是不是？

老周 對啦。他來的時候一點動靜都沒有，讓我們安安靜靜地睡到天亮，完全不驚動我們，這真是太安全了！

老馬 (諷刺)不過，我想：當強盜偷了衣裳走的時候，一定要指住你們三個人的臉罵一聲的。

老吳 罵我們？

老李 罵什麼？

老馬 罵呀！——罵你們睡得像「豬猡」

老周 呸！你這傢伙真混蛋！

老吳 他是幸災樂禍，恨不得我們吃點虧才好的。媽的「狗屎搗糞」

老周 一個人不能不知足。比如說，他要是把我們的雨衣拿去了，今天連大門也不得出。

老吳 對了，我的雨衣也沒拿去！

老馬 那是強盜怕雨衣會嘩啦啦響呀！

老李 也不能那末說，瞧，我的帽子不是也沒有拿去嗎？

老吳 (急忙抽開抽屜一看。歡喜得跳起來。)哈哈！我的手錶還在！天啦！這隻錶偷去又是三十塊錢！

老周 (也抽開抽屜)噢(又想了一下)啊呀！真危險！

老李 怎麼？

老周 要是強盜明天來，可糟糕透了！

老馬 明天那位女朋友還來嗎？

老周 不——明天書店裏送稿費來，起碼有三五十塊錢。要是送來了，一定也放在衣袋裏，那

還不一起偷走了？

老李

啊！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哩！可是我——（想。）

老馬

嗯，你也有一個「大幸」嗎？

老李

（跳起來。）不是嗎，你看（抽開另一隻鞋子。）這不是一張匯票！我要是昨天到郵局去兌了來，還不是跟大褂子一道去了！——

啊！這是如何僥倖啊！

老周

是呀！「知足者常樂」！我們應該快樂，應該自慰！老吳，你說不是嗎？

老吳

一點不錯！（想）我現在還要想一想，可以自慰的事還有哩！

老李

啊！這真是足以自慰了！

老馬

對呀！（假笑）自己安慰自己是最有益於

身體的事呀！

老吳

（拍桌狂叫。）瞧！我的自來水筆還在這裏！（舉筆）這枝筆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唯一的飯碗！它居然還在這裏啊……

老周

（也找到自己的筆。）天啦！我的筆也在這兒！要是偷去這枝筆，我們將靠什麼吃飯呢？——那我今天就不能再寫文章了！

老馬

你們的筆是壓在書底下的，要不然，還不偷去嗎？

老周

不！我說這個強盜是相當有良心的！他偷我們的衣裳，而不偷我們的筆，這是懂得我們一個窮文人的苦處的！

老馬

噯，對了他還很懂得一個窮文人沒衣裳穿的苦處哩！——所以他不偷我一點東西？

老李 媽的，你得意哩！

老吳 你是笑話我們嗎？——「狗屎搗糰」

老馬 那裏那裏！我想安慰你們的！

老周 呀！你別笑話我們！——瞧！這是我的一篇剛寫成的小說！他也沒有偷啊！如果偷去了，不又是好幾十塊錢嗎？

老馬 他偷你的小說幹嗎？上海還沒有「文章當舖」哩！

老周 起碼是我的損失呀！

老馬 有什麼損失呢？——再寫一遍就是啦！

老吳 再寫一遍？——你懂得文章是不能重寫的嗎？

老周 你懂得靈感只是一剎那的嗎？

老李 重寫的東西，只是另一篇東西，絕不是本來

的東西了！

老馬 那就另寫一篇東西不是一樣？——比如說：

今天被了盜？你們不正好寫文章嗎？你（向吳）可以寫一篇「強盜論」你（向周）小說家，可以寫一篇小說；你（向李）我們的青年詩人，更可以寫一篇「詩人與賊」的敘事詩嘍！

老李 （忽有所得。）啊！你到說笑話，我真要做一首詩！一首長詩！

老周 我也可以寫一篇小說！——這種強盜的生活不應該寫嗎？

老馬 （向吳）你呢？

老吳 文章當然可以寫呀！我只是想這篇論文怎麼寫？

老周 對了，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去寫？

老吳 不，我說：先應該分析他這項盜竊行為的方

法與手段等等的東西。

老李 無疑的，我們對於這樣一個強盜要支付最

大的同情！

老周 對的！

老馬 (笑) 好的，你們把強盜請回來談談吧！

老李 當然的，我要再碰到他，一定請他和我長談

一次話！

老周 我還要他說出當時的心理狀態！

老吳 (拍桌) 啊！有了！

老馬 又有了什麼好東西沒偷去嗎？

老吳 不——我是研究出一個結果了！

老馬 結果？

老吳 你聽我說——我說這個強盜在這次竊盜

的行動當中，表現出他的竊盜方法是手工

業生產方式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老馬 嘿！你是預備做一篇「竊盜方法論」嗎？

老吳 你想，他是一個人來偷的，又要爬樓，又要拿

衣裳，拿了衣裳還要掏出這些（指地上）

東西，下去還要慢慢的爬。爬下樓還要偷偷

地走回家。回家後這些衣裳還要自己去當，

去賣。這中間不是時時有被發現的可能嗎？

老周 對的，這也太危險的事！

老李 而且也太可憐！

老吳 假如應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去偷竊呢？

他可以組成一個竊盜團，誰上樓，誰把風，誰

檢衣裳，誰管運輸，誰管出賣，一切都是分工

合作。這樣可以減少工作能力，增加工作效率，而且避免一切危險！你們說，是不是？

老周

是呀！這樣一種危險的生活是太可怕了！我真替他擔心！——呀！我該怎麼樣寫他呢？

你們可看過美國辛克萊的劇本「住居二樓的人」嗎？你們想，偷我們的這一個強盜

假如也和那一個強盜是一樣，那不是太可憐嗎？

是呀！所以我說，對於他，我們應該支付出最大的同情呀！

老李

可是誰是那個劇本裏的渾蛋律師呢？——你們願意做嗎？

老馬

我當然不是那個欺騙工人的律師。但是辛克萊不是說嗎？不是跟他站在一起的人都

老周

是壓迫他的人。我們儘管沒有直接欺騙他，但我們都不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

老馬

那你將怎樣對付他呢？

我？——我將如老李所說，對他支付出最大的同情；我要寫一篇小說；我要寫出他的家庭是如何的困苦……

你怎麼知道他的家庭？

老馬

我可以想像呀！——比如說，辛克萊所寫的那個小偷，他的家庭不困苦嗎？他自己受了傷，失了業，他的老婆像母耗子似的生出那麼多的孩子，他們一家沒有工作做，而他們一個可愛的孩子又被汽車壓死了，這些，不

老周

就是夠苦了嗎？我們還可以想像到，當他正在這兒偷東西的時候，他的老婆和孩子正

是如何地飢餓着；他的心理是如何恐怖着；他的全身是如何戰慄得可憐；他的良心又是如何苦苦責備着自己……

老馬 你還有多少想像呢，先生？

老周 想像是一無窮的。你想：他假如本來也是一個智識分子，當他看到我時文章，而對我們起了同情，想下決心不偷。同時生活的重担又逼迫他不得不偷的時候，他的心理狀態將是如何複雜而苦痛啊！

老李 啊，老周，你的想像能力真豐富！

老吳 是的，這是很正確的推想！

老馬 (笑) 天啦！這是多無聊的空想啊！

老周 什麼？這是無聊的嗎？

老馬 自然是無聊呀！

老周 唉，你太不了解了！

老李 老周，他怎麼懂得同情呢？他缺少一顆偉大的心！

老吳 是的，他還不了解這個社會！

老馬 哈哈！我要請問：一顆偉大的心是怎麼個樣子？

老周 那當然是充滿了對人類的愛，對人類的最高貴的同情了！

老馬 那末你們對於那個強盜將支付怎麼樣的同情呢？

老周 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

老馬 就是剛才所說的嗎？——那有什麼用呢？不值一個錢的同情！

老周 值錢？同情是可以拿金錢去測量的嗎？

老李 這簡直是對於同情的侮辱！

老馬 哈哈！你們的同情是不是要他得到點實際的益處呢？

老周 那是當然的。——但我們現在有什麼方法幫助他一點實際的益處呢？——他不能再遇到我們，我們對他的這一付心理上的同情，你能否認嗎？

老馬 好，那末，不要說別的廢話。我問你們，假如你們現在再遇到那個強盜將怎麼樣呢？

老周 再遇到他？

老李 偷我們東西的那強盜嗎？

老馬 對了！

老周 那不用說，自然是同情他呀！

老馬 怎麼樣同情呢？——你們不抓他嗎？

老周 爲什麼要抓他？你知道我們雖然窮，他比我們更窮啦！能被人家偷的人，總是好的！

老李 而且我們得安慰他，幫助他，在我們的可能範圍以內，還應該與以物質上的援助。

老吳 這是對的。

老周 這不是應該的嗎？

老馬 可是你們可以做得到嗎？

老周 爲什麼做不到呢？

老李 你不應該否認我們的同情心！

老吳 我說他這樣地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完全是因爲他沒有被偷的原故。

老周 對呀！他是一直譏笑我們的！

老李 他自己缺乏同情心，對於人家的同情心自然要嫉妒！

老吳 這真是「狗屎搗糟」

老馬 (哈哈大笑) 天啦! 你們不要寫這些不兌現的支票吧! 你們明知道那強盜不會來, 就說出這些漂亮話, 還不是說來好聽嗎! 哈哈!

老周 你完全是錯誤的!

老李 你簡直是侮辱我們!

老馬 侮辱也好, 什麼也好, 你們自己去想吧! 你們沒有欺騙自己嗎?

老李 混賬! 你還要侮辱我們?

老馬 你才混賬! 爲什麼罵人!

老周 活該挨罵!

老馬 罵人的才是混賬!

老李 你混賬!!

老馬 你混賬!!

老周 你真混賬!

老李 我要揍你! (冲上前去)

老馬 (站出去) 你敢!

老吳 (勸解) 咳! ——怎麼要動手? ——狗屎搗糟! 狗屎搗糟! (拉開)

老李 真是沒有一點人性的人!

老馬 虛偽的東西!

老吳 好了, 好了, 別談了。不要偷了東西, 自己再打架。——現在天還早, 大家再睡一覺吧!

(大家恨恨地看看)

老吳 (推馬) 老馬, 你也去睡睡吧。

(馬不走)

老吳 好了, 再見, 去吧!

(老李, 老周都回到自己床上坐了。)

（老馬恨恨地走了。）

（老李老周氣乎乎地睡下。老吳也回到床上預備脫鞋子睡。）

老吳（才看見自己的脚）哎呀！我的鞋呢？（找鞋）

老馬（突然在裏面狂叫起來。）哎呀！有賊！賊在這裏呀！

老吳（還沒找到鞋子。）什麼？（老李老周驚起）

老李說鬼話吧！

老馬快來呀！賊在這裏呀！（聽到搏鬥的聲音）

老李，老周快來呀！

老李（趕忙下床）哎呀！真的嗎？

老周快點！（下床）

老吳（赤着脚就跑去）在那裏？

老李（跑去）老馬！抓住他！

老周（跑去）別讓跑了！

（以後只聽一片聲：「打打打！」）

（接着是拳頭擊肉聲，強盜呼號聲。）

強盜（聲音）先生！先生！可憐我呀！

（拳頭聲音，喊打的聲音不停。）

（幕落。）

——完——

七月三日

古塘橋

唐 澂

看青苔長上了橋梁，

石獅默默地對著太陽；

馱過沈重的，急促的腳步，

古塘橋接著走不完的路。

偶而有只船從橋下航過，

攪起河底腐臭，擰著鼻子睡；

鯽魚像穿梭似的游到水面，

爭逐著船夫頭上滴下的汗點。

橋欄邊挂著路人的休息，

賣瓜，賣酒，還有賣大餅的，

蒼蠅飛繞著他的頭頂，

他喊：「阿要吃新鮮的大餅！」

不管是什麼重担都肩上了，

青石階墊高了古塘橋；

想也有別有聚，有悲哀，有歡愉，

這邊人渡過那邊去。

戰爭底前奏曲

柳倩

戰爭啣，

再以戰爭去毀滅吧！

在你掃過之後，

有許多少婦新寡，

潛淚的老母依門。

小孩子要着他們爸爸，

雖是喁喁不明，

從此留下多少辛酸，

多少盈睫的熱淚流盡。

這就是你戰爭露出臉子

使我們見了心驚，

戰爭像蒼昊中一朵雲；

去了天底青，

天底高朗，

天底清明；

宛似諒天的高潮

迸發出幾聲狂韻，

割出了骨肉離散，
破壞了世界和平。

同時有許多不忍看的白骨磷磷，
不同的殷血，浸潤了斑紫的苔痕。

一時野馬般的瘋狂，砌就了少數的私心，
在許多名教下，不敢笑，不敢哭，看血花飛濺。

現在戰爭像陣陣罡風掃過
給世界留下一個可怕的面影，

刮去了人類的，安詳，友愛，恬謔與甯靜。
從此人所愛好的和平也斂了笑臉；

戰爭也像朝來的春燕剪過水萍。
是世紀的罪惡，明知不可避免，

也權算完成了人的私鬥，戰爭的降臨！
現在這愛好和平之邦，富有和平的人們，
丰饒的財產，與葱鬱的山林……

我們需要自由與土地的完整，
不讓萬年積下的土壤，承受武器侵凌

戰爭喲，不時顯幻出稜稜的鬼影，
像驟雲掃過，每使萬衆懸心；

我們要使用力量去叩問戰爭，
不讓凌弱的伍步第一次跨越我們疆境！

戰爭喲，就讓戰爭去毀滅。戰吧，戰吧！
爲了自由，正義，和平，也爲了你戰爭！

命運

沈聖時

命運在軟弱人身邊存在。

不作道，像一絲雲霧，

一片像薄紙的冰。

太陽的眼一睜開，

它就消散。

命運專作弄畏怯的人，

它不能傍近一些堅強的心，

擋不住堅毅的生活，

像一絲雲霧

擋不住猛烈的陽光。

命運是軟弱人自己

捏造的誑。

它遮不住人生的光彩，

它僅敢襲擊倦憊的心。

我們振一振精神，

眉眼間亮一條果敢的光，

我們走，呵一口氣，

命運的破裂像一張紙衣。

霧

沈聖時

是魔王的夢，
縈繞着大地的邊緣。
像半空裏翻倒下一股大蒸氣。
路邊小草在抑怨的太息，
迷茫中牠望不見朝陽。
我們攜着惘然的心，
泅行在一片朦朧裏。
濃濁的臭味襲住氣管，
像一尾愛清水的魚，
被丟在銅綠的死水內。

窒息的難過壓着我們胸口，
睜着眼望不見前途。
模糊的包圍中，
心上的希望也變了暗。
世界失了光彩，
大地攤露着疲倦。
街樹上小雀子喊着，
朝陽從天邊透起來，
像一道巨亮的眼光劃開世界。

吳淞行

東籬

近幾天來人的精神硬是振作不起來，任什麼事情都做不下去，譬如到晚上明明預備寫一篇短文，可是不待執筆睡意已經來糾纏着了，沒有法子，又得實行明知故犯自騙自的方法了：「先睡罷，等明天早上起來再寫罷。」明天早上何嘗能真寫，結果還是聽憑時間慢慢的過去。

幾天來看了好多篇報紙副刊上登載着關於遊春一類的應時文章，晚上臨睡前，忽然像是心有所悟般想道：「精神振作不起來，莫不是在都市中

住得太久悶壞了？那麼，我該趁這良辰美季找個機會脫開這吵鬧的都市，到野外去尋求，享受一點自然方面的賜與？就是說，該到野外逛逛風景去？」我明白，我該有個郊遊，成年到底只是在都市中奔波着，讓生活的鍊子鎖得緊緊的，精神方面自然免不了有時感到很無聊的。

到吳淞去。我在想。遠處地方不但化費大，時間方面也不允許，去吳淞，一天工夫正夠用，化費很小，而且這裏又是我曾經住過三四年的舊地，玩起來

一定另有一番情趣。我打定好主意和妻一道去，妻也是天天叫苦，說是自從跟我來到上海，都市裏的熱鬧地方既然沒有逛逛，更不知市外野地都是些什麼樣的，她比我更悶。孩子也抱着去，三個人一路。當我把這話告訴妻之後，她樂極了，跳着笑着，一面口不連聲地問我沿路的情形。她帶着歡快的心情拍着孩子睡了。

早上起來，掃興得很，不但天陰，並且還刮起很大的風，我們抱孩子遊吳淞的計劃看來不能實行了；孩子生來還不到半歲，吳淞猛烈的海風他是吃不消的。中途變計，我去搭重擊的伴。

「兩個人去沒有什麼意思。」

一見面，他就這麼說。他如不去剩下我自己，我也是不願意去的，可是除了這一天，我再沒有一整

天的空間時間！怎麼辦呢？想了一會，想好了，跟他說。

「同蕭博，石遷一路去好吧？」

重擊答應了，一同到蕭波家裏，會石遷不到，但另外加入四民，還是四個人，四個都想到郊外玩玩的人，邊說邊笑一同出發了。

我們四個人從一條小路向天通菴車站走去。重擊作主人，他出了五元錢，叫我作全權辦理買票買物一些事情，因為他們認為我對於這條路，是最熟識的人。

天完全晴了，漸漸熱起來，同重擊一出門時，他說我應該穿棉袍，不然會受寒，我回他說過一會一定會熱起來的，現在果然不差。很快活。

當我們走到天通菴車站旁邊時，火車已經開來了，要是想搭這班車，只有趕快買票。於是我這全

權就跑起來。穿過收票人身旁時，他向我要票，我急得向他擺擺手，他放我過去了，我呼呼喘喘地一面停下身子一面掏出鈔票，賣票人說五元一張的鈔票掉不開，可是火車在這時就要開了，急中生巧，我打算先上車然後補票的辦法，想定後就再往站外跑，我要拉重擊三個人急速上車，可是那個剪票人却把我攔住了。

平常日乘火車，常常看到站員擺給一班穿戴不體面乘客們難看的臉像，如果再讓他們查到一點點差錯，那就必要小題大作發揮他們的一套公務哲學了，教訓着，諷刺着，甚而是謾罵，遇到他們高興時，伸出手在別人臉上貼個燒餅也並不是少有的怪事。那時，我總是望着眼前一幕活劇不知怎樣處置自己坐立不安的心神。結果，照例對他們這般人

積存多一層的憎恨。想不到，現在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了，那公務人員不但攔住我，反而拖住我的胳膊。

「什麼事？」

我有些耐不住了，氣憤憤地問。因為我要立時登上火車，再晚就來不及了。重擊他們這時也從對面走過來。

「票！」

他兇狠狠地強着我要。

「沒有票。」

「沒有票不行。」

我真急了，這不是故意的為難麼。我想大概他認為我是揩油朋友了，想到這裏更生氣，我拿出昔日作運動員時的威風，一下子把他推開了，推得他

險些跌了一交。

「怎麼，你動手動手！」

他不責備自己動手，倒來說我從站房跑出來一個路警，一個站員，氣勢凶凶要向我來個大包圍的陣勢。這我都不怕，論拳頭，他們也不是我的對手，論腿腳，我作過二年多萬米跑的賽員，只是火車已經開走了，既然趕脫了，我且和他們評論評論罷。

重擊蕭博四民都奔過來，以為鬧了什麼亂子，他們和路警碰到一起了。

自然這中間需要一番口舌的，他們越是不肯讓步，我們越不肯退後，這事情實在是他們理屈！他們憑藉一點權勢就來留難人，實在不該，我們趕脫了這班火車，却正是在這種留難之下作了犧牲品！後來他們明白我們不是揩油的，也就罷了，但我們

却只有等待下一班車了。

誰說這不可以叫「行路難」呢？從前常在書本子上見過這種字樣，但那多半是說明行路之所難，難在山川阻隔和路途崎嶇，而現在的行路難却難在人們的故意留難上。

一刻鐘後，我們四個生氣的人，坐上第二次開來的火車。過一分鐘，車又開走了。

「他一定以為我們是揩油的。」

蕭波又提起剛才的事情，說完歪頭望着窗外的虹口公園。

「如果不是怕多事，耽誤工夫，對於這種無理的蠻行，一定要給他個迎頭痛擊的，一定要抵抗一下！」

我自己說過這話，雖然內心里還覺得不大舒

服，接着也就暗自消氣了，這年頭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這一回還不是小焉者也。特別是當我望到車窗外的自然景色，更不由地壓下去剛才不如意事情的追憶。

一個深鎖在都市中的人，對於自然景色的愛好程度，該不是文字所可以表明出來的吧？說真話，要不是抓到今天這個機會出來，也許都不知道春天怎樣來的。

冷眼看去，田野上只是綠綠一色，其間加雜一些黃的菜花，那是最耀眼的。但你如存細一點觀察，就看出綠綠一色還另有輕重。那隨風擺動的垂柳，他們的嫩芽嫩葉是綠中透黃的，竹林稍綠，老樹是濃綠的了，然而最新鮮的綠色該算田裏的麥苗，一片一片的連綿不斷，你可說這是些悅人觀感最完

美的地氈。空氣新鮮，風也不加雜半絲邪味，要麼就是播散出來的菜花的香氣。在幾座破舊的茅屋近旁，或是竹林叢中，當那豔麗的紅色桃花映入你的讓都市塵垢久迷的眼簾時，你真要因此引起一番輕快之感。我們的談話轉移到景物上了。

「生活鎖住了我們的身子，生活還可以使我們忘記了春天。我們這些都市中的可憐虫。」

「綠柳桃花，相映成趣，好得很。」
蕭博和四民說完話，轉動着身子。

火車繼續前行，像一匹大馬，在碧綠的田野中馳驅着，愈是前行，我們就距離目的地愈近了。

火車在最後一站停下了，這裏是炮台灣站。新的洋房，比從前的站房好多了，那麼，這應該感謝×帝國主義「一二八」的炮火吧？倘要那次站房不

受炮火摧毀，恐怕還不會建造出這樣一所像樣的新屋。

穿過站房，我們走到黃浦江邊。迎面吹來陣陣

的海風，但是天氣很熱，風也就不顯得冷了。黃浦江，

波濤滾滾，渾黃黃的。江口扯起一簇簇的風帆，好像

是一個村落。水色漸後灰白，但當連到天邊的地方

又是黑沉沉的了。到這裏，眼界一寬，人的胸懷隨着

展開不少。這裏「一二八」以前，我每天必來散一

次步的，現在一看，很有些與前不同的地方，真的，有

些地方對我簡直是陌生的了。

悶人的都市氣息，滾你的去罷。我盡量呼吸着

新鮮的空氣。跳着，笑着，叫着，我們好像到了一個新

的世界。

順着江堤，我們一直走到盡端，這裏也就是黃

浦江和楊子江的交匯點，眼前的水面更顯得寬闊

了。

幾個賣地粟的遠遠跟過來，以為一定可以作

一次生意，想不到我們沒有一個人買，他們失望之

餘，快快地走開了，只有一個人，他已經和幾個灰衣

人講好了生意，很高興地同他的主顧們談起閒話，

一面還指手劃腳指着遠方的海面。

望着那殘廢了的炮台，綠樹青草雖然還健在，

但那些衛護國防上的武器設備却一無所存了，當

我們走到旁邊時，連崗位上都空空的沒有人守着。

我們要走進去看看，但旁邊擺着的甘蔗擔子主人

却說進去不得，他說一定要在上海領得照會才能

通行；既然如此，我們也就算了。

我們要順便到寶山走走。

這裏到寶山還有很遠的路程，我們僱了兩部

小車坐。坐小車，算來我這才是第二次，第一次就在「一二八」戰役時，那時我要到蘇州去，上海到黃渡的火車處在××飛機淫威之下，不能開行，這一段路只有步行，在步行當中，我坐了一回，那回坐着很不舒服，到後還是捨車就腿。這回坐一會，覺得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當我聽那單調的車輪響聲，這響聲在遼闊的田野裏叫着，我幾於忘記腿腳的麻木了。

車夫推得非常穩當，有一次過一個小石橋，橋很窄，稍一不慎，就可以翻進水溝裏，我們坐車的人非常擔心，車夫卻滿不在意地推過去了。說起來，走這些田間小路，沒有小車還沒有辦法呢，黃包車坐起來雖然舒服，卻不能容兩個輪子在這窄小的路上行走啊。大概是也就因為這種原故，小車在鄉間

還得以存在着。

老太太，還有年青的姑娘，媳婦在田裏鑿着地，彎着上半截身子，春風吹着她們的臉，太陽天天晒着她們的臉，她們的臉又黑又黃又紅的，當真沒有頭上的帕子潔白，沒有身上的衣服新鮮，她們也是爲了生活呀，顧不得風吹雨打太陽晒的，正像我們鎖在都市中的可憐虫一樣，爲了奔波生活，幾乎都忘記春天到來了。

一會，車到了寶山南門，我們下來了。

時候已經到了正午，我們早經打算好用一頓湯糰作午餐。來過寶山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湯糰西施」的。據說城裏有一家賣湯糰的，有一個好看的女招待，人們就管她叫西施，西施既然美，有名，湯糰也跟着增了聲譽。

走進湯糰舖子，我們全在等待西施的露面，好瞻仰瞻仰她的人才，說來好笑，我這三四年的老吳，倒未曾見過西施一面。

屋子裏出出入入倒走過好幾個女人，審視她們的面孔，不對，說明白些她們的像貌還不夠。過一會湯糰都端上來了，西施卻還沒有來。

「西施不在了？」萬博低聲問，翻一翻眼睛笑。

「像是聽人家說早就不在了。聽說嫁人了。」

四民回答着已經吃完兩個湯糰了。

「掃興得很，掃興得很。」

這是一間小穿堂屋子，很清爽，除了幾只方桌太師椅之外，再無雜物。牆上懸着兩盞書寫「寶善堂」的紙燈籠，久久不使用，已經沾了一層灰土。

我覺得這裏的湯糰確是不错，恐怕西施的得

名，還是靠着湯糰吧？這裏的湯糰，無論皮面，餡子，作得都好。

在這一間僻靜的小穿堂屋裏，一面吃着湯糰，一面望望西施的臉，或是和西施談幾句閒話，這一定別有情趣。不，這想法想錯了，若果西施真在眼前的話，我們也許過住取笑的情趣，發出一種同情之感吧。至少，重擊會爲了她這職司而引起一番感傷的，他素來就很重感情，人道主義的色彩很濃厚，正因如此，別人常常抓住他這忠誠的弱點，欺他，騙他。

我在想，西施最初那一天登場，也許她沒有想到食客們的別項居心吧。到後來，就算她已懂得，但因為生活關係，也只有聽其自然了。如果她再由職務分上覺得了如意人，那可真是無巧不成，吻合了俗語「將計就計的話。」

應該體諒西施的苦衷，不應該存些無聊念頭，她這職業當真不容易作，這里面正含有大量的人生路程上的苦辣酸鹹呢。

吃完湯糰，我們再到江邊，當我們走過一家戒煙所的門口時，看到牆上寫着很有意味的兩句話。

「想想，滿飯好吃。」

「看看，滿話難說。」

初看很費解，後來我們明白了，明白這是說及從前滿清的，但是寫在這裏的牆上，似乎有些不對。

重擊在揚子江邊，作了一首七言古詩，可惜我忘記了，不然倒可以抄下來，他才只費不到兩分鐘，

他這方面的造詣很深，他這人很有天才。

我們回到炮台灣，我們走進中國公學的大門。門虛掩着，一進門，沿路的荒草把石塊都蓋滿了。大

操場上荒涼一片，煤屑路旁冬青樹長得比我都高了，但在「一二八」之前，它們才栽到土中不滿四個月。兩座小黃樓，屹然僵立着，炮彈洞穿了胸膛，頂蓋粉碎；還有那場北面的二層紅樓，牆倒屋塌，宛若一個受傷的兵士；你會因此憎厭戰爭的。它們都是受了「一二八」××帝國主義炮火的洗禮的。我忽然想到，莫非我走入中世紀的廢墟中？那些蔓草，那些冬青樹，那包圍在草叢中的幾朵桃花，以及頹垣斷瓦，還有一股死沉沉的氣息，如果在黑夜來到這裏，倒很怕人呢。

我們又向西走，在亂草中走，在亂磚瓦中走，每一個地方，每一間屋宇，每一個角落，都很容易引起我個人一兩段輕飄飄的回憶，我在這裏居留有很長的歷史，就連校外的田陌，溝渠，江邊也有些地方

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的。

在樓房破壁中，有各種不同的題字，這是很可使人費些心神的紀念品，從個人身邊雜事題起，題到整個世界的變態為止，其中還是與「一二八」有關的題辭多，這都是舊日的同學題的，字句中充滿了激昂和慨嘆，由此，你可以推想出他們書寫時的情形。可惜沒有帶紙筆，不然按條抄下作一塊板子印出來，倒是很別緻難得的文獻呢。

校河裏的水，依然是清清一色，隨着風勢不時掀起一陣微波，只是建築物都毀壞了。從前在操場上宿舍中來回飄蕩着的甜密的情歌，或是吵鬧聲，呼喊茶役聲，留聲機的唱奏聲，還有整齊的洋裝哥兒，漂亮的年青小姐，邁方步的老教授，都無處尋求了，這些全成了過去的陳迹。

我給重擊他們指點着，哪裏是校園，哪裏是男

女生宿舍，理髮所，浴室，飯廳，教室，科學館……他們也都為這殘廢的中公抱有一番共同的慨嘆。

年年桃紅，年年柳綠，順着自然的時序這老中，公還有它們來點綴寂寞，只是那些深埋在地下長眠的枯骨，他們那些為國捐軀的男兒們，要到哪裏才能找回來呢？

「也許我這一隻脚下就正埋藏着我們的抗×英雄的枯骨呢。」

蕭博說這話當真不錯，當日吳淞戰事激烈時，隨着樓房的轟毀，一定要有那些武士們共同殉身的，聽說這裏原就住有很多軍隊。

時間已經是午後四點半鐘了，我們重行回到上海，這一場廢墟巡禮，使我們忘記了和煦的春光，胸懷中讓陰沉的氣息，壓窒得連一口氣都難得呼吸出來。

弟弟

仟仟

總之，弟弟的那種企圖往往是和我們的意見相左的。母親盼望他能夠好好地讀點書，特別對於英文這一門，應該加緊去努力，打算將來靠着親戚的情面，好薦弟弟到洋行里做活。那麼，母親一生的心願可算達到了。我呢，祇希望他不要和我作對，好好地依從我的話，擯絕了一切時髦的思想與習慣，規規矩矩的做個青年。將來雖不致有怎樣苛求弟弟能幹出一番轟天動地的事業，但至少也應該出人頭地，使我們看見心開。那末，父親母親二十年來

對於弟弟的勞碌，可算不是白費的了。

然而，我們的願望只是願望而已，弟弟他有他自己的理想。他有他自己的世界。在家里，他看他的書——這些書都是我所討厭的。不然弟弟就到外面去忙些什麼的。總之，對於我們的話，弟弟簡直沒有把它放在心里。因此，母親很傷心，我也常常和弟弟爭辯，勸他，教他，有時不免威壓他。可是，弟弟對於我的感情很壞，信仰是等於零點。他目中簡直沒有看見我的存在似的。這緣故，就是因我往往無禮的

去欺負弟弟，約束他，特別在母親的面前時，我常常以長兄的資格，大大地去責斥弟弟，教訓他，自己儼然一個家長似的。這點，我知道很使弟弟生氣。因為弟弟很明白我，除在母親的跟前吹吹自己的牛屁之外，是一無所能的。而家庭的財產不是都散在我的手上嗎？總之，我在母親的背後的一切墮落的行為，弟弟好像是個探子似的，他什麼都打聽得清清楚楚，因此，總厭惡我，這使我常常忐忑不安。然而在母親的跟前時，我就把那些事情去開，若無其事地高談闊論我的宗旨，對於弟弟一樣的去斥責，教訓，並且，有時還當弟弟是孩子一般的哄他。

有一天，弟弟終於和我反面了。他大大地臭罵了我一頓，並將我的種種的惡行，一一告訴給母親聽，可是，母親不相信。她反而怪責了弟弟，說他不應

該這樣去造我的謠。弟弟感覺到心痛，因為母親確實沒有了然我們之間的真相。於是就在這一天的夜里，弟弟悄悄地離開了我們。

直到現在為止，足足有三載的光陰了，我們簡直打聽不出弟弟的蹤跡。這其間，母親好像失却了一顆心愛的寶貝似的，日夜地哭着，傷心着，容顏消瘦而衰老得多了。她以為從此永遠不會再見她那可愛而精明的兒子了。

可是在此刻，當我突然的接到弟弟來信時，登時心中說不出的一種快慰，特別當我將這可喜的消息給母親知道的時候，她頓然陷於悲喜交集之中，快樂得忍不住出眼淚了。於是急急地問我：

「炳兒，快……快些告訴我，他……他怎樣了？他……他真的還活着嗎？」

「是的，」我說。「媽，三弟還活着，而且很好，他已經建立起自己的事業了。」

母親於是走近我的身邊，一手揪住我的袖口，用着異樣和諧的感情的彷彿孩提一般的嗓子說：

「那末，他……他信里講些什麼哩？」

我瞧瞧母親那種慈藹和親切的樣子，心底里，突然湧起一種無名的悲哀，悽愴地，深沉地，好像哭訴一般的讀着弟弟的信給她聽：

「親愛的媽：

首先我向你告罪，因為我是那樣突然的離開了你。

在這三載悠長的時間里，你必然挨着許多辛酸吧！我呢，一樣地爲着生而掙扎，奮鬥，受過種種的挫折和不幸。

弟 弟

本來，在那種難艱與困苦的日子里，我早就想寫信給你。想藉着你的熱烈而真摯的慰藉，使我獲得一點人生的甘露。然而，我想：這會使你傷心的。所以，我終於沒有寫信給你。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我還活着，康健而快樂地活着，我的平民教育的工作，使我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在千千萬萬人目不識丁的環境之下，他們一方面受着生活上窮窘的壓迫，一方面受着無知的，盲目的，愚笨的痛苦。在這樣的情況中，首先，我覺得應該去教他們認識點字，啓發他們的智識，提高他們教育的水準，灌輸一點求生的精神及科學的見地給他們。這事業是非常迫切而扼要的。所以，在這偏僻的村落里，我和朋友們盡着我們的能力和義

務，創立了十幾間平民學校了。我們不但不收他們入學的費用，並且還勸告他們入學，供給他們書本。我認爲這工作是有意義的。雖然我的生活過得很艱苦，但既然決心了那樣做，我也毋用想去過怎樣好的生活。總之，我能按照我理想去做事，這已經使我十分快樂了。媽，倘若你能夠了解我這話，那麼你或許會說：『彥兒，不錯。你是有腦根的，不像哥哥那樣好，努力吧，幹得像樣一點。我雖然不能幫你的忙，但我不會妨礙你的，啊孩子……』

「是的，你說得不錯呵，孩子！」當我唸到這裏時，母親被感動地高嚷起來，於是她匆忙地催促我。「讀下去，讀下去。」

我仍然像先前那樣地唸道：

「可是，媽，你能夠這樣說嗎？也許我想你會說的，因爲你疼愛我哩。然而，這祇是由於一時感情的衝動而已。當你真實地看見我沉湎於目前這種生活之中，你必然不允許我。但是，媽，我已將我的生命獻給我的事業上面了。所不幸的祇有你。不是嗎？你一生陷淪於苦惱和憂鬱之中，難艱的日子不是把你康健的幸福蝕食了去？在我的心中，常時惦念着你。因爲你是創造我的一個人啊！然而，媽，原諒我吧，爲了千萬人的事，我便不能離開了你。」

以後我祝福你能夠好好地生活下去，不要爲我而耽憂。將來，倘有可能的話，那末我想轉來一次望望你。媽，你喜歡麼？我想就在這兒擱筆了。（因爲學生們正在催促我上課。他們

很用功；知道智識對於他們的重要。）祝您好！
完了……」

x x x

讀過了弟弟的信，母親不由自主地抖索起來，她木然地站在我的身邊，一句話也不會說，祇是流着眼淚。我感覺十分難受，心里好像被一件什麼重的東西壓着似的。在弟弟的信中，不是那樣的提

到了我麼？這，弟弟顯明已經瞧不起我。我意識到自己的殘廢與低能，懦弱與可恥。在我的心中，一想起過去對着弟弟那種虛偽與刻毒的態度，使我擦起一種無涯的創痛。我慚愧：我沒有理想，也沒有追求，像弟弟那樣的。此刻，站在險惡與空虛的生活之前，我茫然地活着，又將茫然地死去，我啊，這不幸的命運……

秀才先生

沈聖時

在六鎮上，舊學最有根底的，大家一致多推那位在前清考取「秀才」的舟安軒老先生。

舟安軒老先生，今年五十九歲，駝着背，胸部凹成一片低潭；走起路來，慢遲遲的踱着方步。真有點可憐，這位老先生一直沒有碰過好機會，所以從考上「秀才」到如今，始終是不得志的。宮袍沒有穿上過，不過他腦袋裏至今還有皇帝。

入了民國，舟安軒也自知不合時宜了，新時代既然容不下他插足，就頹然地囚居在僻靜的鄉里。成年地關在家里的一間小地板房內，從不應酬朋友，也不想出來走走。

一直關在小屋內，所以不知外面是什麼世界。他也從不想明白世界的情形，人是會在悠長的寂寞裏變質的，因為一向不得志，一顆老人的心，越變得冷酷頑強了。

家裏的事，他一點不管，整天坐在自己一張固定的板椅上玩着三十二隻打五關的骨牌，打一遍五關，

抽一箇水煙那麼一天天消磨着；從不去想將來，不也許他想過，想將來還是跟現在一個老樣子。

因為舟安軒一向沒有顯達過，境况當然是清寒的，如果你知道他一點家庭情景，還免不了要爲他發急呢。上有八十開外的老娘，膝下僅有的兒子才十三歲，剛從小學校畢業，妻子也是半老婦人了。這樣一個家庭，舟安軒應該說正是負擔十分吃重的時候。

然而他不但一點家事不管，甚至連那個獨生子也不多過問，他始終保住自家孤獨的脾氣。家庭的經濟來源，全靠着八十開外的老娘跟妻子成天成晚縫衣的一點手工錢。

他並不因此體貼老娘和妻子，始終保住自己孤傲的脾氣，老想着：

（我中過「秀才」，鎮上有幾個家里還不應該好好供奉我嗎？）

在家裏，他脾氣正大，自己吸的水煙筒，每天由八十開外的老娘替他洗擦；飯菜不好就跟妻吵嘴。

——這樣的菜，也是我們吃的麼？

——這樣的菜也快沒有吃了，你想，那裏來錢？

妻子老實有點看不起他，她想別家的男人全是會在外掙錢回來，養一家；世界上像他這麼沒志氣沒出息的男人恐怕只有自己的丈夫了。

這樣的話，她不敢當面罵出來，她怕書獃子要發毒勁，書獃子是容易發毒勁的，然而她暗地裏總是罵

他是個沒出息的書獃子，跟鄰居們扯閒談時，也把「書獃子」三字代表他。

妻叫他想，那裏來錢？他一點不要想，板着臉說：

——要講什麼錢，青菜豆腐湯的菜，是不是像我們有點身份人吃的？

——身份？你還有什麼身份？

妻冷笑了一下。

意外的他沒發氣，也報以冷然一笑說：

——我的身份，你想吧！糊塗女人！

妻沒答他，心裏想：他還談身份，他的身份不知在那兒？既沒當過官，做過像樣的事；一直坐在房間內，還有身份嗎？要說身份真說不上，一個那麼沒出息的書獃子。

妻的唯一的希望是在一個僅有的兒子身上，她把平時積蓄着的一點私錢，拿出來，送到中學去讀書。

舟安軒一切不過問，只管抽水煙，玩五關牌，翻着蛀蟲咬爛的五經，整天的傻闖在房間內，有時對着白粉壁呆瞪一二小時，不知他在想點什麼？成年不洗澡，甚至大六月天，還是穿着夾襖坐着，落了靜，一點不出汗。

舟安軒老先生的命運真壞，厄運像追上了他。

兒子在外染了惡病，告假回家來了。

病得很重，母親急得要命，籌錢，找醫生，跟那個書獃子是一點沒有商量的。

兒子病重，他一點不急，像一點不關心的還向妻責備：

——一切是天命，何必急，會好，總會好起來的。

妻不睬他，把醫生找了來。然而這病醫生一個也決不定，一個十三歲的活潑潑的孩子真慘，肚子裏實在痛得凶，在床心裏打着滾。醫生有的說是膀胱有病，也有說橫膈膜炎，還有說是盲腸炎，最終還是決不定什麼病症。在床心裏整整打滾了兩天兩夜，母親陪坐在床沿上看護着，兩天兩夜沒合眼，眼哭得像兩隻胡桃。

這孩子是好孩子，平時真體惜母親，在學校讀書又很肯吃苦；他好幾回自家把手按住肚子，跟母親說：
——媽，我總會好的，你不要……哭呀！

在無法治救的日子中挨延到第四天，孩子的肚子痛到像每條腸子全斷得粉碎了，然而在床心裏再也打不動滾，反倒着身子向媽哭喊着。

舟安軒還是一個兒安安靜靜坐在窗口桌子邊摸着骨牌，一點不動情。
妻拍着手，蹬着腳一邊哭，一邊罵：

——書獃子，書獃子……

——書獃子，你看玉兒，你……你的後來將一點沒希望啦！

舟安軒負着一股怒氣地剛從椅子上移身過去。玉兒正慘叫了一聲媽，一翻眼，斷氣了。

玉兒的母親哭得瘋了似的，幾次昏過去。

舟安軒像一隻木雞似的把房門關起來，坐了兩天。

玉兒的喪事過後，舟安軒的妻理了一點衣服拍拍身回娘家住去了，她不願跟一個書獃子再相持下

去。誠然日子是已經無希望了，不走，跟書獃子過這樣的生活，有什麼希望呵！何況娘家還有口飯吃。

舟安軒也不阻止她，由她走，從此奉待這位老先生的只有那個更老的八十開外的老娘了。

老年的母子兩個，像兩個幽靈似的，住着三間大破屋，度着一點沒希望的寂寞生活。

最近，舟安軒老秀才也想起日子是已經完了。

沒有了妻，沒有了兒子，身邊是那麼空虛；窮窘一天天逼到他身前，然而他一點沒有辦法想，同時也不

想去想辦法，過一日算一日罷，誰管後事如何呢……

一間靜寂的破客廳，舟安軒老秀才天天還是呆坐在房間內，自家無可奈何的吟詠詩詞。八十開外的老娘，彎着背天天伏在窗前趕縫衣服，爲的要維持一家兩口人生活。

小花鞋

祝秀俠

「可憐的小傢伙，」婆婆說，「我們沒有錢呢，過什麼節！」

東兒坐在他婆婆脚下的小板凳上，兩隻小眼睛瞅着他婆婆手上一來一往的針線。

「官寶對我說，他媽要給他做小香包，給他粽子吃，還說要帶他到三河口去看龍舟。」

這位老婦人把她的眼球，從手上的針線移到那小孫兒的飢饉似的小臉上停了一下，說：「他們有錢，節是有錢人過的！沒錢的『過命』！」

她想起了五大爺那裏還有一筆債沒有還，康興店的錢也一定要在節前付清的。她的兒子，自從去年跑到省城做工去後，兩年就不曾有過一封信回來，有人說他給人關在牢裏了，但無論如何他總得寫一封信回家的。撇下了妻兒不管，我幾十歲的老骨頭還要日夜做針線來過活，養兒子有什麼用！

「安二娘那裏還有錢可以收的，那件長褂和幾身小孩子衣服的工錢還沒收過……下午我想可以

爬起來！」

東兒的母親，軟弱地躺在牀上。她病了好幾天，眼睛，不知是因為流了過多的眼淚，還是在油燈下做工過度的原故，紅腫得睜不開來，她這時閉着眼睛說起來了。

「還是我去收吧，你那樣子跑得動，順便我也要到大爺那裏去付利錢，求他遲幾個月再還本。」

於是，那下午這老婦人便拋開她要做的衣服到鎮上去。安二娘的衣服工錢是拿到手了，但五大爺的利息却加了一分。起先他是嚷着一定要在節前歸還他的，後來他的五娘做好做歹，便再加了一分利息。

在回家的時候，她買了一點鹹肉，一些菖蒲，一小包「雄黃」，却沒有買粽子，因為粽子賣得太貴了。

東兒等他的祖母回來，他的眼睛巴望着她手上所買回來的東西。然而他失望了，他祇對那些菖蒲上面的紅花，稍為有點興趣，他想他婆婆怎麼不買粽子，就是很小的粽子也是好的。

「東兒，你癡頭癡腦在想些什麼？」他母親在牀上睜開充滿血絲的眼對他的兒子說：「在想粽子嗎？媽明天給你買吧。」

「我不想媽。」東兒說。

明天就是「五月節」，病着的東兒的媽，已經要爬起來了。她不能再躺下去，他的眼睛雖然沒有全好，但還有許多衣服沒有做，官寶的娘已經叫胡媽來催過兩次了，說官寶的花鞋必須在五月節的早上送去，

她們要帶他到大伯家裏拜節，還要到三河口看賽龍船。

生活，也就是鞭撻她不能不扶病起來工作的一根鞭子。不靠着十個指頭每日每晚的苦做，那裏來的飯吃呢？婆婆年老了，也還得一樣的做，一家三口的生活，全仗這些針黹的收入，這苦處，自然東兒的爸得負責任的，他一去不回，不知是生是死，她簡直不敢再去想他，想是想不通的，或許是四處打流，也許是有了野女人，也許是長殷伯說的……總之，她想得多了！她想起了就整晚不能睡覺，還要生病……

在晚上，她用布裹着頭，在一盞油燈下，拿出活來做。

她們坐着一張小桌子。婆婆和東兒的娘對面坐，東兒踏上一張矮凳，巴在中間。

燈光對於過度工作的病眼還是有點刺痛，她瞧見油燈祇是一個大紅暈。

「當真不覺痛了才好做，不然，寧可多歇一天。」婆婆鄭重地說。

「沒有什麼，早點兒睡就行。」她打開了一個包袱。

東兒瞧見裏面，有好些紅的，藍的，白的，衣料。當中有一雙白底紅花的鞋面，很小的，非常精緻。東兒想，這一定合他穿；那鞋頭上一朶鮮明的紅花，多夠漂亮！他從來就沒有穿過這種鞋子，要是他穿上了，準比官寶那雙還好看。可不知這雙鞋子是誰的……

他對着那雙鞋面發呆，他母親已經拿起一套小孩的衣服在縫了。

「東兒，怎麼不去睡呢？這裏沒有你的事！」他婆婆注意到他。

「我不睡。」東兒給從幻想裏喚醒過來，答。

「不睡幹麼？這兒又沒有好看的！」

「去睡吧。明天給你粽子吃，叫婆婆帶你去看龍船。」他母親也對他說。

「我不要吃粽子。不要看龍船。」東兒囁嚅地說。

「沒見誰的孩子有這樣不聽話的。」他婆婆向他昨了一眼，「你看，鼻涕又流出來了，還不揩掉它。」他母親用他的衣襟把他的鼻涕揩乾，他仍呆呆的釘着那包袱裏的一對小花鞋。他很想用手去摸一摸，看那花是不是凸起來的，但這樣，他母親是會罵他的，她不能讓人觸到她的做的衣裳，上次他把她的衣料弄髒，她也氣得哭起來。然而他實在歡喜那花鞋。

「這衣裳是給誰做的？」他突然地問他的母親。

這位眼睛紅腫的婦人停下針線，向他的兒子睜了一下，說：「總是人家的，難道是你的不成！」

「我想我也合穿的，這麼小。」

「穿，是剛好合穿，祇是你的命不好……」

說着這話的母親，她的心是又覺得難過的，不是嗎？整日整夜的給別人做新衣裳，自己却是穿的破衣

裳，連釘補的時間也沒有！就是東兒，一年到晚，還是那兩身厚土布，又破又髒，像是小叫化子似的。她覺得東兒很可憐，別人家的官寶，逢年逢節一定有新衣，東兒說起來，那一點比他差，就是命窮，沒有法子。於是她覺得需要去安慰一下這可憐的小孩：

「別想人家的，媽剩點錢也給你做一套。」

「那繡花鞋呢？繡花鞋是誰的？」東兒胆怯地再問。

池母親知道他歡喜那小的白緞紅花鞋，她覺得要使他的小心歡喜一陣。她說：

「那小花鞋嗎？正是你媽給你做的，你去睡了，做好就給你穿。」

「那……那花鞋是我的！東兒閃動他的發光的小眼睛。」

「是……的。那是你媽給你做的花緞鞋。」他婆婆也嘆了一口氣，說着。

「什麼時候才做好呢？媽媽？」

「明天就做好的，你先去睡。」

「做好就給我穿，是不是？但現在還沒有做，媽給我先做吧！」

「一會兒就做的，你急什麼？」

「不給我的先做，我的花緞鞋！」

「別嚷！嚷了就不給你做，縫好這件衣服，回頭就做你的呢。」

「那末，讓我摸一摸那鞋上的紅花，媽！」

「摸了會弄髒的，明天做好再給你看。」

「不，我先要摸摸那可愛的紅花！」

他母親終於停下針線，從包袱裏拿起一隻鞋面給他。「就看一看吧，可不能用手摸！你的手滿是鼻涕。」

東兒像得了一件寶貝似的，他的小臉上暈開笑容，把頸子搖了兩搖，閃着眼睛仔細去瞧那用紅絲繡成的一朵紅花。他高興極了。忘記了母親的說話，竟伸出五隻小手指，摸在那潔白的鞋面上。

他母親忙把鞋面縮回去。在那上面，已經有了兩個小螺旋形的黑印。

「糟了！你看，鞋面弄髒了，早叫你別摸的！」她的臉色發了青。

「還不給我睡去，要捱打嗎？」他的婆婆下了最後的警告。

東兒的心也滿足了。他靜靜的從矮凳上爬了下來。他想，弄髒了打什麼緊，橫豎總是媽給他的。明天，就會做好了，他再不這穿雙布面的爛鞋了。

「媽！明天我要穿花鞋的！」他爬上了床。自己脫去了那雙釘補過的小布鞋。把它遠遠的丟向床脚去。

他躺在婆婆的床上，還沒有即時睡去。他很興奮，瞧着那一盞暗淡的油燈。聽見他婆婆和母親說話。「這孩子實在也可憐；穿自然沒得好穿，吃也是沒好的。」他婆婆說。

「也是命招。別人家的官寶，有四季衣服，還不是一樣六七歲大。」

他模模糊糊聽到說話的聲音，隨即又聽到他婆婆的嘆氣，以後他就更模糊的一點也不清楚了。——但在他腦子裏，却還印着那兩朵紅花。

第二天，大清早，他順便爬起在床上。他瞧見桌子上那對小花鞋已經上好布底。針帶篋仍舊擺在桌上，油燈也沒有收去，地上許多絲線頭。

婆婆隨即也醒來了。她瞧見她的孫兒已經爬起來就說：「還早哩！再繙一回吧。」

「不；我要起來穿那對花鞋！」

「花鞋在家裏不能穿的，應該留到出街去穿。你臉還沒有搽呢。」

「先讓我穿一穿吧，我要穿……！」

「小孩子老是不聽人家話，我給你放在箱子裏，帶你出街時再給你。」

「什麼時候我能出街呢？婆婆。」

「過幾天就帶你去舅公處，那時你可以穿上那對小花鞋。」

「真的嗎？婆婆。」

「真的……你再在牀上躺一躺吧，我拿水來給你揩臉。」

婆婆把桌上的東西收拾好，用紙包好那對小花鞋。「哪，我給你放在箱子裏，而且上了鎖，別人拿不去的。」

東兒真的聽見上鎖的聲音，他放心地躺下去了。

x

x

x

x

但在那早上，他瞧見官賣的胡媽來了一次，臨走的時候，她手上拿走一大包東西，東兒連忙回去看看箱子，確實還是鎖上了的，他自己想：小花鞋一定在裏面，胡媽不會偷。」

吃過晚飯，天氣還很早。他在房裏玩了一會，在矮門裏張望出去，正瞧見官賣在對面他自己的門前玩，他跑了出去。

官賣特地叫了一聲小東，他搖擺着他的上身，把頭俯低，瞧着他自己的胸前。

在官賣的白色新衣的襟頭上，有一顆小東西，五色絲絨線做的帶子，藍綢做的鷄心形的小東西。

那是香包！

東兒看得發呆了，他覺得那小東西一定很好玩，裏面不知是些什麼東西，他很想摸它一摸，於是伸出那隻小手向官寶的胸前去抓。

官寶的小臉上正在非常得意。他知道他的小朋友並沒有這樣的香包，覺得自己是勝利了。他看見東兒要伸手來抓，忙用手掩住前胸，向東兒瞪起小眼睛，嚙着嘴。

東兒把手縮轉來之後，他瞧着官寶的臉，囁嚅地說：「不能讓我看嗎？」

官寶一聲不响，仍然劈着嘴，把上身搖擺了幾下。但過了不久，他忽然把手放開，挨近東兒的身邊說：「哪，讓你香一香。」

東兒拿起那小香包，忙向鼻孔上挨，他覺得一股香辣的氣味，透過他的有鼻涕的鼻孔，一直通到頂門上。他說：「真夠香！」

忽然，他呆了一下，隨即很快的彎下他的頭。他的小血管沸騰起來了！他瞧着了！他瞧着了！官寶那雙小花鞋！正是他的上頭還有他昨晚留下的小指印。不錯，一點不錯！這是他的小花鞋！他的媽昨夜給他做的。

「花鞋！花鞋！官寶：你偷了我的花鞋！」他哭了，扯着官寶的新衣。

「什麼，你的花鞋！你敢扯我！」

「花鞋！我的花鞋，婆婆給我鎖在箱子裏的，你偷了來！」東兒一邊扯一邊哭。

「花鞋！脫下我的花鞋……」

官寶的媽從房裏走出來了。她瞧見東兒扯着她的兒子，忙把他的手撕開，向他啐了一口。

「小雜種，你敢打人！」她給東兒頭上饗了五顆栗子。回頭她對臉孔發了青的官寶說。

「我早就叫你別和這小雜種玩，沒家教的，動不動用手！」她把官寶拖回屋裏去了。

東兒的母親也睜着兩隻紅眼睛走出來。東兒用手遮着頭頂的痛處，哭着撲向她母親的身上。

「官寶……偷了我的花鞋……他……媽……打我！」

你的花鞋在箱子裏，那是官寶的……你進來看。」

他母親把他騙進屋裏。他一定要開箱子看。

我不信！官寶沒有那樣漂亮……的花鞋……我看清楚是我……的……我！」

「孩子，是媽騙了你。那是給官寶做的。你別哭，媽給你再做一雙吧。」

東兒瞧見他母親的眼睛裏也滴下了眼淚，他更哭得利害。

小車夫

汪華

(一)

小胡同到大街去的拐角上，遍地是二寸厚的灰土。毒熱的太陽，當頂照下來。風一吹，那灰土，就熱氣騰騰地，撲上人們底臉。

五六輛洋車，一順排，停在這灰土裏。車夫們，各用白布裹着頭，縮在車座下面。有些，在熱昏昏地打盹；有些，却眼睜睜地，在那邊馬路上，對那些偶爾貼牆陰走着的行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大聲問：「車呀？」……

「車呀？」「拉去？」「拉去？」……

被問的人，大率，把身子，反更加向牆陰深處，貼進去了。汽車來來往往地，在融化的柏油路上，穿過去：「呼！」「呼！」還發着喊聲：「咕咕，咕……」「咕咕，咕……」……很稀的幾輛洋車，打算跟電車賽跑似的，幫在牠旁邊，掙扎地向前跑着，終於，被落在後面去。洋槐樹，一齊垂下葉子，豎在馬路旁邊，像在毒熱的太陽

下打盹，而時不時，還有賣酸梅湯的銅盞聲，悠長地，從遠遠樹陰處傳出來：「叮，叮，叮……」「叮，叮，叮……」

一個二十來歲的车夫，掀起白市布褂襟，向冒着汗滴的頭上和臉上，滿滿地揩了一把，用一種不算事的聲調，像讚美，又像叫苦似的嚷道：「嘿！汗呀，少說些，也淌了兩碗！您瞧！褂襟上結起鹽霜來啦！」

另一個打着盹的秃頭老車夫，被吵醒了；眨眨繃成一線的細眼，歛歛地響應着：「真要熱殺人！這三十年來，沒這麼熱法過！」有大粒汗粒，釘在他那瘦骨稜稜的紫色胸膛上。

那個不住聲向行人們叫：「車呀？車呀？」的二十多歲的车夫，抬頭向當頂的太陽望了一望，立刻懷疑地：「咦，老劉今天怎麼還不見來？」

「想必是苦到了錢，用不着出來受罪！」不知是誰說。

三十來歲的车夫，馬上接過嘴：「可不是！要不是爲我們一家老小八九口，我一個人呀，哼，就餓死也不願出來受活烤！」

秃頭老車夫嘆息一聲說：「唉，倒別那麼說！人家就怕的是害什麼毛病也不知道。像我們街坊張家，也是拉車的，這兩天，病倒四五口，還有吳家也……」

於是，有紛紛的爭論，在這幾個車夫裏，起來了；有些，斷定劉大不來，一定是苦到了錢，另一些，就反對道

種話法，以為：「大多是出了什麼毛病也不知道。」——在熱氣與灰霧裏，咻咻地辯個不停，與其說是他們對這問題真有興趣，不如說是借此讓嘴巴不閒着，可以忘記了飢餓、疲乏、與炎熱……

小胡同的另一端，忽然有一「碰」的一聲。在這些慣於聽那種聲音的車夫們聽來，馬上知道：那是車座撞在牆上。那個二十來歲的车夫，立刻跳起來，手搭在眉毛上，弓着腰，眯了眯眼；隨即，把手向小胡同那一端指着，囁了起來：「你瞧！你瞧！那麼大一點的小鬼，也拉車了！咳！咳！」

重大的車座，不住地，向二面搖晃着。車把，架在一個瘦小的孩子底膀臂上；那膀臂，瘦巴巴的，像一根細棍子；沒有一點筋肉，被車把壓着，彷彿一碰就會脆斷似的。

虛怯怯地，喘着氣，在十幾隻注視的目光裏，那小孩子，慢慢走近來了。也順着這車的行列，他默默地放下車，坐下來，低下頭去，用手揩拭着土，額上有大大的汗粒在滾。

禿頭老車夫逼近去，端詳了一下：「哦，你不是劉大哥兒子小虎子？」

那張苦瘦的臉，抬起來，對老車夫苦笑了一下：算是默認。

「你爸爸怎麼了？你這小孩兒，十幾歲了？也能拉得了車？」老車夫驚異起來。

「十四。」小孩子頭低着，又苦笑了一下：「這叫沒法兒辦！爸爸，媽媽，妹妹們，全病啦！我也屙着痢，還算好，還有我能撐起來。不拉車，那來吃的去？」

「十四！拉車不是沒小的；可是，至少也要到十六七，十八九，才十四？」老車夫同情地搖搖頭，轉臉對其餘同伴們，太息地說：「你們瞧，這是老劉底孩子！」他想引起別人底同情。

那幾個好奇地看着小虎子的車夫，這時，却一起把眼光望到別處去了，輕蔑地笑了一笑。那笑裏，彷彿有句話：「哼！誰也管不着！」

於是，老車夫嘆息一聲，自言自語地：「咳，窮人們，病偏多！」

「要不然，怎麼叫窮人窮命哩！」三十多歲的車夫傲然地看着天空，自以為很懂的樣子，撻了老車夫一句。

忽然，幾個車夫一齊伸長了頸子，向那邊馬路上嚷了起來：「車呀？車呀？」「拉去？拉去？」……

那邊樹陰下，正走着一男一女。一聽見車夫嚷，男的連忙舉起手來，喊：「北海！北海！」

一窩蜂似的，這些車夫，一齊拖起車子，呼呼嚕嚕的，跑過去，把那兩個人圍了起來。

「去呀！」老車夫好像謙讓似的，自己沒動，却指給小虎子看：「買賣來了，去呀！」

費力地拉起車子，小虎子，咬着牙關，趕了上去。可是，老車夫看到一些事：小虎子，被那羣車夫們，擠出人圈來。似乎，價錢沒講好，僱車的男女，又衝出人圈，向前走幾步。車夫們，大嚷着跟上去。女的，還是不肯坐，男的，却把手一揮，終於全坐上了車。等小虎子也踉踉跄跄地趕上去時，人家車子，却早已一溜烟跑遠了，在後面，

留下輕淡的灰霧……

賸下的三輛車，還是很快地跑回原地來，有一個車夫罵道：「真他媽的不要命了！十六枚就拉北海！」小虎子一個人落在後面，垂頭喪氣，一步一步，慢慢走了回來。巨大的車座在瘦小的身後，兩傍晃着：「咕嚕，咕嚕。」

老車夫對他遠遠地望着，忽然憐憫起來。「我說，咱們平素跟老劉的交情！這回再有買賣，咱們得讓小虎子趕個先！人家家裏，有五六口的病人哩！」他向那三個車夫徵求同意地說着。

那三個，全輕蔑地笑了一聲，沒睬。過半天，老車夫又追着：

「唉，我說，你們看是不是？」

有一個車夫就把鼻子一搐。「唏！病人？拉車的，誰家沒有一個兩個！」

這時，有三個油頭粉面學生模樣的少年男人，從馬路那邊一個紅漆門裏走了出來。他們，一直向馬路中心走；一邊把草帽子拿在手裏遮太陽，一邊回顧地喊着：「洋車！洋車！」

這裏三個車夫一齊應了起來：「那兒？」「那兒？」「那兒？」……拖起車子就跑。

三個少年中，有一個從西裝褲袋裏掏出條花手絹，小心地揩了揩鼻頭，又用手輕輕地抹抹頭髮。「平安電影院，二十枚。」

「拉啦拉啦！」三個車夫連忙一條腔喧呼了起來，拚命向近跑去。

那三個少年男人，正巧離慢慢走著的小虎子不遠。於是，小虎子也用力趕近去兩步，把車把向下一放，哀求似的說道：「先生！我也拉一個。」手一揚，就請一個穿著牙黃色直羅長衫的人上車。

那個人跨上小虎子車去。這裏，他對小虎子看了一兩秒鐘，却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把長衫袖口向上抹了一下，看看露出來的白嫩手腕上的金手錶；馬上，又一脚踏下車去。「叭，還祇有五六分鐘了，這小孩子一定跑不快。」

先生，「我跑快是啦！我跑快是啦！」小虎子焦急地呼籲着。

聽也沒聽見般的那個人，把長衫擄了一下，就坐到那個跑過來等在一邊的洋車上去。三輛洋車，拉起來，又是烟一般的奔走了。小虎子，就呆呆地楞在馬路中，足足有兩三分鐘。

「小虎子，」老車夫大聲叫。

小虎子，這才醒過來，慢慢地走回原處。頭很暈，眼睛沒了神，耳裏嗡嗡着，車一放，他臉就托在雙手裏，先有眼淚向下滴，然後就「唔唔唔」地哭出聲來。

「怎麼啦？怎麼啦？」剛要打磕睡的老車夫，立即跳了起來；他裝出安慰人心的笑聲。「哈哈，這有什麼好哭的！生意多着哩，等就得嘍！——就是一天拉不着生意，也常有的事；拉車的，那豈不是儘天哭了？」忽然

又糾正自己：「祇要等，總有生意的！等就得嘍！等就得嘍！」

從淚眼模糊的眼角上，溜了老車夫一下，小虎子益發大聲地哭了起來；夾著嗚咽，他斷斷續續地：「拉，拉……不……到生意，我爸爸說……說的那祇……祇好全家……餓，餓……死了！」

老車夫想勉強笑，可笑不出；不知怎麼，反嘆了一口氣。忽然，他向馬路上擲過一句問話去：「先生，要車嗎？」——有若無地。

一個走得氣喘吁吁的大胖子，在樹陰下停了步，一歪揭下頭上那頂白布盔，揩汗；一面，把眼睛就向這邊看過來；顯然是等洋車拉近去。

老車夫向小虎子喊道：「出了買賣啦！去罷！」

一聽這，連眼淚也顧不及揩，小虎子拉起車子跳起來就跑；生怕別人走開似的，向那胖子不住地嚷道：「那兒？那兒？我拉我拉！」

向這矮小的身軀瞥了一下，那胖子，就以爲是滑稽般的；鼓開了腮巴上的紅亮光光的肥肉，笑了。隨即，他向馬路兩頭望了半天，——一輛車子也沒有。——這才：

「你也拉得動麼？」在那挺着肚子的上面，拚命灣下頭，不信地笑着問。

「拉動！」小虎子把手向車上一揚。「好，您先生把我說的！」——說得雄糾糾地。

胖子搖搖頭，不大信，然而他用肥厚的手掌在臉上抹了一下，嘆口氣，笑笑，無可奈何地爬上車。「前門外，不少給你三十枚。——去不？」

小虎子飛快地拉起車後，才應了一聲：「哎得！」就拿出了所有的力，一個跟跄衝了前去。

瘦小的身子，吊在粗長的車把上，一個猴子似的，一上一下地跳着；在向前跑。脚一直踢到屁股溝，小虎子幾乎忘記世上還有自己這個身子存在了。一邊跑，一邊不住甩過頭來，朦朦這胖子底臉色；想看出別人是不是讚賞自己那麼快的跑法。可是，那胖子，却緊緊閉着眼，好像睡着了似的，那顆頭，一下子晃到這邊，一下子又晃到那邊。——小虎子耳鼓裏，彷彿吹着點鼾聲。

拐了幾個灣，出了高大的城門，橫過電車道，穿過一個牌樓，小虎子還是向前跑……「怎麼啦！怎麼啦！——」胖子有痰塊塞在喉嚨裏，吵吵地吼了起來。小虎子覺得，車把突然一沉，手被震了一下，立刻癢到膀臂。

胖子氣呼呼地跳下車，一邊伸手從長衫口袋裏，左一下右一下地，掏出些零星東西，紅手絹，長練子上扣著的一大串鑰匙，火車牌的錶有皮帶掛着，嵌著女電影明星的小圓鏡子，幾十顆花生米……一邊，忿忿地罵着：「你他媽的，是成心搗亂怎的！叫到前門外就停的，跑到這麼遠來了！你他媽的，我還得向回走！」忽然一怔，就這個口袋那個口袋地亂掏起來，終於除下白盔，從裏面那個夾層裏，搜出一張毛票，向小虎子眼睛上一塞，「這是一毛錢，找我二十四枚！」

「先生，我沒錢找。」

胖子把手一揮：「那邊舖子裏換去！」

小虎子換了一大握銅子，捧在手掌裏，回來。那胖子，却皺着眉，默默地，從小虎子手裏拿了二十四枚過去，就轉過身，向北走去。

小虎子數數二十八枚！他慌了起來；再一個一個地數數，還是二十八枚；於是，他連忙向胖子追了上去：「先生，先生，你祇給二十八枚，少一大枚。」就把手伸過去，銅子全躺在手心裏。

胖子把所有的銅子全從袋子裏掏出來，數道：「一五，一十，十二。」眼一輪，吼道：「瞧見了麼！五吊四，我拿兩吊四，錯不錯？」

「那我這裏怎麼贖兩吊八的？」

胖子搖搖頭。「那我那裏知道！錢是你換的，問舖子裏去！」一轉身，又顧自己走去。

小虎子趕忙再跑到換錢的那個舖子裏。「掌櫃的，勞您駕！剛才換的一毛錢，怎麼拋去兩吊四，還贖兩吊八的？」就把銅子攤在手掌上遞過去。

那個經手的夥計，伏在櫃台上，還他白了一眼：「唵，兩吊四加兩吊八，還不是整整五吊二！少什麼？」
「說是換五吊四的？」

「咳」那個夥計嫌說不清似的，一直了腰，教訓地：「毛票零換，扣一大枚，知道麼？要不然，我們幹嗎替你出來進去地盤銅！知道麼？」倏的一下，跑到那邊櫃台上，伏着去了。

小虎子一個人楞在櫃台外邊……沒人理會他，只好垂頭喪氣地走了開去……

在一個戲院門口，兩旁，排列着兩大排擦得亮光光的洋車。小虎子從甲壳虫一般的汽車叢裏，挨了過來，也順着行列，把車一放。立刻，就有一個車夫上來把他底車一掀。「你是那裏冒出來的小王八？各人有人地段！知道不知道規矩？」

小虎子連忙扶著翻了半邊的車，苦着臉，哀求：「家裏有五六口病人，半天了，才掙二十八枚，您做做好事——」

「那可不管那個！這是同行底規矩！」又把車掀了一下。

「做做好事，讓我祇拉一趟，我就走了！」小虎子幾乎是半哭的聲音。

許多車夫一齊紛紛嚷了起來：「嘿，一趟好，難不成還有半趟嗎？」「就連半趟也不行！這是規矩！」「再不走，就揍他那個兔崽子！」……嚷着嚷着，真有些撞撞袖子，站起來了……

小虎子立刻打了個寒噤，拖起車子，趕緊逃了開去……

他想另找個停車的地方；可是大街裏，不能停；僻角落裏，出不了生意；別人停了一大排洋車的地方，那些別人却偏不讓他去停！他在肚裏反感道：「什麼規矩呀，不過是獨獨欺負我小！」於是，小虎子祇好拉着車，在馬路上，裝出找生意的樣子，一面慢慢走着；一面，每遇見個行人，就擲過一句去：「先生，車呀！」

要坐車的人，大率先對他打量一下，然後，就滑稽地笑笑，終於是跨上別人底車去。偶爾有貪小便宜的人，就特爲向小虎子走來，出着比普通差不多低一半的價錢；還問道：「拉不拉？快說，不拉，就叫旁人！」沒法，小虎子祇好拉……這麼樣，時間是一分一秒地捱着過去……

(二)

天漸漸黑下來了；廣告牌，胡同口，電車道……以及一切認路的標幟，全都埋到深深的黑暗裏去。這黑暗，連光亮的路燈，也衝不破。在哄哄的馬路上，這個第一天拉車的小虎子，左右顧盼地茫然起來；假如要拉後門，那末，怎走法……隱隱地，聽見人在那邊僱洋車：「沙灘漢花園，新開路，去不？」於是小虎子也立刻在肚裏疑難着：「這地方，怎拉法……想兀想的，失望地噓了口氣。忽然，肚子一陣劇疼；腸子就要扭斷般的，他連忙彎下腰。肛門那裏，忍不住，「唧」的一聲，馬上，他就感到，有潮而發燙的黏液，兜在褲子裏。

小虎子把疼着的肚子抵在車把上，步子也就快了起來，向家去的路上走着……路旁，有幾個車夫，圍着炸豆腐担在吃，小虎子忽然感到肚子有點空得難受，他躊躇一下，伸手摸摸車搭腳下面的一堆銅子；立

刻，他想起了他家裏的人，接着他嘆了口氣，再把肚子抵緊些，忍着肚疼，咽着口水，仍是向回家去的那條路上走……

一脚跨進他那住着家的大雜院，蚊子就像雨點般的，夾在熱毒毒的騷臭氣裏，一齊撲上了他底臉，他竟氣窒得打了個寒噤……車輪在門檻上跳了一下：「咚」——一聲。

用矮凳坐在陰溝口乘涼的陳八奶奶，慌忙就掩上那個敞開的，破爛得僅僅勉強掩住兩個奶子的褂襟，問：「是誰？」但立刻恍然起來：「哦，是小虎子拉車回來了。」關心地問着：「掙了多少，今兒？」——語音也像有點譏諷。

有種得意，在小虎子肚裏被這一問引了起來，却假裝着不算回事地，直率地答：「一百一十枚。」

「啊！」陳八奶奶驚異地羨慕起來。「那兩毛錢還要多啫！」

小虎子在牆角上放了車以後，他馬上就抓了那堆銅子，躡進自己家裏去。——自己家裏，是一團黑漆，嗡嗡的蚊子，薰人的悶熱和澀，騷臭，一切俱全的惡味，還時時有呻吟和鼾聲發出來。

小虎子，在門檻裏呆了兩三秒鐘，聽出那呻吟是他爸爸發着的時候，才輕輕試探地說：「爸爸，您——我回來啦，掙了一百一十枚。」

小虎子爸爸——劉大——就高興得一脚蹬醒了腳頭的小虎子娘。「虎子娘，虎子掙一百一十枚回

來啦！

小虎子娘，揉了揉眼睛，摸不着頭腦地：「呢？」

劉大就掙着病奄奄的聲音，大聲重複一句：「虎子掙一百一十枚回來啦！」

「一百一十枚？她好像半信半疑。『那不是兩毛多了？』

「不信您數數！」小虎子馬上就撲到土炕上去，把一堆銅子花花噉噉地撒在炕上。「媽，您不信就數數！」

她在暗中浮起微笑，無力的手，慢慢地撫着小虎子底頭。「哦，誰說我不信的！乖乖，你吃了什麼沒有？」

「我一點也不餓！」嘴裏淡白無味的，咽下一泡口水答。

她感到對兒子心疼起來。無力地嘆一口氣，手在小虎子頭上漸漸撫重了點。「就是拉車，也不必用過頭力跑傷了呢！——呸，虎子，你肚子這半天屙了沒有？」

小虎子又討厭地覺出了褲子後面濕漉漉的一塊；可是，他勉強地喃喃答道：「一次也沒有！」

「這一百一十枚裏，回頭你拿二十枚買粥喝去！劉大慢慢地說着；喘息一會，再接着說：「反正，反正還有九十枚哩。車費祇繳五十枚給他，除這麼，還賸四十枚。我們全病着，又不用吃什麼。」他喘息着，又嘆了口氣。「唉，不吃，沒氣力，明兒，車怎麼拉呀？」

「不要！」小虎子頑強地答，又吞下一泡口水。「我一點也不餓！要是餓，幹嗎先會不在街上買了吃？」

「不要拘！虎子，聽你爸爸話，回頭拿二十枚買粥吃去！」他娘無限慈和地勸服着，一面另一隻手，抓起銅子來，嘴裏數着數目：「一，二，三，四……」一個個地，把銅子丟在炕上叮叮……「銅子碰着銅子的聲音。……一共響了五十五下。」

突然，他們聽見有脚步聲，從他們門口石階上，跑到院子裏去。

在院子裏：「陸婆婆，您來瞧瞧！您來瞧瞧！說人家掙不着錢的，您瞧瞧：這不是現當當的兩毛多！」陳八奶奶在尖聲吵着。

另外有脚步聲，從那邊跑到院子裏來。「怎麼說？怎麼說？兩毛多！那麼大點的小鬼，半天掙兩毛多！」那個專在大雜院裏放利債的陸婆婆也尖着聲，飛快地問着。

「我親耳聽見的：『叮，叮，叮……』一共五十五大枚！你算去，是不是兩毛多！先會我告訴您說，人家劉大哥有了替手，您還『屁也掙不着一個！』那麼說來着哩！『這還嘴响不嘴响！到底嘴响不嘴响呀！』聲音因嫉妬而急亢了。」

陸婆婆假做憂愁地嘆了口氣：「唉，那不是好事嘛！劉大哥順心，咱們大家也託福！」

院子裏沉默了……停會，有脚步聲向這邊走……

突然，一個人影，堵到劉大屋門裏去。「劉大哥，劉大嫂，聽說您倆發財！」這是陸婆婆聲音。她身上有很大病痛似的，哼了一聲。「嗯……！虎子，這點大就掙錢，將來……！哎，您們以後享福的日子，長着哪！像我這種老孤鬼，病了這些日子，嗯，嗯……！一個人問的也沒有！遲早是死數！唉，您們——」她向炕前湊了兩步，低低地：「我那兩塊錢，能不能付點利錢我用？」

「呸，是陸大媽呀？請坐請坐！您那利錢——唉，您請坐呀！這不過是虎子頭一天開張，這點子錢，喏，全家五六口病的，就指這明兒度一天命哩！等以後，虎子買賣，靠菩薩能盛旺，您放心！那一準得——」劉大老婆掙着戰巍巍的聲音。

陸婆婆立刻在暗中拚命搖起手來。「哎，您這一套呀，無數遍了，誰還愛聽！告訴您：趁早拿兩毛錢交給我，好多着哩！」停停，她繼續下去：「病誰不是三日五日地病來着！病就不遠賬嗎！我病了這些天，告訴人，不信，也不必對人說！」她連響炮般的大聲嚷着，以致忘記了裝哼。

劉大病奄奄地長嘆一聲；他老婆，就無力地苦笑一下。陸婆婆底嚷聲，似乎在悶熱的空氣裏，留下了悠長的尾子……可是，他們在沉默裏，過了一盞茶的工夫。

陸婆婆把手裏火柴，在鞋底上擦了幾下際。——一個灰黃的小火焰，在她手裏扭動着。在篩口般大的光圈裏，她向炕上眯起了眼。火焰漸漸縮縮——燼餘的火柴棒，垂着焦黑的大頭子，一扭，掉下了地。——滅

了。

出其不意，向那注堆在炕沿上的銅子，一下子撲了過去，陸婆婆抓起了銅子，冷笑一聲，轉身就跑；但——

「唔，你硬搶！」小虎子突然從深深的黑暗裏躡出去，抓住她衣裳。

「拍！」——用左手，一個巴掌火辣辣地打在小虎子面頰上，打開了他。陸婆婆一下就躡了出去。

「嗷嗷，嗷嗷……」小虎子哭着向地上一賴，坐着，兩腿就一伸一縮地亂踢起來。「拉車是指望給病人度命的，是指望替你白賣力的麼！嗷嗷，這車子，趕明兒，揍死我也不拉了！你就，嗷嗷，揍死我，我也不拉了！嗷嗷，……嗷嗷，……」……

哭着哭着，越哭聲音越高……

「哭什麼呢？酸貨！」劉大不耐煩起來，在肚裏說。「有本事的，趕明兒再拉去！」可是，他沒力說出來，祇廢然地嘆息着，翻了一個身。

還是小虎子娘慈和地安慰着：「別哭呀，虎子！哭也沒用了！咱們這欠別人債的人，沒法辦呀！」停停，見小虎子哭聲低了些，可仍是哭着，她就：「聽話呀，虎子，歇歇，早點睡，趕明兒，還指望你再拉車去哩！」特別壓低了嗓子：「明兒，掙着錢，就買吃的帶回來，看她那裏搶錢去！」

「叭，明兒拉到錢，就買吃的帶回來！是的！」小虎子心上一鬆，不哭了；一面揩眼淚，一面，時不時，鼻子裏

打着咽聲「嚇！」「嚇！」「嚇！」……

許多人底院子裏談話聲，清晰地傳到這沉悶無聲的屋子裏來！

「天下做父母的，豈不是一樣心，虧他們底心，唉，不知怎能那麼狠！一個十三四的孩子，又瘦又小，天把沒吃了，又帶着病，噁，他們竟能逼他出去拉車！」

「噓！」說這話的女人，想必是杏牙咧嘴地，搖了兩下子頭。「放在我，怎麼也捨不得呀，你像前回，我們小金子——」忽然——

「媽，我要睡了！」一個女孩子撒嬌的聲音。「咱們家去吧！」這大概就是她五歲女兒小金子。

「要倒尸，不會一個人倒去嗎！」與這破竹筒般的聲音同時，有輕脆的，巴掌打在面頰上的一聲。「哇！」女孩子爆出一聲尖哭。「呱……」咽了口氣再「哇呱……」……

一邊走一邊罵，哭的女孩子，被拉遠了。院子裏，人們還是談了下去——

「等明兒，我要勸勸他們哩！就是想掙錢，你也得讓孩子大點再說呀！十三四歲的孩子，也指望他掙錢，那人家大人，還怎麼說呢？」聲音裏，顫抖着嫉妬。

「哼，還提勸？」這是陳八奶奶冷笑了一聲。「我們那幾個人，誰不是好多遍勸來着！人家不信嘛！——」

「哼！講起來好笑，照那神情，似乎還疑心我們沒兒子的人，嫉妬她們有好兒子哩！好兒子！好兒子！好兒子！幸虧不是

兒子做了官呀！」

另外一個聲音連忙道：「你們勸不勸，倒沒什麼；她們可不同。」從聲音高低，你可以猜到她是轉臉向另一個人。「我好像記得，你們是至親？」

「唔，唔，是的。親有點，也不，不很遠。」囁囁着。「勸是要勸的，信不信，那——我們是爲的他們好呀，還能不信？又不是吃了屎！」嫉妬竟轉成憤恨。

聽着聽着，劉大和他老婆，全都心疼起來，恨不得立刻吩咐小虎子明兒不要出去拉車；但一回想，他們立刻又被飢餓和死亡威脅得悵然起來。他和她，就本能地，一前一後各喊了一聲：「虎……子！」「虎子呀！」小虎子睡在地上，不解是什麼意思；祇朦朦朧朧地應了一聲。然後是一個翻身；腦子裏釘着一句話：「明兒大早起來！」漸漸地腦子帶着這句話，更加朦朧起來……鼻子裏，慢慢有微胸發了出來……

(三)

夢泮泮的，劉大被人喚醒了。有個人，照着手電筒，直檫檫地，逼站在炕面前。在眩目的強光裏，劉大越想睜眼看，那眼，就越忍不住連連眨起來。

「今天車費怎麼說，劉老大？到這塔都不送去，非逼我們三更半夜老遠跑府上來不可，還怎的？」一個

熟悉的聲音，在埋怨而又挪揄地問着。劉大立刻聽出了：這人就是車行裏那個收賬的。

兩眼呆呆地瞪着；過半天，劉大才提着氣力，虛怯怯地說：「唉，您看，我這不是病着一天多了嗎！一整天了，誰起來一刻的呢？」

「嚶！哈哈！嚶！」那個人陰笑着。「你當我不知道呀！別裝佯了！好些人這麼告訴我來着哩：你那個兒子，在外邊拉了一整天，人家看他歲數小，可憐他，全都坐他車；連粗粗壯壯小夥子底生意，也不知被他給頂了多少哩！——是不是這樣呢？——發財了，還當我不知道！」

劉大疲倦地嘆一口氣，覺得要是辯話太多了，無從辯起。——他實在一點力氣也沒有。

「我說呀！」那個收賬的又開始道。「乾脆，給拿兩毛錢車費出來。沒事；不然的話，哼……」……冷笑一聲。

早已醒在那裏聽着的劉大老婆，這時，忍不住插嘴承認道：「拉呢，咱們小虎子是拉車來着。半天，祇掙一百一十枚。先會，已經全被那邊南屋裏的陸婆婆給搶去算利錢了。所以——」

「瞧瞧！」收賬的猛的吼了起來，攔住她底話。「別人利錢，倒給上車費，却不給拿了；你們還指望不指望拉車混飯吃呀！——我問你！」

「那裏是我們上的？是她自己來硬搶去的呀！」她連忙解釋着，歛歛了一下。「唉，您先生要早些來就

好了！

「呢？」奇異地冷笑道。「不怨你們不給送去，反怨我不來取？行裏百十輛車子哩，要一個一個地上門取車費，那不跑粗了腿！——告訴你吧：今天親身跑上門取車費，在我是第一次！」

「咱們明兒，把兩天車費一塊送到行裏，成麼？咱們明兒，一準把兩天車費一塊送去！」她哀求着。

「不成！」收賬的堅決搖搖頭。「拉車的拖欠車費，哼，天下有這種事！」轉身向門外走去；在門口，向外面跟來的另一個人吩咐道：「照口聲，他們想必是拿不出車費的了。去對吳禿子說，叫他把牆角上那輛車拉走吧。明兒起，那車就歸他拉了。」走到院子裏，才掉頭向劉大住屋這邊高聲說：「那車，咱們拉走了。沒錢，別想再拉車——天下地方也一樣！」

「噯，您先生做做好事，做做——」劉大老婆破了嗓音哀嘆着，一面，就掙着朝起爬；頭一陣暈，她又倒下了；耳朵裏「吟吟，吟吟，吟吟……」這麼響着。

然而，收賬的他們那羣足步聲，都漸漸地遠了，遠了……

劉大祇有又嘆了一口氣。

……屋裏是悶熱，餓，騷，和惡臭。……孩子們鼻窒聲澀地鼾呼着，偶爾，在發燒的狀態裏，啾啾一些聽不清的囈語和夢話……女人低聲啜泣着……

創作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編輯人

李輝

英森

發行人

畢重

器森

發行者

董風出版社

電話一九八〇二號

總代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七一號
作者書社
電話九四二五九號

印刷者

勞神父路餘興坊二六號
民友印刷公司
電話八二二三六八號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二〇一七號

價目表

每月一冊 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訂購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角五分	
全年預定	十二元三角	
	在內六角三分	
	國外	

廣告價目

地位面積	刊費
封底及封裏	全頁 八十元
普通	全頁 五十元
普通	半頁 三十元
普通	四分之一 十六元

廣告地位除封底外其得
底先約定概由
預通地位排定
普通代為排定
本刊一律用白
紙或彩印者
色紙另議

店書售寄門專一唯國全

社書者作

利便者讀謀更

擔負者讀輕減

下如點特 部書購信通 設 特

作者書社為全國唯一專門寄售書店，專以承受政府機關，學術團體，個人作家之委託，推銷其著作。近更推廣範圍，經售全國各出版家之出版物，取價低廉，至少與原出版處無異。茲為外埠讀者服務添設通信購書部，以後外埠讀者，除可通函向本社訂購本社寄售書及定期刊物外，不論任何出版處之出版物及定期刊物，均可代為訂購，蓋本社向以搜集宏富，見重於讀書界，故辦理尤易。並謀外埠讀者節省經濟，使購書代價與本埠相同，不多費分文。訂有簡章，函索即寄，特誌列下：

免費匯款

本社向各地交通金城二銀行，訂定免費匯款辦法，讀者如欲向本社採購寄售書籍，或委託各出版家書籍，或代定雜誌，祇須向各地二銀行索取本社通信購書付款單，填具書報名稱及數量，隨即將該單及書款，併交銀行匯費，又省寄信郵費，如當地無該二銀行之分行者，請購匯票，或寄郵票，郵票十足收用。

免郵購書

向本社購書，除邊遠各省份及國外外，統免寄費，所有寄遞書籍之郵費，概由本社負擔；所有書價折扣，概與本社門市相同，即代辦各出版家書籍之折扣至少與各出版家無異，使外埠讀者，並不因處在內地，而多費分文，或因間接代辦，而多費分文。

解答困難

讀者對於購書上遇有困難，如查詢書種內容、價格、調查書名、或搜集同類書籍等，本社均能負責辦理，以盡為讀者服務之微意。

手續簡單

讀者直接向本社或照免費匯款辦法，由各地交通金城二銀行轉向本社購書，可免分頭具函各出版家之麻煩，省時省費，猶其餘事，更可得意想不到之利益。

辦理迅速

本社收到購書單，當即日配寄，決不延擱，蓋本社辦事，各部均有專職。故對於二千餘埠讀者服務，讀者定能滿意。

贈送全國目錄

本社編印之目錄，特創一格，採用活頁式，凡備本社六千種寄售書目錄者，可將本社編贈之逐月全國新書出版目錄，自行補插於本目錄內，即成爲一本全國出版物完全總目錄。故本目錄具永久適用，及永久保存性。自本目錄出，讀者可無須向各出版家分頭索取目錄之繁，如蒙函索，附郵三分。



總務部：上海福州路二七九號 發行部：上海福州路二七一號

電話九四二五